

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洪宪惨史

王建中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责任编辑: 完颜绍元

封面设计: 程 钢

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洪宪惨史

王建中

*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福州路42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文化印刷厂印订

850×1168毫米 1/32印张 3.5字数 87千字

1998年3月第一版 1998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ISBN 7-80622-374-6 / K · 52

定价: 5.80元

出版说明

本书以 1915 年至 1916 年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复辟活动为专题，收入《洪宪惨史》和《洪宪旧闻》两种亲历性史料撰述。

《洪宪惨史》始撰于 1925 年，由新新印刷局印刷，京兆商会联合会发行，王建中著。

王建中，字树丞，河北永清人，1882 年生。1908 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由学部奏奖举人出身，历任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和济南高等学堂教员。辛亥鼎革后当选顺直临时省议会议员及副议长。1913 年十八省省议会在上海召开，被选为全国省议会联合会正会长。同年 10 月以参与二次革命嫌疑被捕，羁押半年后获释，由江苏督军冯国璋聘为督署谘议。1915 年 9 月，因反对袁世凯称帝嫌疑在沪被捕，解送北京京畿军政执法处拘审。其间两度被判处死刑，赖冯国璋力电营救，得以不死。迄袁氏败亡后恢复自由，继任顺直省议会议副议长。1917 年任京兆商会联合会会长。1919 年冬，因抵制皖系军阀包办安福国会，再度被捕，被判处 4 年有期徒刑，至 1920 年因皖系在直皖战争中败北始获释。1924 年 11 月，任京兆财政厅厅长、河北省商会联合会常务委员，到 1925 年去职，改任全国商会联合会执行委员，其后不详。著述尚有《安福祸国纪》、《二十世纪外交新史》等。

《洪宪惨史》别题《京畿军政执法处冤狱录》。该执法处为袁世凯直接控制的特务机构，有不受法律约束之监控和缉捕官民的特

权,并特设监狱,使用各种酷刑逼供,判罪、行刑概不公布,报袁世凯批准即秘密执行,是时人谈虎色变的屠人场,先后担任该处总办的陆建章和雷震春都有“屠户”之名。然而,正如作者在本书中所揭示的,该处的一贯作风是“错拿了不能错放”,一旦陷入而得生还者机会绝无,是以外人鲜悉其实。所以,王建中的这部据身陷其间近一年之亲历写成的《洪宪惨史》及所附《袁政府时代殉难同志事略》,对于彰暴袁氏特务政治之黑暗和内幕,最称少见的专门资料。此外,由于该书所述题材大半为二次革命以来袁世凯对政敌及各界人士的迫害诸狱,尤详于洪宪期间对反帝制活动的镇压,并且以传人记事为排叙体例,因此不仅写照了当时全国人民讨袁运动的一个侧面,还别有补充人物传记资料不足和增广异闻之功。其中若干案情及相关情况,当事者或亲友等另有详尽或与之不同的表述,我们选择了一些作为本书附载,以备读者参证。

《洪宪旧闻》,始镌于1926年,侯毅撰。作者生平不详,仅从该著序跋及正文有关部分中得知其籍贯江苏无锡,字疑始,是近世著名学者严复的学生,与同乡名流杨寿枏有交往,故本书出版形式是由杨氏收入其所编“云在山房丛书”。是书主旨,即如杨氏在跋中所云,是作者为其老师严复列为筹安会发起人一节“辩诬而作”;作者自称陈宝琛为严氏撰墓志时亦取资于此,似可作为第一手资料看。除此之外,书中尚有其它一些关系洪宪的逸事佚闻可资谈助。

本书据邱洪先生提供之两著始刊本进行标点并改为简体横排。不当之处,敬希专家和广大读者赐教,以便再版时改正。

本书整理者为洪佳期。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六月

目 录

洪宪惨史

自 序.....	1
张振武、方维狱	2
徐镜心狱.....	3
张培爵狱.....	4
仇亮狱.....	5
罗伟章狱.....	7
杭辛斋狱.....	8
张秀全狱.....	9
余国桢狱	12
李宗勳狱	13
崔启勋狱	15
林逸民狱	16
刘艺舟狱	17
李统球狱	18
李亚东、牛游尘狱.....	20
方亚凡狱	21
左宪章狱	22
傅万年狱	23

詹天雁狱	24
张钊狱	25
袁英狱	25

附

袁政府时代殉难同志事略	27
众议员徐秀钧事略	27
众议员林文英事略	28
蒋翊武事略	29
张永正事略	31
曹锡圭事略	33
秦印西事略	34
张大卓事略	35
任重事略	36
程泽湘事略	38
张百祥事略	39
余邦宪事略	40
何晏事略	42
黄毓英事略	43
宋教仁事略	44
著者略历	52

附 载

张振武方维案索隐	许指严	54
述我父张列五(培爵)被害殉国真相	张映书	58
仇亮传	程 潜	60
杭辛斋狱中受《易》	严复等	63
记陆建章兼述李统球狱事	许指严	65
我的被捕经过	张 钊	71
袁瑛狱异闻	许指严	78

序跋汇录	81
------------	----

洪宪旧闻

自序	87
筹安盗名记	88
蔡松坡出险记	93
西贾贡马记	96
项城就任秘闻	98

洪宪惨史

自序

余民国四年避难沪滨，因反对洪宪帝制嫌疑，被捕于英界爱而近路。罗织引渡后，遂羁押上海镇守使署，颇蒙郑汝成君优遇。是年十月杪，递解京师，交由京畿军政执法处非法讯办。甫经到处，遂加以全身桎梏，押入乙号牢笼。虽戏剧中常演之酆都城、鬼门关、阎罗殿，其森严恐怖，尚未足形容该处于万一也。洎五年夏季，洪宪失败，袁皇帝龙驭上宾，余始得恢复自由。计在押时期，已阅十月又二十一日。先后同难者八十四名，生还者仅杭辛斋、罗伟章、牛游尘、傅万年、詹天雁及余六人而已（甲、丙、丁、戊各号牢笼死难者尤众）。余前乎此者，有龙沙之狱；后乎此者，有安福之狱，适成鼎足而三。然以洪宪之狱为时最久，为祸最惨。目睹耳闻，皆惊心动魄之痛史，生者如杭辛斋等案，死者如张培爵等案，其侠肠义胆，金足以模范后世，祖述前贤。余虽不文，勉为编述，彰善瘅恶，警告同胞，庶使非法杀人机关如京畿军政执法处者，再不至发现于共和时代，斯乃余之志愿，而世界主张人道者，亦固无不乐为赞同也。

民国十年六月树丞王建中序于烬馀书屋

张振武、方维狱

张振武，湖北人。少有奇志，不习举业。年二十，毕业于武昌师范学校。因革命嫌疑，被张彪驱逐出境，遂赴荆襄一带，以游学为名，从事鼓吹革命益力。辛亥武昌起义，振武乃偕其同志晋省，主持军务，战功卓著，与蒋翊武、孙武齐名，号称“三武”。民国成立，振武首先解除兵柄，为各省裁兵之倡。然其深明大义，不屈不挠，近为鄂省当局所忌视，远为北京政府所厌闻，杀机已伏，而振武不自知也。

民国二年四月，应袁世凯之召命，偕其参谋长方维来京，旅居于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初蒙袁氏传见，待遇极优。振武乃谆谆以保障共和国体为己任，报章著论，府院上书，意正词严，因忤逆帝制自为之袁氏。某日晨，公府招宴，振武与方维同乘马车，欣然应命。詎料车行甚速，甫至棋盘街，即被陆建章所派之恶探郝占一等实行逮捕，缚以长绳巨链，直解京畿军政执法处，制其死命矣。振武到处后，昏迷不省人事，良久乃苏，始询值班者：“斯为何地？”值班者答曰：“这是鬼门关。”振武乃大声疾呼曰：“我辈革命十年，何负民国，竟至被捕。”适王狱官入视，竭力安慰，并将总统指为谋乱之命令向伊朗读。振武乃慨然曰：“死则死耳，吾复何惧？但愿与方参谋长一言为别，方可瞑目。”狱官答以方维已死，少时自能见面。是日湖北各团体营救两君之电报直如雪片飞来，然非惟不克救两君，且足以速两君之死命，实为鄂省人士所不及料也。延至夜半，振武因腹痛如厕，即在厕所连饮数弹毙命。同时方维亦在甲号狱中被绳勒死。民国元勋，同遭惨遇，悲夫！

徐镜心狱

徐镜心，字子鉴，山东招远人也。年十九举增生，目击清政不纲，贵族专擅，知非变法不足以图存，遂弃举子业，自备资斧，留学日本法政学校速成科。逾年毕业于，回国后，首以整顿全省学务为己任，山东教育焕然一新；并在济南商埠创办《齐鲁民报》，为鼓吹革新事业之运动。辛亥武昌起义，镜心邀集军学各界会议于省垣师范学校，卒得刘冠三、张映竹、王讷诸同志之赞助，遂通电宣布自主，与清廷完全脱离关系，公举山东巡抚孙宝琦为正都督，第五师旅长贾宾卿为副都督。彼时予适在山东高等学堂主任法文教授，故得躬逢盛会，曾一瞻镜心烈士之风采。

民国成立，镜心被举为山东同盟会会长，旋充正式国会参议院议员。宋案发生，镜心提议组织特别法庭依法裁判，并质问杀人重犯赵秉钧等不到案之理由。即此一端，已足引起袁世凯之杀机，而镜心绝弗介意也。癸丑之役，各省民军势力堕落殆尽，袁世凯遂有帝制自为之决心。镜心义愤填胸，弗少退缩，每日茶前酒后，时作不平之鸣。友人有以明哲保身相规劝者，镜心曰：“吾党虽败，公道尚在人心。倘皆缄口无言，是非混淆，国将不国，将何以对死难烈士于地下乎？”甲寅春，镜心因事返省。某日暮，正与二三友人在花店街闲游，突遇一穿着青衣少年从背后直开一枪，幸未命中。迨喊警至，贼已遁去，是与武士英狙击宋教仁事为同一步骤，镜心仍处之泰然。嗟呼镜心，乌得不死！

四月初归京，寓日人仓古家。每日密查侦探纷至沓来，越数月不得间。袁世凯乃悬数万金之赏格，捏称镜心秘购枪弹极夥，勾结白狼，扰乱民国，实为刑事犯，外人断无违法保护之理。某夜，镜心甫在睡乡，忽有军警十数人蜂拥而入曰：“徐先生速起，有朋友请你谈话。”既醒，而绳已缚臂矣。惊问何故如此，答曰：“霎时汝即知

之。”遂拥上洋车。抵京畿军政执法处后，有某某二要人往慰之曰：“君在此稍候一二日，定有相当办法。”翌日，提出堂讯。问官曰：“汝以国会议员资格，为何私通白狼谋乱？”镜心厉声曰：“此事简直是凭空造谣。要杀便杀，何必说这些鬼话？”问官笑曰：“现有许多谋乱证据，何谓鬼话？”镜心曰：“既有证据，请拿来我看。”问官叱令下去候审。似此冤抑情形，概可想见。镜心被押数日，饮食起居尚蒙优待。某日，忽奉到袁世凯命令，遂就义于北京行刑场，时民国三年九月事也。亡后十馀日，伊弟始闻恶耗，往收其尸，痛哭欲绝，闻者莫不流涕。伊母年逾八旬，今在原籍以农业养老云。

张培爵狱

张培爵，字烈武，四川人。前清末季肄业于川省讲武堂，组织同志会，即以励行改革政治相号召。辛亥八月，武昌发难，湖南首先响应。培爵带其子弟兵三十人在重庆宣布独立，其魄力雄厚，已可想见。彼时四川总督赵尔丰尚拥重兵保守成都，警报传来，遂派陆军连长夏之时领步炮兵百馀人，前往剿办。迨兵抵重庆，培爵乃只身出郭欢迎，当晓诸军以大义。官兵同声感激，愿效死命。军队相继入城，秩序井然，秋毫不犯。培爵与夏之时共组军政府，培爵为重庆正都督，夏为副都督。同时成都反正，赵督授首，亦经公推尹昌衡为四川都督。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培爵首倡统一全川计划，撤废军权，改任民政。旋复辞职，退为平民，其让德洵可风也。

癸丑二次革命，民党失败。培爵因川路招股事，业已先期来京，寄居西城国会议员谢持家，迄未出门一步，实与南方政变无丝毫关系。乃袁世凯对于共和种子，不惜铲除净尽，竟密令军警赴谢宅搜捕。幸培爵闻风逃逸，步出永定门乘火车赴津，避难法界，绝口不谈政治。

民国三年秋，有川人李某者，培爵之旧友也，密受袁政府命令，侦查培爵行踪，相机逮捕。李某抵津后，遂日与培爵相周旋，感情极为融洽，而培爵决不疑其为追命鬼也。李某知事机已熟，托以组织实业团发起人名册，请求培爵亲笔签字，担任募股。培爵因事关同乡生计问题，随即署名，而李某并促培爵之至友周绍农、学生朱培麟等十余人签名于册上，为一网打尽之计，其居心亦太忍也。一日李某假津埠三不管登瀛楼宴客，培爵及周绍农等列席者八人。正欢饮间，军警蜂拥而来，布满街市，培爵等乃全体就捕。即晚以特别专车递解京师，交由京畿军政执法处讯办，加以全身縲继，分押各号笼中。侦探以周绍农忠厚可欺，先将刑具除去，并付现洋两元以作饮食之用。翌日王狱官复亲至笼中，向周表示好意，劝其供认张培爵等组织实业团确系谋乱机关，如能照供，不但性命可保无虞，且有优差相报云云。周遂惑其言，迨堂讯时，直认张培爵谋乱不讳。及与培爵当面质证，渠仍矢口不移，培爵乃从容笑曰：“老周，你上了当啦！”语短哀长，迄今言犹在耳。某日晨，黄风大作，飞沙走石，塞满天地，是即培爵等六人死义之期（余二人判无期徒刑）。当培爵被绑出狱时，仰面叹曰：“天为我变色，培爵虽死，亦可瞑目。”周绍农则放声大哭云：“我被你们骗了，死而无怨，可怜害了烈武。九泉之下，何颜复相见耶？”六人分乘骡车出宣武门，直抵土地庙街行刑场。下车时，周绍农见培爵在侧，不敢仰视。培爵笑向周曰：“老周，你们大家被我连累了。今日同难而死，是人生第一快事，少时携手同行可也。”言罢，遂从容就义，时年三十有四云。

仇亮狱

仇亮，湖南人。少以文学著称，与唐才常、宁调元齐名，号为“湘南三学士”。前清光绪末叶，黄兴在长沙创办实业学校为革命秘密机关，亮被聘为中国文学教授，即以灌输欧西文化为职志。故

三湘人士富有革命思想者，皆亮鼓吹薰陶之力也。泊萍乡乱起，亮投笔从戎，躬亲战阵。民军失败，亮为清兵所捕，羈押于某军官家中。某家有一婢女，年方及笄，性颇伶俐，素识仇亮名。闻亮被捕，甚讶之，旋乘夜静无人，纵亮逸去。事为某军官发觉，竟将该婢立行杖毙，亦清季革命声中之惨史也。亮脱险后，即逃往日本，肄业于士官学校。课馀之暇，仍与汪兆铭等主撰《民报》，赓续实行鼓吹其革命事业。辛亥武汉起义，三湘首先响应，皆赖亮苦心孤诣奔走运动之功。南北统一告成，亮偕其同志来京，组织《民主报》馆，自任总编辑。对于袁世凯专制政策，口诛笔伐，不遗馀力，袁由是深恶之。癸亥之役，民党失败，《民主报》随亦被封。亮遣返乡里，不闻政治者年馀。

民国四年春，亮应其同学统率办事处唐某函召。濒行时，其妻某氏以时机未至，人心险恶，再三劝阻。而亮终因家计窘促，迫不得已，毅然入都，暂寓金台旅馆。连谒唐某三次，迄未延见，亮意亟沮丧，决计南旋。遂于临行之前一日，以书辞唐，语多怨望，而杀机乃愈迫矣。某日晨八点钟，亮由旅馆赴前门东车站买票南下，甫将登车，突有便衣侦探多人向前拘捕。亮问何事，侦探叱曰：“阎王爷请你吃点心。”（枪毙俗名“吃点心”）遂连拖带拉，直抵西单牌楼头条胡同京畿军政执法处，羈押于丙号笼中。逾两星期，始提出讯问，以不得要领而罢。自春徂秋，堂讯奚止十馀次。问官对于亮图谋内乱一罪，百般罗织，终无所得，殊为焦灼。

是年十月，予被逮至京，熟闻同难中人谈及亮事，颇抱乐观，益以为亮可望脱出虎口也。越数日，再提堂讯，忽发现谋乱信一封，该信名义上即亮致唐某者。亮当堂向问官声明云：“亮从未写过此种信件，定是有人伪造的。况案悬半载，唐在北京，果有此事，何以待至今日始行提出讯究？”问官语塞。亮复再三要求核对笔迹，问官均置弗理，旋令退出。更越三日，正值早起，忽哭声震动耳鼓，确自丙笼传来。少时予在窗隙中望见一人五花大绑，满面泪痕，询诸

难友，始悉即湖南名士仇亮君执行死刑矣。亮家道寒素，遗妻某氏尚在中年，子仅三龄，均不知所终云。

罗伟章狱

罗伟章，四川人。少有胆识，尤富革命思想。前清末叶，假到北京营业为名，在宣武门大街组织守真照相馆一处，为实行运动革命机关。宣统元年春，中国同盟会首领汪兆铭、四川民党巨子黄复生自日本返国，抵沪后得伟章书，欣然微服入京，寄寓守真照相馆。伟章素娴炸弹术，日与兆铭、复生秘密会议暗杀计划，甘愿牺牲性命唤醒国人，公同决定炸击清廷摄政王，为实行革命第一步。遂安置重量极大之炸弹于什刹海西桥梁下，盖摄政王由邸入朝必经之路也。不料事机败露，伟章等同时被捕，发交刑部审问，三人争先供认图谋暗杀不讳。按当时清律，属于十大逆罪之一，例应论斩。幸肃亲王泽公深明大体，联衔营救，仅判永远监禁，伟章等得以不死。即此一端，足征满清时代之党案，其严酷残忍，犹远逊于共和时代之洪宪政府也。是为伟章清季之狱。

辛亥改革后，伟章被释出狱。鉴于民党争权夺利，自取败亡，备觉寒心，决计脱离政治漩涡，专致力于社会事业。一面纠集同志，发刊《国风日报》；一面继续经营守真照相馆，急流勇退，伟章实民党中之铮铮者。癸丑赣宁发难，南方函电纷至沓来，伟章迄不为动，固预料其必败也。民国四年，筹安会发生。袁世凯对于民党重要分子必欲铲除净尽而后快，凡有告密或即逮捕者，概予以千金重赏。伟章所开之守真照相馆，有学徒赵二者，贪财好色，放荡不羁，屡为伟章所斥责，深滋弗悦，更羨袁氏重赏，遂引起害主决心。某日亲诣京畿军政执法处告发伟章谋乱，有黄兴汇款信可证。该处立派军警将守真照相馆围住，穷极搜检，果在抽屉中觅得黄兴致伟章信一件，当将伟章逮捕送处究办，羁押于乙号牢笼。翌日提出堂

讯，问官叱曰：“北京军警森严，你竟敢私通黄兴，公然谋乱，未免胆量太大了。”伟章答曰：“我是买卖人，只晓得做生意，他事一概不懂。”问官乃出黄兴信令伟章阅看，至此始悉为赵二所陷，因伟章确识该函为赵二笔迹也，遂请求问官速传赵二当堂质证。适赵二领赏心切，亲到该处探询消息，立即传讯。伟章笑曰：“赵二，我待你不薄，为何写假信害我？”赵二坚不承认。问官令伊二人当面核对笔迹，始证明该函为赵二所写。问官依诬告罪，虽将赵二判处徒刑，仍藉口伟章有革命嫌疑，还押入狱。当时该处有谚语云：“错拿了不能错放。”专横非法，足见一斑。予是年被逮解京时，伟章业已拘留半载，嗣后与予共同患难者更十越月，终日吟《诗》读《易》，言笑从容，常人实不能效法其万一。洎民国五年夏，洪宪失败，袁氏灭亡，伟章始得二次恢复其自由云。

杭辛斋狱

杭辛斋，浙江人。学识兼优，素以道义为重。清光绪间，主撰北京《中华报》，并与彭君翼仲合办《京话日报》，发挥正谊，倡导文明，实为中国新闻界之泰斗。当时袁世凯正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最为西太后所宠幸，辛斋著论常讥讽之，袁始识辛斋名。光绪三十一年春，党祸甚烈，曰保皇党，康有为、梁启超主之；曰革命党，孙文、黄兴主之。两党宗旨虽殊，全为清廷所深忌。而袁氏对于康、梁一派尤思净绝根株，免为腹患，盖袁即保皇一分子，以戊戌卖党而身致荣贵也。东安门外丁字街吉昌照相馆，原为保皇党之秘密机关，粤人萧某、夏某主持之。旋以事机不密，为侦探破获，萧、夏被捕解津，袁氏亲自审讯一次，立即枪毙。翌日《中华报》大书特书曰“袁世凯枪决保皇党”，内有“袁督亲自提讯时，该党人供词慷慨，审问未终，袁已汗流浹背”等语。袁氏阅此，能勿悚然？未几袁世凯藉口杭辛斋、彭翼仲同谋煽乱，妨害治安，奏诸清廷拿交刑部治

罪，辛斋与彭君皆被逮，《中华报》、《京话日报》相继查封。彼时袁威权已炽，定欲制辛斋等死命。幸外城警察厅长朱桂莘誓死援救，仅判辛斋徒刑五年，彭君则发往新疆效力赎罪。

民国成立，辛斋始得恢复自由，元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国会开幕，质问宋教仁案、反对违法大借款，辛斋均列首衔，其威武不屈精神始终弗懈。癸丑民党失败，立法机关中断，辛斋仍执新闻事业，任上海某报驻京访员。民国四年十二月，洪宪帝制行将发表，政府对于在京民党中人异常注意。某日统率办事处接到匿名报告云“杭辛斋组织谋乱机关，即日起事”等语，该处立派军警多名，往杭宅搜捕。适辛斋拜客未回，军警翻箱倒篋，并将院地掘深数尺，所谓谋乱之证据丝毫未获，卒携辛斋相片以去。寻至李铁拐斜街三元店门首，值辛斋乘车返寓，遂即就捕。解到京畿军政执法处后，始押于丙笼，翌日改押乙笼。予得辛斋为难友，固十分庆幸，而辛斋更劝予等曰：“吾辈居此囚笼，如在墓中。然墓中人不能谈话，不能饮食，不能似今日之弈棋学《易》，实较墓中人快乐多多也。”至理明言，辛斋真善处患难者。过数日，始经堂讯。问官曰：“杭先生这几天受屈了。”辛斋厉声答曰：“死尚不足惧，何云受屈？但问杭某身犯何罪，这样大惊小怪，调动军警。请明白宣示，免得糊涂死了。”问官无词以对，须臾笑曰：“都是大总统的命令叫我们办，我们实不能作主意，暂且下去候着吧！”经兹一度之讯问，遂为无限之拘留。从此研究《易》理，终日不倦，关于天地造化之精微颇有心得。同难诸人爱之如家长，敬之如严师，其道德学问洵足以深入于人心。洎洪宪取消，合肥组阁，京畿军政执法处奉令裁撤，辛斋始得从容出狱焉。

张秀全狱

张秀全，山西人。伟躯干，膂力过人。年十七，从父经商于南

洋各埠，积蓄颇丰。清光绪间游日本，入同盟会，与蔡松坡最相善，资助党费常以数万计。辛亥三月黄花冈之役，秀全驻香港主军需。事败，仅以身免。秋八月武昌起义，秀全遄返沪滨，与朱瑞、黎天才等共谋沪宁独立，作武汉之声援。苏、常相继光复后，充江苏援鄂军副司令。南北和议成立，军队改编，擢升南京第三师旅长，授陆军中将。民国二年春，宋教仁被武士英刺杀于沪宁车站，秀全曰：“从此国家多事矣。”首先建议讨袁，洋洋数千言，将士多为流涕，黄兴优柔寡断，竟不能用。秀全遂愤而辞职，偕其夫人叶筱筠女士游历英、法、比、意，再不与闻革命事。民国四年三月，由南洋回国，寄居上海四川路。秀全经营实业，日与中外商贾相周旋；叶女士则任中西女学校教授，以故收入颇丰。夫妻优游沪上，直与政治恶潮流如风马牛之不相及也。

洎筹安会发生，袁世凯日以罗织党人为能事，知秀全材不为己用，乃悬赏二万金购其首级。是年十月，有上海会审公堂翻译杨某者，秀全旧友也，羨袁重金，勾通中央驻沪侦探刘大炮，阴谋所以陷害秀全之术。杨某固粤籍，久居沪，其住所属美界距华境仅半英里，地势上已得天然之便利。某日致函秀全云：“组织公司事，前途愿出十万元，惟详细章程亟待规定，务于即晚十点钟惠临敝寓一谈”等语。似此币重言甘，秀全虽聪颖，乌能识破其鬼祟伎俩？届时如约前往，甫至杨某门首，突有便衣侦探十余人蜂拥而来。秀全知有变，大喊“救人”一声即仆。适当夜静人稀，故得从容拖至淞沪警察厅矣。到厅后逾半小时，秀全渐苏，举目讶曰：“这是来到甚么地方，为何满身都是鲜血？”值刘大炮在旁答曰：“这是中国警察厅。”随将刺刀扎立桌上，曰：“这就是要你命的东西。”秀全及此方知被捕，并觉头部伤痕甚痛。先是秀全呼救时，侦探恐为租界巡捕所闻，乃以刺刀击之，立即昏倒。此种残忍强抢行为，真盗贼之弗若也。翌早，外国包探因叶女士之陈诉，迳赴警厅调查真象。徐厅长已先将秀全藏匿地窖中，该包探以不得要领而去。即晚，密用小

火轮解至南京，羁留于军署执法处。当时冯前总统正任江苏督军，闻秀全至，除派某副官前往慰问外，并电请中央力为缓颊。奈统率办事处仰体袁意，坚执弗允，且催促解京讯办之电相继而来。江苏当局因援救无效，遂于十一月某日解秀全到京，交由京畿军政执法处审问。是日午后二时，予正与罗君伟章谈话，值班者告予等曰：“今天上海又解到一个重要差事，或者押在乙号笼里来。”少顷，值班者扶一人入，身着西服，血迹犹存，向前与予握手。予大惊讶，始悉即予之同志张君秀全也。晚饭后，秀全详述其被捕始末，同难中人莫不发指。连日堂讯数次，问官故意周内，性命几濒于危，幸蔡松坡、蓝天蔚等纷电营救，始得稍延时日。洎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起义，松坡通电讨贼，袁世凯以衔恨松坡者迁怒于秀全，至此遂不免于难矣。凡京畿军政执法处被押之人，均以每日早九时为鬼关，是为提出行刑时间，度过此关，始可希望多活一日。因该处例不宣判，死刑、徒刑，当事人殊不能预知也。

民国五年一月六日，乙号笼中被押者仅有罗君伟章、杭君辛斋、予及秀全四人。是日晨起甚早，罗、杭二君对坐闲谈，秀全执帚扫地，予自对窗隙外望。约八时许，见专司拘命之吕某向乙笼而来，予忖曰：“我辈死期至矣。予耶，秀全耶，辛斋或伟章耶？四人中必居其一，尤以予及秀全为最险。”语云“生死关头”，此其时也。吕入，唤秀全曰：“请张先生过堂问话。”秀全弃帚，颜色顿变，问杭君曰：“辛斋，今日过堂为何这样早呀？”杭君答曰：“秀全，死在目前，君还作梦！大丈夫去则去耳，这种非法世界，何须恋恋？”秀全冷笑曰：“余非怕死，实以不得与筱筠一言话别为憾！”遂与予等一一握手而出。比及行刑场，从容就义。闻其尸骸当由蓝天蔚等备棺殓葬云。

余国桢狱

余国桢，河南人。性情温和，素抱革新思想。前清宣统元年，毕业于本省优级师范，奏奖中书科中书，国桢辞不受。历充武昌中学师范等校教授，专以培植青年、鼓吹革新为己任。辛亥八月，鄂垣首义，各省纷纷响应。国桢偕同志返豫，组织机关部于开封，密图举事。谋泄失败，殉难者十余人，国桢仅以身免。乃往投豫省匪首王天纵，说以复汉大义。王为所动，集合党羽得三千人，王自称豫军总司令，委国桢为参谋，通电宣布独立。连陷豫西数县，声势颇振。洎南北和议告成，王应命入都，袁世凯赐名建忠，聘为公府顾问。国桢无心仕进，归里奉亲，时民国二年事也。

及四年春，袁决心谋帝制，知王天纵性残嗜杀，可为己用，任为京师一带稽查处处长，专以罗织党狱为职务。王隶豫籍，故以豫省人士受害为最烈。是年十月，国桢任某县高小学校校长，突有豫人蔡秉章诣校拜访，言受黄兴委任到豫招兵，特来求教云云。国桢叩以民党计划，蔡侃侃而谈，颇中肯綮，遂订交焉。越数日，蔡以黄兴名义委国桢为招兵委员长，假该校为办事机关，伪造关防，秘密进行。乡民无知，应募者颇众，就中如刘子纯等十一人资格较优，均分加委以营长、参谋等职。网罗已成，国桢等尚茫然不自知也。某日上午十点钟，蔡托发饷为名，召集会议，赴约者仅国桢及刘子纯等六人，余均未到（或是命不该死）。正值兴高彩烈之际，忽有军警数十名一拥而入，立将国桢等六人逮捕，搜出伪关防、伪委任状无算。惟蔡秉章虽为主谋倡乱之人，竟得从容逸去，盖其即王天纵所派之秘密侦探也。翌晨，被捕之六人概加以全身刑具，由京汉火车押赴北京，径交京师一带稽查处。略讯一次，随即函送京畿军政执法处，请照内乱罪一律处以死刑。予尚记该六人系于十二月某日下午一时解到。国桢押入乙号笼中，刘子纯等五人分押他号。国

桢与予等握手为礼，态度从容，一见而知为民党健全分子。旋对予曰：“我等此次解到北京来，纯是被恶侦探骗了，不知尚能昭雪否？”予询得其被捕始末，乃慰之曰：“君等既到此处，只好混了一天说一天，前途如何以听天由命为是。”即晚，国桢与予谈论辛亥革命事，慷慨激昂，余勇可贾。夜半始就寝，予则直达天明未能安枕，盖深惜国桢才，不殉清季开封之役，而死洪宪匪徒之手，斯固国桢之不幸，亦古今人才所同慨也。越日，堂讯一次，六人同声呼冤，刘子纯并泣请添传蔡秉璋到案对质，以明真相。问官意似首肯，国桢等颇抱乐观。然予被押已久，深悉此种案件绝无丝毫幸免之希望。大凡京畿军政执法处宣布死刑之案，例于堂讯翌日，备文呈报统率办事处，核准后方可执行。多则五日，少则三日，是为被难人生死犹豫期间。倘能捱过一星期，性命危险逐渐减少。

某日，即六人解到之第四日晨，国桢笑向予曰：“我们的案情似乎不甚要紧了，究竟年前能否开释呢？”予亦笑应之曰：“此事如何，须再过三两天，当可解决了。”正言谈间，忽闻车声隆隆，止于户外。同难者群相骇惧，因车来既众，刑人必多，固已数见不鲜。少顷，提差吕某果至笼外唤曰：“谁是余国桢先生，请出来。”国桢问何事，吕曰：“今天送你们回家过年去。”国桢乃向予等告别，面带喜色。惟予等相视无言，皆默识我青年中今日又弱了一个。约逾二小时，询之值班者，始悉国桢等六人均载往行刑场，同时就义。时在云南护国军兴之前一日云。

李宗勳狱

李宗勳，山东人，京畿军政执法处守卫队之排长也。粗识文字，精于拳术，素以服从长官命令为天职。民国四年九月某日，该处董副官持雷总长（震春）手谕，面见宗勳云：“今天护国寺棉花胡同何宅搬家。何是天津人，跟总长交情很好。现奉总长谕，叫咱们

带一排兵前往照料一切。我雇大车去,快快预备动身吧!”宗勳以为既有命令,当然是官差无疑,随将全排兵士召齐,列队而往。及到何宅门首时,董已先至。董带兵迳入内室,翻箱倒篋,尽力搜寻,毫无违禁物品。众兵曰:“既来搬家,何须这样费事,赶紧装车才好。”霎时八辆大车,满载回归。当穷搜时,院中有一老妪,年逾七旬,跪地哀求饶命。盖老妪并非何姓,实即首举义旗推倒洪宪蔡公松坡之母也。先是,袁世凯亟谋帝制,对于民党重要分子时怀疑惧,尤注意松坡之才识毅力,以其恪恭奉命,杀之无名。遂纳唐某之计,密令京畿军政执法处董副官等,有能陷害蔡愕成功者,予以十万金赏。董本贪财浪子,固愿效命,乃经营多日,居然勾结蔡之女仆为内应,暗将炸弹数枚运入厕所,俾作松坡谋乱之证,是前三日事也。詎料蔡之注意一如袁氏,每日回宅,先将房屋内外查视一周,始敢休憩,殆已成为惯例。某日,自公府归,竟发现数枚炸弹于女厕,松坡不动声色,立时运往僻静处,埋置土中方回。彼时松坡宅内,除老母外,仅有男、女仆各一人。男仆随从多年,决无贰心;惟女仆雇来尚不及两月。松坡见其举止仓皇,迥异平日,审知该女仆即为害己之内奸,因谎言友家人用人,立时遣去。越日,军队搜查之事作。所谓“何宅”,所谓“搬家”,均董副官之托词耳,而宗勳及全排兵士不知也。

当日事出后,松坡尚在总统府中办公,因友人以电话通知,立即回家,探询真相,始悉被京畿军政执法处之军队抢掠一空。老母卧床呻吟,以目视松坡曰:“吾儿犯了甚么大罪,把家都抄了?”松坡再三安慰,良久,始回至公府觐见袁氏,陈诉被抄情形。袁知事已完全错误,勃然大怒曰:“他们反了!你放心下去,我自有办法。”松坡退出后,袁立传雷震春问话。雷到府时,袁拍案大骂,勒令将全排兵士按强盗罪,一律处以死刑。即晚,雷坐堂亲讯,宗勳力言:“奉有总长手谕,并由董副官引导,我们分属军人,不敢抗命。至于错与不错,那全是长官的责任,我们一概不知。”雷语塞,吩咐暂行

收禁。计被押者，宗勳、董副官及什长刘某等共十一人。翌晨，各该家属男女老幼数十名齐赴棉花胡同，跪求蔡老太太开恩援救，当将所运物件全数送还。松坡迫于母命，亲诣京畿军政执法处谒雷缓颊，雷乃拒而不见。松坡忿甚，然亦无如何也。某日早九时，宗勳等十一人绑赴行刑场，执行枪毙。沿途家属戚友送别者约百余人，哭声震天地，实近数十年来未有之惨剧。闻宗勳临刑时，三呼“皇天”而毙，死后二日松坡遂出亡日本云。

崔启勋狱

崔启勋，京兆宛平人也。好学工书，素怀奇志，惟夤缘乏术，年逾三十尚以贩书为业。民国元年，国民党本部成立于北京，因某君之介绍，得任庶务员。遇事诚朴耐劳，颇为同人所称道。湖口之役，民党失败，团体解散，启勋赋闲家居。目睹袁氏失政，常怀愤懑，终以手无斧柯为憾。民国三年夏，投入警界，充西城某区巡长。四年，以侦捕盗贼功，擢升警官。是时筹安会发生，各省劝进表章直同雪片飞来，共和命运不绝如缕。启勋倦念国事，忧心如焚，偶至睡梦中常大喊杀贼不止，同事者颇畏之。某日，正在休息时间，忽提笔慷慨书曰：

匹夫创共和，孙中山不愧中华先觉；

总统做皇帝，袁项城真乃民国罪人。

写毕，如厕小解。归屋时，遍觅原稿，乃竟不翼而飞。启勋以为笔墨游戏，何须介意，随即上班料理公务。某巡长者，启勋之同乡友也，为人阴险成性，素好与人争功，尤忌启勋材，耻居己上，思有以中伤之。是日偶往休息室闲坐，瞥见案上有字纸一篇，书法甚工，语言荒谬。知为启勋所写，不禁喜出望外，如获珍宝，乃赴京畿军政执法处告发。该处立派军队十余名，逮捕启勋到案究办。翌日堂讯时，问何故谋反，启勋曰：“身充警官，焉敢谋反？不过偶失

检点,写了几句糊涂话而已。”越数日,晨八点钟,奉到袁政府执行死刑之命。当囚车抵宣武门时,观者如堵,启勋乃大声疾呼曰:“奉劝诸同胞,当今之世,有子弟者,千万莫教他读书,千万莫教他写字。我这是读书、写字的结果。”其言词悲惨,路人多为流涕。迨至行刑场,连饮数弹而亡。时人皆称为“洪宪文字狱”云。

林逸民狱

林逸民,福建侯官人也。幼时读书,过目成诵,塾师奇之,称为神童。年十四,游泮水。会科举废,遂肄业于福州船政学堂,习法文。毕业后,留学日本,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与赵声最相善。赵,江苏丹徒人,黄花冈死难烈士之最著者也。辛亥三月,广州之役,逸民任军需部长。失败,逃往法国,历游里昂、巴黎各专门学校,关于工商实业颇有心得,终以资斧缺乏未获实地研究,引为憾事。洎武昌起义,逸民回国,任沪军都督府参赞,陈其美颇倚重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简充交通部司长。南北议和后,解职入都,袁政府聘为谘议,旋就任京汉铁路总局站长。

民国二年,宋案发生,违法大借款成立,北军南下,风潮益趋险恶。逸民慨然曰:“元首杀人,道德伦常扫地以尽。克强(黄兴)无用,空望调停,吾党从此无噍类矣!”乃忿然辞差回闽,决不预闻天下事,闭户著书,越数寒暑。民国四年十一月,因组织新学书社,由沪到京招集股款,寓西河沿宴宾旅馆。一日午后,有高某者,京师一带稽查处密探,逸民之旧友也,诣馆拜访,约赴煤市桥泰丰楼晚膳。逸民坚辞弗获,遂即偕往。詎料高某心怀叵测,暗将孙文委任状乘隙置其衣袋中,以为图赏邀功地步。饭后,逸民归寓整理行装,预备克期旋闽。是晚十点钟,突有军警十数名闯门而入,齐声曰:“搜!搜!”果在衣袋中查获委任状一件,乃举首相庆曰:“此真革命党也。”立将逸民逮捕,拥上骡车,直抵京师一带稽查处。处长

王建忠即王天纵亲提讯问，笑向逸民曰：“咱们都是老同志，今天你既谋乱，我是不能不按着公事办。”逸民曰：“你既是同志，为甚么甘作袁家走狗，做这些卖友求荣的事？”王曰：“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不达时务，甘心谋乱，所以我只好分道扬镳。你既是受了孙文的委任，究竟机关设在何处，同党俱是何人？按实话说，我还可以设法救你。”逸民骂曰：“匪首王天纵，你既定计陷害我，那有救我的道理？若问机关，就是新华宫。若问同党，除尔贼子外，全是我的同志。”王怒呼打，逸民仍倔强不屈。拘留二日，乃送京畿军政执法处矣。

逸民到该处后，押入乙号牢笼，适与予为同难，因询其被捕事甚详。翌日堂讯一次，逸民力言被王天纵等栽脏诬陷，恳为昭雪。问官略询数语而罢。逸民自被逮以来，言笑从容，不变常态。予等久居寂无聊赖之中，得此良友，每日或弈围棋，或谈戏曲，或习方言。黑暗世界也，一变而为世外桃园，欢愉情形莫可言喻。况逸民被诬有据，证诸罗君伟章先例，实无意外之虞，故同难中人尤抱乐观。十二月某日晨，约八时许，值班者忽对逸民曰：“林先生昨晚唱《战太平》甚佳，何妨再演一出？”予闻言甚讶，知逸民已届殉难之期，而伊尚不以为意也。少顷，提差吕某人曰：“林先生，快请出来，过堂问话。”逸民曰：“诺。”濒行时，乃以法语询予曰：“何事这样早？”予亦以法语应之曰：“请君先行，我辈将会见于地下也。”逸民唯唯，含笑而去，随即就义于刑场。迄今时越数年，家中或未悉其死耗云。

刘艺舟狱

刘艺舟，别号木铎，湖北江夏人也。性豪爽，尚侠义，夙抱维新宗旨。清光绪间留学日本习法政，毕业回国，历充京师大学及保定法律等校教授。目睹清朝失政，怒焉忧之，谓非实行革命，不足以救亡；非唤醒同胞，不足与革命。乃辞教授职务，与王烈士钟声编

演新剧，以现身说法倡导文明，声噪京津，社会风俗为之一变，实为中华新剧界之泰斗。辛亥八月，武昌首义，艺舟与其同志李统球等知时机已至，遂赴奉运动，拟作东北民军根据地，未果。复往烟台，召集决死队千余人，进陷登州、黄、潍各县，清兵望风而靡，声势扩大，燕京震动。未几，宣统退位，共和告成，艺舟慨然解散民军，仍置身于社会事业，为监视政府、启导民志之运动。民国四年春，青岛交涉起，艺舟激于义愤，由日归国，上书政府，死力抗争。五月七日之亡国条约虽成，然苟延残喘以至今日者，未始非艺舟首倡反对之力也。

是年冬，蔡松坡起义云南，抗拒洪宪帝制。艺舟与统球适居京师，目击风潮险恶，预为避地之计。某日晨，正值整理行装，突来军警百余人将房舍包围，穷极搜检，然关于谋乱证据、违禁物品，毫无所获。艺舟、统球怒气填胸，方质问问，而身体已为非法逮捕矣。解至京畿军政执法处后，分押于甲、丙笼中。翌日堂讯时，艺舟问：“何故捕我？”问官笑应之曰：“现时外边很乱，在这里住几天，免得危险。至于案情如何，查明再说，下去候审罢。”洪宪时代，惨无人道，于兹可见。予乃久慕艺舟之名，曾于前清末叶在京师天乐园观其与钟声合演新剧，悲歌慷慨，颇足引起一般人爱国观念。及同遭惨狱，羁留咫尺，相见无缘，洵为憾事。艺舟自被逮以来，数濒于危，知难幸免，每日或唱皮黄，或歌汉词，自寻乐趣于苦境之中。雄心毅力，穷且益坚，尤令人钦佩不置。计在押五阅月，洪宪取消后，乃得恢复其自由云。

李统球狱

李统球，原名斌，山东济宁人也。少倜傥，负大志，家贫，读书乡塾间。悦太史公《游侠列传》，常百读不厌，每至奸雄丧胆、烈士捐躯，辄怆然涕下，其志行高尚概可想见。前清庚子秋，拳匪肇祸，蔓延于长江、黄河流域，济宁南北通衢，受害最烈。统球以书生困

于乡间，触目警心，知国家从此多事，欲图补救而无良策，慨然废寝食久之。乃投笔藏书，遨游于中州江汉之间。遇少林名师，习拳脚术，尽得其技，简练揣摩，遂成名手。光绪末叶，肄业于山东武备学堂，旋改为陆军学校，历小学、中学、入伍生队，先后凡十年。辛亥武昌起义，全国震动，统球乃喟然曰：“汉贼不两立，爱国男儿，讵可漠然坐视耶？”遂单骑往见六镇统制吴禄贞，谈论竟日，感情极洽。当蒙委托为总代表，专事联络南北同志，预备在保定响应，以断绝清军之后路。不幸吴公被刺，计划失败。统球乃绕道赴汉阳，谒黄兴，面陈北伐方略，颇中肯綮。黄任为总指挥及军务部总教练等职，旋改委独立混成旅旅长。其治军之严、应战之勇，民军中殆无与匹。癸丑之役，黄兴倡义于南京，复任统球为山东总司令兼北五省副司令。失败后，亡命日本。

民国四年春，中日交涉起。统球释阅墙之嫌，归国御侮，谒袁项城，条陈救国大计。项城一见倾心，叹为奇才，密令到鲁招集旧部，为中日开战之预备。及交涉解决，聘为军事谘议，阳加礼貌，而阴实监视之矣。夫爱之极者忌心生，忌之极者杀机伏，冰炭不相容，薰莸不同器，即项城与统球之谓也。嗣洪宪将成，侦探密布，袁氏以京畿军政执法处为屠人场，无辜平民遇害者日以数十计。统球与其至友刘艺舟遂亦同时就捕，迭经处长雷震春亲提讯问，终以不得要领而罢。未几，云南首义，南方各省纷纷响应，袁氏仇视民党之心有加无已，一时助桀之流仰承意旨，定欲置统球于死地而后快。某日，正值午饭，王狱官亲往抚慰，乘间置毒于食中，为实行暗杀之计。幸得卫兵王某从中佑护，计遂不果。嗟呼！洪宪残暴，烈于虎狼，统球之不死，盖亦仅矣！袁氏逝世之前一夜，统球梦率齐鲁健儿围攻新华宫，破屏而入，卒获袁氏，挥拳毙之。翌早为诸难友正述梦中击贼状，俄传袁氏殒耗，狱中欢声雷动。噫！袁氏之亡，殆天道为公之表现，绝非人力所能为也。洎合肥组阁，黄陂继任，统球始得恢复自由云。

李亚东、牛游尘狱

李亚东，河南人，民党巨子也。辛亥武昌起义，任鄂豫招讨使。当时豫南一带土匪蜂起，民不聊生。亚东偕其参谋牛游尘率兵弹压，抚绥流亡，地方赖以保全者数万户，遗爱乡邦，厥功甚伟。民国成立后，亚东淡于名利，退隐林泉，终日与农圃为伍，人皆不知其为革命健将也。洎宋教仁被刺沪上，武(士英)、应(夔丞)遭擒，袁政府之罪恶暴露天下。亚东乃忿然曰：“吾党其速起，否则欲为匹夫不可得也。”乃之沪会黄兴，力主起义讨袁为先发制人之计，黄不能用。亚东乃藉口经营实业，匿迹申江，仍与政治恶潮流完全脱离关系。嗣癸丑之役，袁氏以急进而战胜，民党以缓发而失败，知名之士如宁调元等因革命嫌疑被害者，较满清时代多至百倍，即退为匹夫之张培爵、林逸民亦不免于难。亚东可谓知机之士，而袁氏詎能忘情于彼耶？

民国四年春，有上海商人某甲约亚东赴黄浦滩调查出口货物，亚东以为商家常事，遂偕牛游尘前往。某甲已先为预备一插日旗之轮船，傍岸守候。三人登船后，汽笛一鸣，直开往制造局(即上海镇守使署)去矣。迨抵岸时，当有宪兵数人搀扶亚东、游尘下船，及此，始悉被侦探诱捕，然亦无可如何也。少顷，押至上海镇守使署，系以縲继，遂拘留于看守所中。逾二日，递解南京警察厅，略讯一次，即转送京畿军政执法处审办。及予被陷解京，适与游尘同囚一室，得悉伊等已羁留数月矣。问官诬以勾结白狼谋乱等罪，案情颇为重大。幸赖袁君乃宽念同乡之谊，竭力援救，故亚东、游尘均得苟延残喘，未及于难。然两君所受之无限徒刑将逾十月，袁氏败亡后，始获同时出狱云。

方亚凡狱

方亚凡，湖北人。年十六，毕业于武昌中学校。辛亥革命起，召集同学二百余人投效鄂军政府，组织北伐学生军，亚凡为队长。汉阳之战，民军败北，学生队死亡殆尽，亚凡弹伤左臂，幸未殒命。南北和议告成后，伤势就痊，遂升入本省高等学堂，仍继续其未竟学业。洎宋案发生，民党积极图鄂，以倾覆袁氏代宋复仇为目的。爰于民国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发难于汉口，总司令季雨霖率敢死队三百余人渡江，攻入武昌。彼时亚凡与同学黄汝明等为内应。鄂军因得奸人告密，早有准备，酣战至三小时之久，敢死队伤亡枕藉，几无一免者。惟雨霖及亚凡等数人，因受日人保护，始获出险。亚凡逃往上海，晤予于各省议会联合会事务所。同志见其流离困苦，多厚赠之。从此天涯南北，一别数年，生死存亡，不遑闻问。及民国五年春，予被押于京畿军政执法处已历数月。某日晨，予赴厕所，突见壁上书有白字云：“树丞先生呀，亚凡昨天亦来了。”予始知亚凡被捕，而内容殊无由探悉也。越日，有川人黄某者，先羁于甲号笼中，因与同难口角，遂改押于乙号。予见黄某至，急询亚凡状，黄云：“方君亦在乙号拘押，到此不过四日。闻在上海英租界被侦探设计诱捕，案情关系重大，恐难幸免”等语。予自得此消息，倍觉不怿。每日晨起，尤为亚凡担忧，然恨无起死回生之术以救我少年故友于咫尺也。某日早九时，忽闻人喊马嘶，声音嘈杂。同难中人相顾失色，少顷寂然。微闻值班者云：“今天出顺治门的（行刑场在宣外土地庙街，故云‘出顺治门’）真是不少，可惜甲号姓方的学生，死的实在冤枉呀！”予闻言哀痛者久之。翌日，探悉亚凡就义时，三呼“共和万岁”，仰天而毙。嗟我青年，复弱一个，悲夫！

左宪章狱

左宪章，山东人。少有胆略，好驰马试剑。年弱冠，以侠义闻，乡邻有斗者，辄被发往救，一言而纠纷立解。辛亥革命起，宪章慨然以光复汉业为己任，投入烟台民军，充连长。登、黄之役，勇敢善战，以功擢升营长。未几，南北和议告成，民军遣散，就任鲁省某县保安队正队官。历年缉捕盗匪，极称得力。民国四年夏，筹安会发生，一意鼓吹帝制，凡辛亥有功民国之人，悉成“乱党”。斯时适有某某密呈统率办事处，举发宪章通匪殃民、勒捐肥己等罪状，该处遂急电山东督军实行逮捕，归案讯办。当公文到县时，宪章自问坦白无私，立请就逮。惟其部下二百余人闻讯大哗，金主张自由行动，抵抗乱命，经宪章再三晓以服从大义，众怒稍解。而宪章随即械送京师，交由京畿军政执法处审问。堂讯数次，所谓通匪、勒捐，均属捕风捉影之词，毫无确据，狱久不决。于是年十月被逮解京，拘留乙号笼中，适与宪章为同难，相处数月，感情极为融洽。

洎民国五年一月，洪宪帝制行将失败，京畿军政执法处王狱官因念宪章同属军人，且服其慷慨仗义，屡向政府方面疏通，请求省释。当经统率办事处派委员徐某，赴宪章原籍查办。该委员嗣于三月回京复命，略谓宪章虽无通匪实据，而其部下数百余人蠢蠢欲动，一日回籍，恐不免别生枝节云云。呈文用意极险，寥寥数语，已足制宪章之死命而有馀。某日晚，王狱官循例到乙号点名，笑向宪章曰：“我先给左先生报一个喜信，查案的委员回来了。听说查得很好，大概几天就可以出去，到外边还要吃您的喜酒呢！”宪章闻讯甚喜，即同难诸人亦深为庆幸。盖自予羁留半载已来，尚未见有一人能安然脱出虎口也，如其有之，当自宪章始，而孰意仍有大谬不然者。某日晨，约八时许，宪章卧犹未起，忽提差吕某至，高呼曰：“左先生，左先生，快起来，回家了。”宪章突自梦中惊醒，呼曰：“今

日果无罪而死耶？然宪章武夫也，虽生何济！愿诸君为国珍重，永保健康为祝。”乃与予等一一握手，含笑而别。少顷，遂就义于行刑场，时年三十有六云。

傅万年狱

傅万年，又名万珍，字聘三，奉天辉南人也。幼有异禀，虽僻处东陲，文化未启，即有大志，思驰骋中原，以澄清天下为己任。年十六，只身赴京师，维时轮轨未通，间关跋涉，辛勤得达。遂肄业于求实中学，旋考入京师第一优级师范。毕业后回奉服务，历充师范高等中学校教授。万年恫于外患凭陵，内政腐败，清廷日以文告愚天下，无刷新之望，乃一变而为激进主义，以革命为职志，号召于东省。故辛亥革命之役，奉、吉、东北各县迭为响应者，万年提倡之力居多。独憾东省民气积羈于威暴之下，不能一泻千里，大竟厥功，则亦地势上、历史上之关系，所谓有幸有不幸耳。壬子南北统一，朋侪咸以出仕选举相耸动，万年澹如也。以为官僚积习未除，军阀势力犹在，民治前途未云乐观，与其同流合污，偷息宦海，无宁启发实业，犹可稍裨民生。于是创办富国、全益两煤矿公司，组织完善，成效昭著，迄今仍有蒸蒸日上之势。旋与姜君廷荣等倡办华富殖业银行，东省人士竞相趋附，各县商会加入者五十馀处，所集资金达二百万元之谱。垂开幕，而祸发焉。先是，姜君等创办华富银行时，以某巨公为乡前辈，推之主全局，而某巨公官僚积习过深，屡以私人要索，与万年为交换条件。万年以银行为社会事业，股本为公共所托，不之应。某巨公见技不售，且忌万年集股甚多，大得股东信用，将来弗便私图，因悉万年夙抱革命主义，遂生陷害之心，嗾使孙某伪造函据，密报统率办事处云：“万年与蔡松坡汇军费洋十六万元，并谋在奉天起事，反对洪宪。”万年乃以民国五年二月一日在奉天华富银行就逮，械送京畿军政执法处，羈押于乙笼中，与予同

难者五阅月。卒以证据不确，经万年当庭辩诘，得以申析其诬陷之状，未涉大难。嗣于是年六月洪宪帝制潜消，京畿军政执法处之淫威稍减，而奉省各法团复联电营救，万年始有更生之望。某日晚，将就寝，忽得省释消息。同难均为庆幸，多以香火草写家书，托其秘密携带，万年慷慨仗义，忻然允诺。翌日，午饭毕，果奉到开放之命。万年甫出笼门，而所带信件竟被恶役悉数搜去，顷刻间，系以双镣，再囚于甲号笼中，肆意虐待，无微不至。逾一星期，始获二次出狱云。

詹天雁狱

詹天雁，字鸣霄，安徽人。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娴英语。辛亥革命，有功于国。共和成立后，寄居沪上，充某洋行翻译。民国五年四月，因与云南政府介绍军火嫌疑，为中央密探侦悉，逮解京畿军政执法处。先押于丙号笼中，逾二日，因事改押于乙号。斯时滇军起义业历数月，禁中苦不得真消息，同难诸人均极焦灼。闻天雁新自南来，同声欢迓，争询交战状。天雁答以袁军师长马继增阵亡，湘督汤芑铭、川督陈宦为部下所迫，已宣布独立，将见民国复兴、洪宪夭亡等语。同人闻之，鼓掌称善。予幽囚半载，忽得此一线生机，三复天雁之言，犹以为痴人说梦，未必果有此大快人心事也。天雁解京后，连日堂讯三次，微闻依内乱罪判处死刑，并奉到统率办事处核准公文，将于二日内执行枪毙。予闻信恚然，既为天雁抱杞忧，更疑洪宪夭亡说为传闻之误也。乃阅三四日，绝无行刑消息，同人深为詫。嗣询之某值班者，始悉段合肥已应袁氏召命，回京组阁，首先停止非法裁判以为调和南北之前提。故天雁适逢其会，未及于难。然生死之机，间不容发。迨袁氏败亡后，始得完全恢复自由。金谓天雁之狱，实不幸中之大幸云。

张钊狱

张钊，字伯英，河南新安人也。天性豪爽，夙不喜寻章摘句之学。年弱冠，置身军界，后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校，因与段合肥有师生谊，段固总办该校者也。清光绪间，伯英投效陕西，充新军管带，旋擢升标统。辛亥八月武昌起义，陕西民军首先响应，占领西安，继陷潼、雒，伯英奔走运动之力也。南北统一后，改任第一师师长。民国三年春，袁世凯决心谋帝制，因陕督张凤翔功在民国，不利于己，乃以陆建章代之。而伯英遂连带辞职，奉令照准，调为将军府参军。

民国五年一月，护国军发难于云南，粤、桂、川、黔相继独立。伯英密奉合肥之命，赴豫有所运动，早为某大吏侦悉，下令实行逮捕。于是年二月，解送京畿军政执法处讯办。伯英到处后，羁押于特别室中。该室在乙笼对面，予故得见伯英颜色，然同难数月，卒未获慷慨一谈也。及五月间，洪宪之命运将终，禁中消息日趋险恶，传闻袁氏定于一来复内将在押党人悉数屠戮，以泄其兵败将亡之忿。某日晨，差人忽将伯英提出，同人皆惊惶失色，群疑屠戮之说果自伯英开其始也。少顷，伯英复回，面有喜色，众心乃慰。翌早，某值班者告予等曰：“昨日段总理派一位副官来，谒见张先生（伯英），再三安慰。请大家放心，快有好消息了。”复阅一月，伯英幸赖合肥之援助，遂先予等脱险云。

袁英狱

袁英，字仲德，原名家驹，别号不同，河南正阳县人，袁君乃宽之次子也。年十五，肄业于江北陆军武备学堂，文章技术多有可观，时人见之，辄叹为奇材。清光绪三十二年，考入北洋第四镇随

营学校,专习炮科。毕业后,历充本镇司务长、排长等职,嗣调淮军左路马步队督练官。仲德身在军中,常为政治革命之运动。辛亥武昌起义,全国风靡,仲德密赴天津,与志士刘某等提倡津、保独立,以制清廷之死命。事为乃父所闻,严电斥责,调回彰德,不许与闻革命事。洎南北和议告成,袁氏厉行专制,残酷暴虐较清益甚。是时仲德任武卫右军驻彰总稽查,目击袁氏无道,殊切隐忧,乃制炸弹数十枚,预备诛杀袁氏暨其长子克定,以为恢复真正共和地步。詎意克定防范甚严,仓猝之间实难下手,嗣将炸弹埋于洹河桥侧,待触即发,因此桥为克定出入必由之路也。后被渔船误撞,竟炸死渔父一名,仲德伟大之计划复归失败,而彰德遂无立足地矣。仲德乃东赴日本,留学陆军预备学校。

癸丑革命之役,民军败北,青年志士因附乱嫌疑被戮者数以千计。仲德毅然归国,面见袁氏陈说利害力言大丈夫处事,须能容人者始能用人,若仅能用人而不能容人,势必众断亲离,一败涂地而后已。并谓民党不乏杰出之人材,倘择实录用,因势而利导之,天下不足平也。语极中肯,袁不能用。且攀龙附凤之流发起筹安,鼓吹帝制,共和命脉不绝如缕。仲德上维民国,下顾同姓,万不获已,仍援《春秋》之例,大义灭亲,以谢天下。民国五年一月,袁氏颯然称帝,与日本订立密约二十一款,以为承认帝制之交换条件。事为仲德所觉,誓死反对,因将卖国密约盗出,印刷数千份散布中外,密约遂无形取消,而日本乃有抵制洪宪之运动。仲德又亲赴上海,向黄兴、耿毅处索取铜壳炸弹数十枚运回北京,秘密安置新华宫内,预为袁氏登基朝贺时以电气炸裂,为一网打尽之计。不幸事机败露,仲德竟于三月某日就捕,奉袁皇帝上谕交京畿军政执法处讯办,先押于副官室中。因乃父之关系,颇蒙优待,后改押于特别室。虽性命屡濒于危,仍大声疾呼,日数袁氏罪状。同人闻之,鼓掌称快。仲德尤轻财重义,凡同难中贫乏者,赞助甚丰,洵属难能而可贵。及洪宪夭亡,黄陂继任,仲德始安然出狱云。

附

袁政府时代殉难同志事略

众议员徐秀钧事略

徐秀钧，字子鸿，江西九江人也。少嗜读，为人沉默坚忍，重然诺，不好虚誉。清光绪壬寅负笈东渡，学于早稻田之政治经济科。愤清廷之衰弱，谓非革命无以图存，乃与杨烈士守仁等密集同志，歃血为盟，命其会曰“军国民教育会”，实吾国学界中秘密结社之嚆矢也。明年回赣，与张烈士世膺等组织江西教育会，鼓吹革命。为当道所忌，欲捕之。张君东渡，习武备；徐独间道经赣南，过粤，赴香港。资尽途穷，适英人募矿夫赴南洋，乃蓬首垢面杂身其间，欲与俱南，潜募同志以备进行。英人疑貌不类，检其行篋，则书籍累累焉，遂屏去不录。居香港数月，稍得同志资助，渡英伦，修计学。丁未毕业，游印度，复经日本、朝鲜至奉天，奉抚周树模聘为财政顾问。适今徐大总统督奉，一见大奇其才，委参幕府。居三年，多所擘画，上峰益倚重之。己酉，去游京师，旋复渡欧，遍游德、法、意、奥、俄诸国，辛亥归。秋八月民军蜂起，各省响应，清廷坚守直、豫，命袁世凯督劲旅南下。时民军仓猝誓师，屡战不利，君窃忧之，遂只身赴滦州运动张绍曾军。同时张君世膺更矫夺奉天军火，挟赴石家庄，与吴烈士禄贞谋攻清军之后，欲即以滦州军长驱入京。事

未发,吴、张均被刺死于石家庄车站,滦州军旋亦瓦解。壬子春,和议既成,南北一统,君为总统府秘书。未几辞去,为赣省顾问。

明年癸丑春,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时宋君教仁被刺于沪,袁政府密借外债,遣军队南下窥赣。徐愤甚,谓当道日事阴谋,蹂躏约法,议院徒恃口舌,无后盾,难举监督之实,乃力主五省合纵之说。及南军败,被逮于京师。袁世凯命解赴九江交段芝贵军讯办,禁锢极密,外人莫明真相,但闻日受榜掠而已。乡人素重君之才,上书保释,都中人亦有为请命者,均被斥。遂以十月七日被枪刑,弹洞其胸,未死,段军生埋之。方袁政府之捕徐也,徐在天津,友或以告,止勿往。徐曰:“我将赴法院听法律之裁决耳。夫既以身许国,祸至而逃之,不义。”其友曰:“今日之事,岂容君从容谈法律乎?”徐曰:“共和所恃以存立者,法律耳!法律不存,虽生何为?”卒入京,故及于难。死之日,家人泣请收其尸,欲改葬之。段军环守不许,挥之以兵,家人掩面逡巡而走,军士顾而笑之。呜呼哀哉!

众议员林文英事略

林文英,字如春,号格兰,粤之琼州文昌人也。赋性愚慧,言语朴实。年甫弱冠,痛种族之沦亡,怒焉以排满为矢志。商于暹,辄以鼓吹革命为目的。不幸资罄,众商助资再造,林赖以营生。十年于此,其志未尝或渝。嗣后赴东瀛肄习法政,遇诸同志,时以光复二字勸。毕业后归暹,与王建中诸同志集捐巨资,创立《华暹新报》、组织同盟会,一时暹商无不举手相庆。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败后,诸同志欲卷土重来,自暹船归粤破敌,而林与焉。其时省督张鸣岐遁窜,羊城已树独立之旗,胡君汉民被举为粤督,即派林组织琼州机关筹备处,当时顽绅恶棍颇多中伤而罢。未几又派为琼州知府,不应,竭志以募集军需为务。迨南京政府成立,仍谋同盟会务之发展,冀促成真正平民制度。顷之政府北移,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本部委林为琼州交通部长。党事余间,欲邀集暹商

组织海口电灯公司，因争而罢。民国二年，第一次正式国会，被选为众议院议员。乃会同陈宏猷、翁桂清诸君商议，将前组织电灯公司之款创办《琼岛日报》，众赞成，于是年二月间成立。国会开幕期迫，遂与陈发檀等联袂北上。会袁政府大借款告成，并未提交国会通过，林愤其违背约法，首先提案质问，袁甚衔之。未几二次革命失败，政府以国民党为乱党，国民党议员悉被取消，林遂离京归里，仍以开通民智为己任。重建《琼华新报》，以赓续前被当道封禁之《琼岛日报》，定于三年四月一日出版。詎料三月二十九日，绥靖处督办陈世华因奉到袁政府密令，谬认该报为谋乱机关，突率军队数十人捕君于琼州城之广智戏园，复派兵围抄《琼华新报》馆。关于谋乱证据，毫无所获，而林竟于四月四日夜四点钟从容就义于督办署内，时年四十有二。遗子一女一，均游学于英伦云。

蒋翊武事略

蒋翊武，湖南澧州人。少倜傥，有大志。庚子拳匪之变，联军陷北京，国势岌岌，哭泣累日，谓：“中国欲图自强，首当倾覆清廷，建设新政府。”闻者靡不骇走。年十八，入澧州高等小学。十九，入常德师范，该校为湘西先河志士所萃集，颇为当道侧目。会宋教仁谋革命来自湖北，事泄逸去，清吏将兴大狱，董校者乃除蒋及梅景鸿名。蒋自是与刘尧澄奔走于沅、湘间，招纳会党，晓以复汉大义，皆感泣，得死士数百，为立机关于城内之祇园寺。逾岁，欲赴日本与同盟会商，抵沪病，不果。时中国公学新成，就肄业焉。善杨卓林，与创《竞业旬报》，以通俗体鼓吹民族主义，为端方摧残，卓林遇害。蒋潜归澧，杜门不出，日以诗酒自遣，时或仗剑高吟，傍若无人，人亦不测其为何也。如是者岁馀，值清廷以立宪茨天下，寡识者方喁喁喜，蒋忧之，走谓刘尧澄曰：“吾辈所事又添障碍矣，及今不图，迟益艰难。闻鄂中新军多志士，余久志从戎，今且赴鄂实行矣，君能与俱否？”刘欣诺，遂于己酉秋九月抵鄂。先是，鄂军志士

密于军中结一群治社谋革命，旋因其机关《商务报》反对粤汉路借款被封，团体几殆，至是得蒋与尧澄，相见恨晚，乃以蒋主社事。庚戌春，湖南饥民变起，与共进会刘、黄等合谋响应，以泄败，改组振武社。旋被管带施某破坏，社员星散。未几复集同志计议，以讲学为名，组织文学社，举蒋为社长，王宪章副之，刘尧澄等分部任职。更得《大江报》推助之影响，弥漫军界，即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汉首义之一原动机关也。

是年三月，黄兴等起义广州，蒋拟炸鄂督响应，粤事败，乃止。洎四川铁道风潮起，人心激昂，蒋曰：“时机至矣。”密开军事会议，被举总司令，设枢部于武汉三镇。公推代表赴沪与同志等接洽，期九月朔各处大举。会有令檄四十一标三营防岳州，蒋籍隶当随，请假不许。抵防后，屈指期迫，乃冒险宵遁。八月十八日，抵武昌枢部谈准备事，忽报汉口枢部谋泄，蒋曰：“事急矣，宁我薄人，毋人薄我，其死生以之。”急令各营于夜半听城外炮声举事。詎以戒严故，扃城早，炮队营令不得达，而传令工程营之杨洪胜复为逻者所获。闻变出视，则缇骑及门，遂同刘尧澄、彭楚藩、邢伯谦、牟鸿勋、龚霞初等被逮。至警局，蒋故作乡愚状，佯问：“拘我何为？”监守者以其衰衣大袖，且垂辫，与所捕诸人异，释之。走匿蔡大辅、王守愚寓，移时，闻刘尧澄、杨洪胜、彭楚藩遇害。清吏按所获名册穷治，人人自危，蒋谓：“事已至此，岂可束手待毙？”十九破晓，派胡培才等往各营令即晚仍照原令程序，争死生于须臾。布置即妥，有悬赏令大索首领，蒋乃偕蔡大辅乔装出平湖门，雇小舟暂避以待。届时号炮发，各营汉帜齐张，争夺要地。清吏瑞澂闻变失措，弃城遁，武汉三镇遂光复。举黎元洪为都督，黎任蒋为军事顾问。建议兵贵神速，请令张廷辅率师出武胜关，遏清军南下，未决，清军旋长驱薄汉口。蒋曰：“兵法，先发制人。吾计不行，今为敌制，宜速迎战。”黎以蒋为防御使，任战守。反对者忌其能，请任张景良为总指挥牵制之。张固刚愎，凡蒋所计画悉不容，遂拱手奉汉口于冯国璋，火其市。

虽经黄兴力战，已成焦土矣。汉阳败，黄兴去鄂，黎元洪退驻葛店，武昌岌岌不保。蒋以军界引重，继黄兴为战时总司令，区沿江为四部，以张廷辅、杜锡钧等分驻扼守，清军不得逞。旋停战，改驻汉招抚使，开诚布公，清军多被感化，释甲来归者踵相接。和议成，长湖北军务部，旋引疾去。

临时政府北徙，袁世凯特召武汉首义诸杰，蒋与焉。至京，授高等军事顾问，峻拒不获，姑置之，亦绝不涉足政府，隐示不受羁縻之意。旋受勋二位、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辞勿受。国民党成立，被举参议。居京数月，愤袁世凯蹂躏民权、违背约法，日陷国家于危亡，慨然思有以匡救之。正式国会选举竣，游沪、汉，与新选议员商救国大计，以大局不堪再事破坏，力主从政治上和平解决。值宋案发生，情势一变，袁世凯复日增师南下，咄咄逼人，莫望和平。归辞父母，誓志杀贼，保障共和，否则不生还也。湖口首义，湘政府备响应，速蒋至省，宣告独立，任鄂豫招抚使。以取荆、襄，捣武汉，进窥河洛自任。顾有隐忌之者，凡所需故勒不予，至未能克期出师。独立取消，蒋方自岳州行营部署回，大惊，将往阻止，则文告已遍贴通衢矣。痛斥湘人畏葸愤事，以权不属，无如何也。其部下某，旅桂久，称与该省军界某要人习，且深悉其非袁党，以公名望，往说必有效。乃资以行，抵全州之唐家市，为罟者所诮，遂被捕，槛送桂林。知不免，遗书同志，勉以后图。民国二年十月九日袁世凯杀蒋翊武于广西，卒年二十九。夫人某氏，早卒，遗一女。继夫人刘氏，子二，长继武，次幼武，遗腹生。

张永正事略

张永正，字子刚，皖之定远人也。七岁时，曾询其父曰：“迩时天子何人？”父曰：“胡人。”永正愤然曰：“汉人如此多，何以胡人为！”遂指北斗星以语父曰：“儿长，当逐胡于此星之北。”稍长，任侠喜拳勇。居乡，乡人惮之；入塾，塾师不能容。有某茂才甚奇之，言

于家，俾就已学而不取资。居岁余，相得甚欢。茂才家人偶有违言，永正不能耐，去从倪烈士映典游。适皖省征兵，永正应募至皖，隶于马营。熊成基举义，永正与田激扬为马营首倡。事败，逃至大通被捕，适防营某弁素相识，教以勿认，遂得脱。比抵宁，复投入炮队。辛亥黄花冈之役，永正亦与谋，特以担任金陵响应事未赴，然江南志士由永正介绍以去者颇不乏人。粤事败，党人之方针一变，谓与其经营边圉，不若致力于扬子江流域，以握中原之形势。于是设总部于上海，设分部于武、汉、浔、皖、宁。时永正告假出营，担任运动宁中巡防卫队事。武昌义军起，永正部署已定，惟新军被徐绍楨多方以误，退至秣陵关，故永正一部不能动，遂从柏文蔚之京口。宁事败，永正旧部悉来归，遂成先锋营，隶属于柏文蔚。进攻浦口，至中途，扬军败绩，血肉狼籍者累累道左，兵士见之气沮。永正拔佩刀大言于众曰：“今日之事有进无退，好男儿当随吾杀贼，血染沙场，殊快事也，何怖为？”奋勇前进，血战一昼夜，张勋卒败遁。浦口下，叙首功。人以其勇悍绝伦，咸以前汉飞将军目之。淮上义军与倪嗣冲战于颍州，不利，飞电告急。永正进兵颖上援之，甫至，即亲身追敌侦骑，夺其马以还。嗣遣部下截获敌之刍粮数艘。时倪在顺昌，兵近万，而永正以五百人当其卫，卒能使敌慑其威，不敢越雷池一步。

和议成，南北罢兵，永正旋金陵，以功进为团长。柏文蔚督皖，永正提兵归皖，驻宣城。孙多森之来皖也，卑辞厚贖，以相结纳，永正卒不为动。癸丑秋二次革命，首先宣布独立，进攻大通，克之。多森与胡万泰恐，乘轮夜遁至金陵，向柏文蔚饰词哭诉。柏惑之，挟之而返。复用其言，遣永正袭马当。时永正病，不能行，以参谋代己，精锐悉从。万泰暗通消息，故兵未抵岸而敌舰先至，全军尽覆。万泰知永正兵单不足虑，遂布其众，围攻都督府。时永正部下守西门要塞者尚有四十人，闻变，急开炮攻万泰司令部，崩其垒。万泰震恐，悉调所部猛扑要塞，都督府围始解。文蔚乘间得脱，永

正亦以是退保芜湖，并调宣城所有士卒分御敌于东西梁山、榆溪、荻港诸镇，大小数十战，力尽而逃。是年九月赴日本，甲寅正月返沪，复有所图。惨淡经营已数月矣，未能一试，忽被袁世凯购买之凶徒狙击于法界巨籁达路，溘然长逝。哀哉！

曹锡圭事略

曹锡圭，字成甫，江苏上海人。少挺嶷有干略，长在兵间，熟于山川险要，筹防江海了如指掌，尤善抚士卒，同甘苦，急人之急，挥散千金不少吝。材官校尉之出其部下者，类皆魁硕嵌崎之士。每独居私念国势贫弱至此，非实业与兵政并举，卒难从根本上回复。乃经营湘、黔矿务，窜迹深山，先以土法开采，继乃参用新法，出产甚富。阴以兵法部勒其矿工，畚鍤馀暇，练习身手，养望已久。往来多志士，痛专制淫威，种族沦胥，以为改革政治，必自颠覆满清始。门客之奔走号召长江流域者，踵相错。辛亥八月十九日，鄂军起义，锡圭时在南京，谓：“时机不可失，宜先响应以为海内倡，金陵略定，则东南半壁非清有矣。”某镇兵士，故同党。顾张勋兵厚，某帅善趋避，恐不能成事。锡圭乃出其家财，穷十日夜之力，募得壮士五百余人，分布南京城内外，而名之曰“义务团”。以蒋凯为管带，并邀皖南参军官蒋冠群至南京，阴为之援。时江苏程德全新反正，志士之说张勋者不能入，某镇复败绩于雨花台秣陵关等处，德全深忧枯思，正无所为计，会锡圭因请械至苏，告以密谋张勋计，程善之。先是，锡圭厚结勋幕僚暨其上级各军官，乘间动以利害，晓以勿助异戕同，至于声泪俱下。勋之幕僚军官亦心厌清政，知清祚不永，颇为动容。勋既坐困，而浙、沪、赣、粤各民军得以纷然并集，锡圭与二蒋在城内益以大义激励，勋之将士均无斗志。锡圭见勋军已懈，不降必为虏，乃留蒋冠群等为内应，自往苏请兵夹击。奈当事者不以决，义务团旦夕且溃，锡圭进退维谷，爰间道驰回南京。知勋藏有白金四十馀万两，密说勋军为变，各攫巨金归为富翁，勋

军然之。未发，谋泄，闭城大索，锡圭仅以身免。光复军辟为行军参谋，并参预徐绍桢军事。

十月初，苏、浙各路兵大集于镇江，相持莫敢先发。锡圭稔知各路军素不相习，利在速战，若顿兵死地则事败矣。浙军最勇敢，锡圭以道义相敦勉，始麾兵夜进，占据乌龙、幕府等山。某军夙为防营，不能发炮，锡圭精于炮击，戒勿妄发，凡勋所周巡之处仗卫必盛，锡圭以炮尾而击之，勋遍历狮子山、太平、神策等门，炮弹辄随之而至，伤亡无算。二蒋又别遣人狙击勋爱将王有宏，死之，勋若失左右手。未几子弹垂罄，德全率苏军驻扎尧化门，距城约十里，军备完足。锡圭单骑突烟出，向苏军请得弹药返，而各军勇气乃百倍，徐绍桢以锡圭为各路要塞正参谋。勋方挟清总督张人骏、将军铁良督战北极阁，锡圭手发一炮，中阁上而弹不进裂，人骏等得不死。勋乃大惧，尽弃其辎重，相率遁去。十二日，锡圭与徐绍桢先入城，二蒋为内应，已将清凉、狮子等山炮台占守矣，各军随以次入城，东南底定。临时政府成立，锡圭与各军将领规划援鄂及北伐大计。未几和议成，告退。

锡圭生平为人，任侠尚义，口不言劳。南京之役，自始至终，凡所设施，未尝费公家一钱。终乃脩然引去，以垦植为务。癸丑二次革命失败后，因嫌疑被捕。十月十九日，袁世凯杀锡圭于北京。闻同时就义者尚有三人云。

秦印西事略

秦印西，江苏沐阳人也，名荣。少豪迈，不事家人产，常挥霍千金不之惜。年十四去沪，居月馀囊罄，落魄归，家中莫敢绳束。会学校兴，乃欣然携资辞里，肄业于江北公学。始识张大卓，友爱甚善，于新学靡不涉其藩篱。而愤世嫉俗，改政保种之忱每磅礴而不能隐忍。辛亥革命军起，江北骚然，十三协兵变，横掠民财，哗溃以走。荣冒艰险，出生入死，卒能纠合溃兵，树独立旗。江北之光复，

荣与有力焉。时兵饷奇绌，乃挺身而出徐、海间，以募捐提倡为蒋雁行重，任为军需科某职，不受归。复走金陵，入民国大学习银行科，使其夫人徐女士淑增倡办女子同盟会支部于江北。淑增为支部长，偕其妹贞增，对于党务颇有所进行。癸丑春，宋教仁被狙击，荣以二次革命鼓吹于南京。会浔阳战起，苏、皖次第独立，于是走沪与同志筹划他方响应之法。无何沪制造局攻不克，黄兴离宁，程德全取消独立，乃返宁从事再举。迨金陵城破，而荣之忧国愤世益发而不可遏。是年秋，与张大卓等拟取江北。冬，遂发难于清江浦。事败走涟水，为敌执，其妻弟徐度曾与焉。从容无难色，下狱，索酒作终夜醉。翌晨，械送清江浦。雁行亲讯，供认不讳，惟力为度曾辩。临刑时索砚书信，佯作研墨状，与雁行语。雁行近，揣砚击之，不中。啐曰：“袁氏无道，而欲助桀耶？”语未已，缚而出。令跪，复仰天大骂。劓其脛，不屈，按之，始就断头台。时年二十四。其家闻之，收尸殓焉。遗一子曰武。度曾被捕时年仅十七，卒以荣辩免死，判监禁焉。

张大卓事略

张大卓，字铁安，号倚剑，江苏涟水人也。性聪颖，过目成诵，尝以文名于江北。会科举废，入学校，习经史、舆地、算术诸科，雅有心得。年二十三，卒業江北公学，入民国大学习政治。适宋案兴，大卓不平，知袁氏果不足以福我中国也，乃日谋所以推翻之者。癸丑，民军失败，大卓与诸同志议以江北为根据地，密遣多人往淮、徐间，已留沪与韩恢筹进行之方，拟得清江浦，下海州，定徐州，取道北伐。冬，遂决定以清江浦为发难地，以举火误会，事败。徐度曾被囚，秦印西、贺兴、马翔龙死焉。是役也，幽囚及殉难者四十余人。大卓尚居沪上，蒋雁行电告郑汝成，遂逮大卓。叠讯无供，不能定讞。会新同盟会案发生，与龚植三对质。大卓提出种种问题，植三如木偶不能对，卒以名重。袁世凯认为民党要人，乃密电汝成

枪毙于制造局内，年二十五。死后，其舅父某闻之，收尸至涟水殓焉。无子，以其兄大官子锡纯为嗣。先是，大官亦灵颖，早亡，其父母亦先后歿，大卓及其二弟依寡嫂成立。嫂贤，善持家政，尝抚而叹曰：“吾族隆替，视此而已。”家贫常不能自给，零丁孤苦，抚其三弟一子，相继成立。大卓长，娶徐氏女，结婚三月而大卓死，亦依其嫂度岁。嫂，海之名族产也。

录张烈士遗诗二首

登莫愁湖

王气已随金粉尽，湖光黯淡独登楼。
我来重数千年劫，剩水残山吊莫愁。

步海南原韵

角声一片绕城哀，寂寞风云占将台。
我有雄心不敢说，扬鞭一步一低徊。

任重事略

任重，字默溪，广西平乐人。幼倜傥，有大志。父恺鸿，以诸生起家，恪守礼法，庭训綦严。少服膺阳明之学，以实践为主，于知行合一之理颇有心得。日常聆父老语洪、杨故事，尤多颖悟。民国纪元前三年，省会开办陆军小学，入肄业，时年十六。于学科中，独精历史、地理，每于一代治乱兴衰之所由，与夫地形上之厄塞险要，辄研究之不遗余力。盖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民国纪元前一年，升入湖北陆军第三中学校。抵鄂后，课馀之下，常与各省志士过从，每于星期日密有组织。辛亥八月，鄂垣激于川事，本党图大举，与诸同志密谋策应，因暗约党人接济子药。十七日，某等因在汉口演试炸弹失慎，机关相继破坏，各代表被拘多人，守戒益严。党人迫于事机，遂于十九日黄昏发难，与同学各同志担任攻南湖事。二十日，武汉大定，与席正铭等以陆军中学代表率队入城，驻扎武普通。时谘议局为事务所，适有敌兵管带郜翔宸领兵二百

馀来攻,与同志率领七百余人往援,遂却之。又偕同学等毁模范及各监狱,出胡瑛、张廷甫、顾庆云、牟鸿勋等三十余人,又与各同学分守藩署及官钱、铜币各局。二十一日,参谋部成立,与某某等组织兵谋科,筹划战事。时武汉孤立,各省尚无一响应者,议派人至各省运动,奉命充广西联络员,偕李作砺于二十七日出发,九月初十日抵广西。时沈秉堃、王芝祥诸人尚观望不动,乃密说之,动以利害,遂于十七日宣布独立。十八日受各界之欢迎,因发表意见书,洋洋数千言,对于独立进行事,颇有建白。盖是时广西独立,纯由一两大吏激于各省潮流,莫之为而为,实则党人尚无应者,且新旧军积不相下,暗潮颇烈。任睹此现象,度日间必有变故,乃于十九晚潜出桂林。二十日舟次平乐,接桂林警耗,旧军哗变,人心洶洶,讹传政界重要人不知下落。任顾此大局,遂拟赴香港联络本党,乘时图再举。二十五日行至梧州,因各府代表之请求,遂改道南宁。时陆荣廷以提督驻该地,尚未反正。任遂偕雷沛鸿、李应元、何久安、廖祖寿、雷鯤池等密谒之,勉以大义,陆始心折。是时各府因桂林兵变,大局动摇,各党人纷纷起事,而各属绿林亦起而附和,广西大局有岌岌不可终朝之势。任及雷等乃谋诸陆,先通电各府同志起事者,嘱令即行停止战事,次组织军政府,派人往各府联络各同志,又组织征集所,招集各绿林编练成军,备北伐。陆荣廷因挽留广西襄办一切,任以汉阳警电频频,急于回鄂从事戎行,不允所留,遂于十月返鄂。适战事停止,黎命充参谋。

民国元年二月,西藏警耗传来,达赖借英人保护,将脱我宣布独立。任与王德光乘间白黎督,陈西藏与中华民国之关系,请单骑往安抚,并从事调查。黎乃委任賚书前往,宣布民国德意,并慰问藏民疾苦,以广怀柔。及行抵川境,探闻藏地扰乱弗堪,居留华人大受戕害,因思非语言所能从事者,乃北轅燕京,请中央政府主持。袁世凯命从缓议。任以所志不行,出京漫游。迨宋案及借款二事发生,任知非武力解决不可,又与同志秘密组织机关于镇江,拟由

江北发难。寻南京宣布讨袁，黄克强委任谋江北。行抵徐州，适南京取消独立，事遂中止。及何海鸣在南京三次发表，任即由沪赴湘，运动守备队再图响应。有同乡营长某密告谭延闿，于九月初七日被捕。而受运动之军队多系粤籍，愤某营长之不情，是夕更阑举事，劫杀某营长以泄恨。谭闻变，立命戮任于狱中。君之同学龔金殒殡，浮厝于湘垣郭外，时民国二年九月八日也。君死年二十一岁，父母俱存。兄一，未婚。

程泽湘事略

程泽湘，四川隆昌人也。性迂慧，不随流俗，而口吃好论难，属笔斐然，多可观览。清末为诸生。素慕汪兆铭、黄树中之行，尝咄咄自励曰：“吾安得及狱而与之游哉？”会辛亥革命，南北议和，袁世凯拥兵徼利，议久不决。泽湘慨然曰：“海内骚然，豺狼当道，祸至将无日。吾行矣，必扑此獠以谢天下。”遂去，游京、津间，伺隙而动。未几，和议成，革命党人举袁为临时大总统。泽湘通电南军将领死力抗争，然大错已成，挽回无术。因为文张《民意报》，斥袁政阙失，撻发阴谋，不少容藉，时论忌之。

宋案起，袁恶暴著，泽湘言乃皆左谏。而军警日夜搜杀党人，穷极凶惨。泽湘津居，时来缇骑环谍，卒以其佯狂褻裂伤之，亦不虞其为某也。讨袁军败，袁意自王，顾嫌于名义，然淫虐专横，民气荡然矣。泽湘时时驰书让某君曰：“贼势成矣，吾言之谓何？子犹秘不与我药弹者，非蹈海，即自裁耳。”某君感恻，召之航日本，受业七日而归。道天津，朋友多泣阻之，卒莫能夺。自携器药入京，关吏以其木讷，未之觉也。居久之，闻袁四子将娶妇，贺者麇集，泽湘则密葡以往。驾一敞车，以管药分置革囊中过市。市器，行人误推坠革囊，砰然有声，玻璃管遽震裂，囊热，烟出如云，一市尽惊。警隶直前捕之，系送京畿军政执法处问状。泽湘慷慨数袁世凯十大罪。问何欲，曰：“欲聚歼诸贼，为同胞除害耳！”吏骇然而罢。甲寅

九月某日，袁杀泽湘，楚毒有加，年三十四。世所传为陈国桢、丁泽谢者。泽湘为人觝犇寡欲，发尝经月不栉，友人戏以“刺猬”呼之；又喜为汉衣冠。其轶事率诙谐，非其志行，故不书云。

张百祥事略

张百祥，名启善，蜀之广安州石笋河人也。少任侠，喜代人报不平，嗣为讼事不容于吏，亡命他省。有某君资出洋，乙巳八月抵东京。会同盟会成立，君入会任联合部事。以蜀中多哥弟会，易于联络，议设共进会以改良之，为同盟会外府。庚戌返国，奔走苏、浙、湘、汉间，随行者十余人。困于资，君遣从者走湘告贷，杨晋康立付百金。会广东三月二十九日失败后，路潮起，君奔宜昌，极力鼓吹运动工人罢工，号召乡人。在铁路公司大会场演说，慷慨淋漓，当时到者齐声愿与死争，痛骂李稷勋有负川人之托，群起逐之。因触当道怒，逮君下狱，时辛亥五月事也。迨武汉光复，宜昌反正，唐羲之释君出。委以事，不就。东下武昌，请械援川。是时川省犹未反正也，张以请械无效，星夜回川，行至万县，成、渝已先后光复。是时川东匪风正炽，乃振臂一呼，晓以大义，匪徒匿迹。嗣组织敢死队北伐，适共和告成，志不果。建县、新宁土匪猖獗，所过为墟，该方人士求救。闻张在万，迳诣张所，张慨然允诺。翌日拔队前往，匪闻兵至，立即远飏。建县肃清后，赴新宁。地方公举张代摄县事，始不允，终应之。该县自匪剧之余，秩序大乱，张规复之，颇有声。元年五月，将其所领之敢死队归并于蜀军，嗣渝军政府委张以游行宣抚下川东一带。六月旋里，十一月至省销差，胡景伊忌之。或代张危，张不顾，创办《人权报》，主张公理，揭破奸私，胡恨张刺骨。会胡私吞公款三百万，不将豫算表交出。省议会弹劾，君为法团联合会会长，首先反对，召集各团体于铁路公司，开会讨论对付方法。有主张驱逐胡者，有死不承认胡为都督者，讨论纷纭。君明知口谈无益，不如见诸实事。七月一日，同张达三之军队出城，

赴汉州。某君家筹有巨款，复至绵州，登高一呼，应者数万。不数日连下十馀城，声威大振。无何战败，弃绵州，走江油，图再举。渝事失败，全局冰消，而江油亦陷矣。君出亡奔湘南，住杨某家。三年春始抵沪，不幸为袁世凯驻沪侦探所获。押解南京，转送北京，以九月十三日就义。悲夫！

余邦宪事略

余邦宪，号汉臣，江西铅山河口镇人也。自幼活泼有志略，尚武，弱冠入江西武备学堂。前清九江兵备道瑞澂挑赴随营教习，不就。旋由本校优等毕业，于丙午春派往日本留学。体弱，不得入振武，而又不忍舍军事学，乃自改入东斌学堂。在学时，热心革命，颇主急进。奈当时中华革命军旋起旋灭，势力薄弱，无可讳也。而余乃日思所以扩张势力，于同学中组织共进会，密集会员颇多。旋又邀集江西同学，组织《江西》杂志。后又运动广信、饶州两府同学，组织广饶协会，发刊月报，题名《信吴丛话》，不收报资，其梓费悉由两府同学及其他热心人捐助。后并推广至九江、南康，为广、饶、九、南四府协会，又名赣省东北协会。己酉冬毕业回国，羞为满清奴隶，不愿入内地就事，乃在上海集合同志，创办体育会，密授军事学业，秘传革命种子。然只手倡办，筹款维艰，衣食两乏，同志中有伤心痛哭者，余乃尽心设法，卒底于成。嗣因同人意见多歧，乃退出而还东京，该会乃改为留美预备学校。庚戌，往广西南宁，教练新军，极力鼓吹，一时军心剧动。辛亥正月一日之变，因布置未妥，军人暴发，余几以身殉，乃辞职而复到东京。

是年秋间，义师起武汉，余隶广东陈炯明君部下为中军官，多所建白，光复各处。南京政府成立，乃以参谋代师长，率全军驻宁，组织粤军司令部。壬子李烈钧督赣，匪患甚炽，分途征剿，电召余回省，命率巡防左路军队往平吉安匪。当时队中多与匪通，余濒危屡矣，卒以智略解散匪党，释兵回省。景德镇税务为赣省入款之大

宗,前清以来积弊如山,牢不可破,且该地五方杂处,人类不齐,而该税局惯为匪徒所垂涎,当时并遭匪劫,非得清廉能干之员不能胜任。李督委余前往,余不得已就之。扫除积弊,明白宣示,商民应纳之税照章征收,毫不假借,故其报解之比较表,向上急增。其有少数货物应示体恤者,则明于豁免,禁绝陋规,并裁减分局,藉免需索留难诸弊。裕国便民,孰过于此。一面严查偷漏,按律科罚,曾拨罚金创办该地女子公学,民皆颂之。该地商民每属年终,集船千艘满载货物,于除夕、元旦诸日闯关而去。其所免之税金,除抽若干成敬奉税官外,悉归船伙分肥,谓之“闯恩关”。此等恶俗,在名义上,前清退位、民国改元,理宜消除;在事实上,以公家之款肥私人之腹,尤宜变革。是时商民仍袭故智,而船户人多,势尤强暴。余毅然处之,自己不受苞苴,商民减成交纳;一面对于船伙之强暴,则虚张兵力以压之,卒得平和达其目的,计每年可增税五万元云。景镇税务整顿就绪,余乃急请解职,以其志在军务而不在民政也。李督知湖口将有事,乃委余为湖口水巡副监,兼招练游击营事。厥后游击营多战死,无潜逃者,不得谓非余调练之力也。而李督仍一面欲借余之余力,整顿湖口之税务,故并委余为湖口税官。未几北军南侵,余不能兼顾,乃解去税务,专办水巡。当时之水巡总监,何子奇也。余每与论兵多不合,乃自请办理后援,回省招练水巡第三局,兼办兵站事宜。湖口失守,乃奉令往饶州招集败兵,联合该地所驻之新军,急援吴城。乃吴城败,而南昌亦陷,明知事无可为,乃率所部上安仁,至河口。正议解散,而河口宪兵队已叛民军,欲捕而杀之以邀功名,激成一战,而余乃逃。厥后赣吏谓其纵兵抢劫,真所谓“欲加之罪,不患无辞”矣。

余逃至上海,旋赴东京,意欲筹集巨款,组织公司,收集同志,为耐久计。奔走数月,不获如愿,不胜焦虑,常与人言:“吾辈今日无论为大局计,为个人计,均非从速革命不可。”又常谓曰:“人皆谓革命宜待时机,似也而实非也。时机未至,吾辈当运动以造时机;

时机已至，吾辈亦当冒险以乘时机。彼坐待时机者，亦无非坐以待毙耳，安有好时机请我辈去革命者乎？”甲寅正月，单身出沪赴粤，旋有致同人函曰：“粤省僻在海隅，向为革命根据地。军火取携于洋舶，饷粮仰给于华侨，进窥湘、鄂，直扼长江上游之形胜。若各省同志应时群起，天下事大有可为。方今北方白狼势力蔓延，南方裁兵形势摇动，而辽、沈、蒙、藏更岌岌不可终日，诚时机之迫不及待者。仆来此地，尚有旧交，若得尺寸凭藉，即当积极进行，虽牺牲一切亦所弗惜。”观此而余去粤，正欲实践其冒险乘机之言矣。当时余伪托瓷贩，便谒当道，因向隶部下，蒙垂青眼，并谓俟军队改编授以职务，而余仍以志在商业为辞。曾几何时，有人向北京袁政府告密，事遂败露，被捕入狱，旋即枪毙。闻余于广州就刑，身穿军服，面不改色，此所谓真革命党也。时年方三十有五云。

何晏事略

何晏，字静澜，湖南道州人也。少受书，不喜寻章摘句，尝谓：“大丈夫当立奇勋，以救苍生于水深火热之中。拾纁取紫，不过为宗族交游光宠已耳。”人以是奇之。丙午入湖南陆军小学，于逐日功课之外，喜涉猎外国革命史乘及主张革命言论，每愤清政不纲，非革命不能救亡。奈陆军小学束缚甚，主持者又碌碌无所短长，终以是退学。次年，李书城、尹道衡、蒋方震辈在粤西开办干部学堂，晏遂投入。毕业后，从戎关东，以革命学说灌输于军士脑海中，欲举关东为天下倡，不果。适鄂举义，遂急赴上海与同志筹备北伐大计，得充北伐军营长。师次黄县，民军入北省，以晏所部为最早。南北统一，北伐军有解散之命，晏附膺太息，谓：“南方无人，受大奸极恶袁氏之愚，后将噬脐莫及！”然大势已去，独力难支。厥后南军尽散，解职回湘。有劝其任事者，则嗤之以鼻，尝谓：“我辈以无数大好头颅购来之共和，将为袁氏一人摧残殆尽。我辈铁血男儿，当沉机观变。”适蒙古独立，举国共愤，晏拍案起曰：“此吾辈推倒袁氏

之好机会也！”即与同志组织蒙事调查团于湖南，以为军事上之预备。寒天积雪，深入漠北，腊月出关，以迄来夏，拟图再进。值宋案、借款发生，即折返京都，晤熊君悦凡于中西旅馆，建议：“调和万难有效，急图南下，预备战事为上。否则先生当舍一己之头颅，为四万万同胞请命。借张良之锥于明日面袁氏时，敬谨赠之，为国民除此贼！”其时柏文蔚、李烈钧尚握兵符，北军畏不敢南，使熊君能纳晏之建议，则成败利钝未可易知。迨赣事发生，晏在湘垣主战最力，而湘中当道畏首畏尾，群怀观望。晏愤然独赴湖口，襄赞军机，间亦出为督队。赣、湘失败，走日本，谋再举。未几返湘，冀乘机实行个人行动。会郴、衡有解散军队消息，特往运动一切，布置颇有头绪。因用暗码电告东京，请为接济，遂被破获。案破之日，有劝其改装潜逃者，晏以为不可，遂从容就义。翩翩少年，视死如归，见者伟之。暴尸一昼夜，颜色如生，两目开视，意殆有遗憾欤？时年二十四岁，未婚。尸为其生父收殓云。

黄毓英事略

黄毓英，字子和，云南会泽人。父德润，以清进士官四川道员。虽宦家子，而无宦家子弟习气，艰忍耐苦，任侠尚义，殆若天授。年十九，偕兄毓兰游日本，入东斌学校习军事。时清政不纲，发奋结同志，谋云南独立为天下倡。戊申河口事起，与杜钟琦、何伟伯等赴之。中道闻败，折入南洋，留仰光年馀，汲引党人颇众，张文光即于是时为英介绍入会。张文光，辛亥九月举义腾越、称滇西都督者也。英旋入滇边，游说诸土司，谋起义腾越、大理。迄不成，继至省垣，因唐继尧、罗佩金之力，得入步队第七十三标充排长。阴为部下述国步艰危及革命救国之说，众感奋，矢为用。而滇统制钟麟同颇疑之，思中伤，为父执毛玉麟力解得免，辞出营。时买路风潮已作，欲弃滇适川，唐继尧力止之。越数日武昌义师起，蔡锷、罗佩金、殷承焯、唐继尧、李鸿祥、沈汪度、谢汝翼、张开儒等议举兵响

应，英亦与密谋，期屡不决。英慷慨激昂，力主先发，陈说之余，声泪俱下，众感之，议遂定。及期举事，某率七十三标入城，趋北门，门闭，英身先登城入，击散守门者，开门纳师；又率所部辟东城，延蔡、罗军人。省垣既光复，英充第一标第一营大队长。时两川相继独立，地方秩序颇有扰乱，滇军往援，英隶第二旅团任前卫司令。至永宁、合江间，为川军所败，乃移师入黔。达遵义，趋铜仁，师次思南，为刺客狙击，死之。年二十有八，归葬滇垣之圆通山。咸谓滇中发难，议决于英，且继杨振鸿出死入生，经营滇、缅间五六年，为南中革命之健者。不其然欤？

宋教仁事略

宋教仁，字遂初，别号渔父，湖南桃源人也。前清光绪间，年甫弱冠，即以文学知名。时张之洞督鄂，拔取入武昌文普通肄业。即富革命思想，在校与同学生吴昆、田桐等相友善，日夕谋画，无非以推倒满清政府为目的。嗣为校长纪湘澜所觉察，遂斥革出校，君乃偕田、吴辈遁走东瀛留学。初学普通，嗣进路矿学校。时值孙中山游日本，约君与黄兴、汪精卫、胡瑛、张继等组织留学生同盟会，为中国革命秘密结社之鼻祖。当时发行革命报纸曰《民报》及《二十世纪之新支那》，君以文学鼓吹革命极力。日人有社会党首领白辉次郎见之，目为中国革新之名士，因走访订交焉。未几而日本留学生取缔规则出现，君与胡瑛、韩汝庚等发起联合会以图抵制。时驻日清公使杨枢奏将君等除名驱逐，不许留学。君乃变易姓名，投入早稻田大学习法政。将毕业矣，复以徒在他国境内鼓吹革命，其发生效力终缓而难，不如亲身回国实行，到处运动，其成功较速而易。于是遂偕白逾桓、吴昆辈结装回国，以为秘密运动革命之事业。当时清廷侦探林立，不敢迳入内地，乃分往东三省一带，密结“马杰”，以革命宗旨暗中演说，不觉附从者日众。久为大吏所侦知，乃捕白逾桓入狱，君与吴昆闻风逃往上海。遂置身于新闻事业，主撰《民

立报》，署名渔父，出其雄辩之笔，指摘时政，日数千言，最为社会所欢迎。当时英人占据片马，俄人营谋满洲，君竭力著论辟之。满洲之所以能苟延残喘以至今日者，未始非君笔伐之力也。嗣间岛问题相继发生，君著一书，署名宋练，极阐论之。而清政府因采用其计画，遂奏收回之功。则君之充任新闻记者，实非寻常所可比拟者也。

既而武昌起义，南京光复，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君为法制院院长。乃本平日之经纶，草定法制，故临时政府法令，多出君手。洎南北和议告成，君偕蔡元培、王宠惠北上，继任农林总长。所提议之筹边、开垦、移民、殖林诸法律案未及展布，而唐内阁倒，君与蔡、王诸君联带辞职。解组后，乃遍游各地，演说政党内阁及总统责任诸问题，痛论临时政府之腐败。因抵触当局帝制政策，斯为君被刺之重要原因。民国二年三月二十日之夜，君奉袁氏召命，乘沪宁火车赴京。不幸突于车站中遭奸徒之狙击，弹中要害毙命，时年三十有二。恶耗传来，举国震悼。君之老母，年逾七旬。胞兄教义以君提倡革命，为清吏所捕，瘐死狱中，寡嫂尚在。夫人李氏，遗一子，名振吕，即在上海会审公堂亲捕洪述祖为父复仇者云。

【录宋案重犯洪述祖判词】

京师高等审判厅刑事判决

七年控字第二二四号

判决

控诉人洪述祖，即洪荫之，别号观川居士，年六十岁，江苏武进县人。在京无住所，现无职业。

委任辩护人郑象山律师。

右控诉人因杀人案，对于京师地方审判厅民国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所为第一审判决不服，声明控诉。本厅审理判决如左

主文

本案控诉驳回。

事实

缘洪述祖曾于前内务总长赵秉钧任内充内务部秘书。民国元年八月因事南下,由张绍曾作函介绍与应夔丞相识。应夔丞系青红帮改组之共进会会长(见上海豫审庭应供),经洪述祖引见,江苏都督程德全将其招抚,委充驻沪巡查长。洪述祖回京,复以应夔丞曾因案被缉,力为设法取消通缉。彼时赵秉钧兼任国务总理,洪述祖并招应夔丞来京谒见赵秉钧,洪、应关系因此益密。二年二月二日,应夔丞密电赵秉钧,报告民党欲举宋教仁为总理,并谓伊已向日本购宋骗案刑事提票,用照片缉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云云。意在破坏宋之名誉。嗣由洪述祖迭次催索提票,因迄未寄来,乃改变计划,于同年三月六日函令应夔丞将宋教仁杀害。又恐应夔丞未肯听命,复以酬勋劝诱。应夔丞遂指使武士英于同月二十日夜十时四十五分钟在上海沪宁车站用枪击中宋教仁腰际,越日身死。旋经捕房由应夔丞家将武士英捕获,并搜出凶器五响手枪一支,洪、应所用川密、应密电本及其往来函电多件。应夔丞亦被拘案,先后解由英法公廨转送上海地方检察厅侦查。武士英在押病故。应夔丞于公判中乘间越狱潜逃,嗣在京奉火车内被人暗杀。先是,应夔丞在沪被拘,洪述祖闻知即由北京逃往青岛避匿。民国五年青岛发生战事,洪述祖又迁居上海租界,更名张皎庵。至上年四月间,因与德国人在会审公廨涉讼,被宋教仁之子宋振吕访知,诉由上海地方检察厅向该公廨交涉引渡,经京师警察厅派员赴沪提解洪述祖来京,并经上海地方审判厅决定将本案嘱托京师地方审判厅审理。京师警察厅将人证转送京师地方检察厅侦查起诉,经京师地方审判厅依律判决。洪述祖不服,声明控诉到厅。

理由

本案控诉人教唆应夔丞杀害宋教仁,征诸全案诉讼记录,可得

积极之证明,分述如左:

(一)据洪述祖二年三月六日致应夔丞函称:“(上略)此刻内中财政万窘,而取之法手续不甚完好。如除邓一案,须将其反对各报先期邮寄,并如何决议办法,并可在民强登其死耗(此句旁注有小字云:此刻近于无征不信),方是正办。至印件言之在先,此刻既原件无有,连抄本亦未到,殊难启齿。足下明眼人,必须设一妥法(此句旁注有小字云:总以取印件为是),或有激烈之举,方可乘机下手也(此句旁注有小字云:譬如邓系激烈似较好办)”云云(见抄证物簿第三六件又照片下卷第三号)。查此函所称“必须设一妥法”,固系催索提票印件;但于此句之下转换文词“或有激烈之举”并旁注“譬如邓系激烈似较好办”云云,则确系另行指明方法,自无可疑。而关于邓死之事,据应夔丞民国二年五月十七日在上海地方审判厅供称,“邓系邓良财,经徐州军官捕获照律杀之”云云。邓字既系邓良财,且死于被杀,洪述祖以之引譬激烈之举,其为教唆应夔丞以除邓之法除宋,事实已属明确。其证一。

(二)据洪述祖三月十三日致应夔丞川密电称:“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云云(见抄证物簿第三九件)。查洪述祖于三月六日发信教唆杀宋之后,应夔丞迄无答复,洪述祖又继以此电,其恐应夔丞未肯听命,故以酬勋为劝诱之手段,使其发生杀宋之决心,毫无疑义。其证二。

(三)据应夔丞三月十三日复洪述祖函称:“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但事关大计,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一木,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中略)急急进行,复命有日。”(见抄证物簿第四十件,此函系应致洪函,于上海应夔丞家搜出,似是存而未寄。但经本厅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向洪述祖讯悉;此信确经收阅。又以抄证物簿与照片核对,抄件“欲”字下落“为”字,并将十三日期误为十二)同月十四日又致洪述祖电称:“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各等语(见抄证物

簿第四一件)。查应夔丞此项函电,确系答复洪述祖三月六日及十三日函电,至为明显。应之函电内曰“去六木”,曰“梁山匪魁四处扰乱,发令剿捕”云云,核与除邓及毁宋等句先后呼应,足为应夔丞听从洪述祖教唆杀宋之证明。其证三。

(四)据洪述祖三月十八日致应夔丞电称:“寒电(即前列十四日电)应即照办,倘空言,益为忌者笑。”(见抄证物簿第四三件)又于次日致应电称:“事速进行”云云(见抄证物簿第四四件)。查以上两电均系洪述祖接到应夔丞寒电之答复,先向激动,继向催促,均足为洪述祖于教唆行为着着进行之确据。其证四。

(五)据应夔丞三月二十日致洪述祖川密电称:“廿四十分钟所发紧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见抄证物簿第四五件,阅证物内甲件二十号印字电单“令”字上电码系九一五九,核对川密电本,系“损害”二字。又甲件十四号抄电码作八一五九,核对川密电本,系“紧急”二字。又以照片上卷二十一页所贴电码与甲件二十一号内所附未译电码核对,均作八一五九,自属“紧急”二字无疑)又于次日致洪述祖电称:“号电(即二十日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云云(见抄证物簿第四六件)。查宋教仁系于民国二年三月二十日夜十时四十五分钟在沪宁车站被枪击伤(见上海地检厅二年三月第一百一号卷内检察官公函),足征枪击宋教仁者确系应夔丞指使之人。其前电系报告宋教仁已被击中,后电则报告行刺者未受损伤。其证五。

(六)据洪述祖三月二十三日寄应夔丞函称:“号、个两电均悉,不再另复。鄙人于四月七号到沪(下略)”云云(见抄证物簿第四八件)。又据洪述祖在上海会审公廨供称:“自三月二十三日发了一封信,三月二十四日离京前往青岛”等语(见上海公廨八月一日供)。查洪述祖三月二十三日致应函,尚称“四月七号到沪”,而忽于次日逃往青岛,已觉可疑。复核阅诉讼记录,应夔丞系于三月二十三日捕获(见抄证物簿第四十八号说明)。足征洪述祖系闻知应

夔丞被捕,恐于自身不利,故逃往青岛。其证六。

依以上供证,该控诉人确系指使应夔丞杀人之教唆犯,证据极为充分,已无研究之余地。其控诉意旨无非饰词狡卸,俱难认为有理由,再为论断如下:

(一)控诉意旨略称“‘激烈’二字已于二月二日、四日函内两见,不能独以三月六日‘激烈’代‘杀’字用。‘除邓’之‘邓’字断非邓良材。证以‘总以’二字毁坏名誉之事,何得谓之中断”等语。本厅查控诉人二月一日、二日致应之函(检阅证物洪述祖二月一日、二日致应函均有“激烈”字样,四日致应函则无此种字样状,称四日或系二日之误)所称“大题目总以作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又称“要紧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须有激烈举动”云云。语意含混,虽不足为教唆杀人之具体的证明,但据三月六日“或有激烈之举,方可乘机下手”一语,依前述第一段证据之说明,实足为教唆杀人之积极的断定。证以应夔丞五月十七日在上海地方审判厅对于豫审推事诘问“三月六日洪函说邓死之事,邓为何人”之答辩,则“除邓”之“邓”为邓良材亦属无可讳饰。至“总以取印件为是”之“总以”二字,系注于“必须设一妥法”之旁;而“譬如邓系激烈似较好办”则注于“乘机下手”之旁。以前后文义观之,显系两事。且此后往来函电关于提票之事,并无一语道及,可见毁坏名誉之意思业已变更。

(二)控诉意旨略称:“‘毁’字系根于上文毁坏名誉而来,故赵秉钧有北京谚语毁人之解释,再证以应夔丞‘若不去一木’之口气,是应亦认作毁坏名誉而用‘若不’二字反对之,而另作条陈之口吻,是述祖当然只知毁坏名誉”等语。本厅查北京谚语所谓“毁人”非专指毁坏名誉,即毁坏身体生命亦包括在内。且据控诉人在第一审供称“总理对我说‘你在外头跑,恐怕被人将你暗算,毁了犯不着’”等语(见京师地审厅九月七日笔录),更可以控诉人无意中之答辩,证明“毁宋”二字确系指使杀宋,毫无疑义。至应夔丞函称“若不去一木”之“若不”二字系对于“功赏一层,向不希望”之转语,

故下文紧接“但事关大计，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一木”云云。控诉人乃曲解为反对毁坏名誉，另作条陈，其为欲将杀宋之事全归已死应夔丞一人，以为自己卸罪地步，极为明显。

(三)控诉意旨略称：“应密、川密电本之分别，应密是赵与应直接单用之本，川密是赵发交述祖作为秘书与各机要往来之本。二月二十二日函说‘应密本已交来’云云，乃是阻其通电国务院之意。伊与赵同室办公，电到随时取译，并无必须向赵篋中取而怀之之必要。不意寒电来时，赵适在国务院，故只得将原电送去；且因应密不在手头，故十八日之电仍用川密发去，十九日川效一电非经伊手所发”等语。本厅查应夔丞所发东、冬两电均系应密直电国务院，自接洪述祖二月二十二日函称“智老已将应密电本交来，恐程君不机密，纯全归兄一手经理”之后（见抄证物簿第三五件，核阅照片，抄本“机密”下落“纯”字）。故应密寒电迳寄洪述祖，洪述祖对于寒电意存避就，迭次答辩均称“赵秉钧虽令致函应夔丞，告以将应密交来，事实上则应密电本仍存赵之皮篋内，跟随人走，寒电到伊繙。至应密因赵不在署，当即送院”等语。所称如果属实，则洪述祖致应之函自系告以赵秉钧拟将应密电本交来。惟原函明明谓已将应密电本交来，其为业经取得无可置辩。至三月十八、十九两电洪述祖已于所递亲供内供认均是伊译发，虽据辩称“亲供所述系就目录强记，目录中川效一电作为川密而非应密，故有此错”云云（见第三项控诉意旨内第二项）。但此电无论为应密、川密，其为十九所发既无疑窦，则亲供内所称十八、十九两电是伊译发自属实情。十九之电既经证明为洪述祖所发，则应密电本之在洪手更无容疑。

(四)控诉意旨略称：“胶澳公堂尽是德人，其翻译犹太人皆以洋文录供，伊未阅看核对。且于不知寒电内容一层，并未研究，但属伊照其文义讲说一遍而已”等语。本厅查阅抄录胶澳审判厅讯问洪述祖供词，内载明由通译员用华语宣读，经洪述祖认可签字云云（见上海地检厅二年五月十二日卷内），此项供词自属可信，何得以空言攻击原判。

控诉人之控诉不能认为有理由,已如上述。辩护人所为之辩护,除与控诉意旨相同之点勿庸再加解说外,其余辩护意旨略谓:“武之杀宋,武既供认出自己意,并非应所教唆,则根本问题即已迎刃而解”云云。本厅查阅诉讼记录,据武士英在上海会审公廨供称:由陈玉生介绍领其至应家人国民共进会。陈玉生交伊手枪,偕同张福标等同往车站,由陈指示欲杀之人。伊即从其人后面开放一枪,击中后又朝天连放二枪,即坐黄包车回至应宅,陈亦继至。伊将手枪交还,陈即嘱伊住在应家。次日并告以所杀之人名宋教仁,应桂馨说伊很聪明,将来送伊出洋留学,学费应可担任云云(见上海地检厅一百一号卷内所附武士英在公廨供)。又据王阿发供称:“应桂馨曾以宋之照片给伊看视,嘱伊杀害,允赏千元,伊不承允”云云(见上海地审厅宋案关系文件卷内)。并经捕房在应夔丞家搜出凶器五响手枪一支,内有枪弹两个、外弹壳两个,核与武士英所称只放出三响之供述亦属相符。足征应夔丞因教唆王阿发暗杀宋教仁未允,后改使武士英,事实昭然。假定武士英非受应夔丞之教唆,何以陈玉生将其介绍至应夔丞家之翌日即行杀宋?又何以应夔丞于武士英杀宋后尚肯容留并允给学费出洋?再证以二十日应夔丞“所发紧急令已达到”之电报,其教唆武士英实属确而有征,辩护人之辩护理由亦不能认为正当。综上论断,据以认定指使武士英杀死宋教仁者,实为应夔丞;而教唆应夔丞者,则为洪述祖。虽据洪述祖声称“职司秘书,奉长官之命收发函电,系属一种机械作用。译其电中有转呈候示字样,可见绝对与伊无关”等语,纵令属实,在本案上不过多一共犯之研究,而该控诉人非无意思能力之人,于其应负刑事责任上不生何等影响。原判依暂行刑律第三十条第二项及第三百十一条于所定本刑内处以无期徒刑,并援用同律第三百三十一条及第四十七条褫夺其第四十六条所列公权资格全部二十年,引律定刑于法既无不合,爰将控诉驳回,判决如主文。

本案经同级检察厅检察官张汝霖莅庭执行检厅官之职务。

中华民国七年十二月二日

京师高等审判厅刑事庭

审判长推事叶在均印

推事王国钰印

推事单毓华印

书记官丁毅印

右判决刑本证明与原本无异

书记官丁毅

中华民国七年十二月十日

按以上判词，系民国八年予遭安福之狱，得自京师地方厅看守所者。是为民国七年第二审之判决，当时洪犯述祖声明不服，曾上诉于大理院。旋于翌年三月，经该院依法宣告死刑，乃在西交民巷京师分监执行绞决。因体肥量重，致将绞机坠断，而洪犯亦身首异处矣。是殆天夺其魄欤！嗟呼，轮回报应之说，固已毫厘弗爽，芸芸众生，冥然罔觉，可不哀哉！著者附识。

著者略历

王君建中，字树丞，京兆永清县人。前清光绪二十六年，甫及冠，以院试第一名入泮。会科举废，考入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习法文兼财政、法律、教育诸学。光绪三十四年毕业，由学部奏奖举人出身，以七品小京官留部补用。宣统元年，兼充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法文教员，嗣经山东巡抚孙宝琦调充济南高等学堂法文教员，兼洋务局主任。民国成立，被选为顺直临时省议会议员。民国二年一月，委署怀来县知事，坚辞弗就。三月，当选为正式省议会议员，洎议会开幕，选充副议长。旋公举为各省议会联合会代表，

赴沪与会，经十八省代表投票选为正会长。是年十月，因事回津，乃以二次革命嫌疑被某大吏诱捕，递解黑龙江质讯。羁押六月，幸获昭雪，是为龙沙之狱。民国三年，经冯公华甫电调赴宁，聘为督军公署谘议。民国四年九月，因反对洪宪帝制嫌疑，在沪为密探所陷。十月，解送京畿军政执法处审问，枉判死刑者二次，均以冯公力电营救得免。迨民国五年七月，袁氏灭亡，党禁大开，立法机关奉令恢复，仍继充顺直省议会副议长。民国六年，因办理永定河工出力，保以简任职分发任用，并授三等嘉禾勋章。民国八年冬，遭安福之祸，拘留九月，判罪四年。幸得吴子玉将军战胜之结果，始出狱焉。

民国十年重阳日竹风谨述

附载

张振武、方维案索隐

许指严

张振武、方维之为袁所捕，人皆传黎氏通电告变，令袁就近除之，而不知黑幕中别有一段历史在。振武粗莽，黎氏长厚，实为袁之八卦军师、万恶侦探等所构陷而成，事后亦无人为之申辩，可叹也。盖振武豪奢倨傲，举止疏浅，宜乎其身密集刑戮。惟黎氏处此进退两难之地位，乃甘为有名之傀儡，从此罗网已成，而瀛台之幽囚即其腾兆矣。

初，振武来京师，亦以伟人资格受袁氏之优待。少年气盛，以豪侠自命，亟思建树功名，一跃登诸伟人之上。又熟闻党人论袁氏奸伪，其暗杀吴禄贞、拒绝南下受职等情事，蛛丝马迹，俨然有凭借巢穴，因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心，不久必且实现帝制。振武闻之，酒酣气涌，辄臂愿拥护共和，誓死效忠民国，苟得胜利，即当扶黎氏代袁氏。此语竟常常道之，不自检束。黎氏闻其孟浪，亦深不为然。因欲羁勒其野心，且使之接近中央政府，以练达应世之知识，故特为要求免其军务司司长职，致电袁氏令召之入京，充公府顾问，意实欲成全之也。而袁氏所忌者，伟人之持改革政治议论。彼深自韬晦之流，尚不免遭其猜疑，而况好自表曝者耶？时鄂人有在袁氏左右者，夙不嫌于张氏。因张于光复时掠得资财，供其挥霍，

淫佚逾检之行动，时时有之。而对于旧官僚感情尤恶，敲剥肆虐，势所不免，故舆论沸腾。黎氏之骤加裁抑，亦以此也；而公府中之旧官僚其毕力反对情形，更可想见。袁氏知其如此，乃以为黎氏既授我以机会，假手于我以除此恶徒，安可交臂失此？于是谓八卦军师曰：“张氏欲构乱以遂其蛇豕之欲，黎畏祸及己而推嫁于我，尔曹先发制之可也。”军师既领命，即出而招集部下，令圈制张氏。有某甲者，侦探之最恶者也，栽赃诬陷，不知杀人几许，居然攫得富贵矣。袁氏甚赏之，即交某军师酌量任用。凡伟人之北来，彼皆混迹招待之间，兴波作浪。惟其时袁氏之对待伟人，尚在羁縻时代，军师窥上意旨，不肯发难。某甲虽时有所言，军师辄不首肯，某甲怏怏已久。是日，军师召某甲谓之曰：“尔之脱颖时机至矣，好自为之，毋令人笑汝拙也。”某甲唯唯，欣跃而去。

越三日，鄂渚赫赫伟人张振武氏，与其秘书参谋前将校团团长方维等，会燕于醉琼林。高朋满座，谈笑风生，酒阑，复入密室淪茗谈心。但闻张氏大言曰：“君等皆吾之手足心腹，此事若成，何患不得志！且唾手去数百年来之祸根、四百兆人束手之大敌，奇功伟烈，青史罕闻。今日为着手之始，从此直捣黄龙，尚当与诸君痛饮耳！”众皆俯首低语曰：“同怀义愤，务奏肤功，某等既膺密命，虽赴汤蹈火不敢辞。”张氏颔之。良久，乃续言曰：“京师非他方比，輶轂之下，耳目众多，汝曹所持委任状，轻意切勿示人也。”众咸唯诺。既而车马声喧，主人送客矣。明日公府中发一密电至鄂，谓：“某军官张氏来京，承明公之委托，位以顾问，待遇殊优。乃不意包藏祸心，潜谋扰乱，今已侦探确凿，证据俱在。且彼竟伪冒明公名义，尤堪痛恨。乞即商定办法电复，缓则生变，切盼。”黎骤获此电，大惊，急召秘书等会商，皆曰：“袁之罗织已成，百喙无以自解。苟欲申辩，则彼即宣布证据，兴兵构衅，祸及生灵，大非副总统福国利民之本意。且张氏孟浪卤莽若此，苟不歼除，必为盛德之累。为今之计，惟有速电请痛惩以法而已。”黎意乃决，电复至京，时民国元年

八月十五日夜十时矣。豪侠挥霍之年少英雄，方乘中秋赏月之乐，跌宕于花天酒地间。其华美之马车甫从前门出至大栅栏口，而步军统领衙门及军政执法处所派之兵队，忽上前拦阻，声言拘捕罪犯张振武。张呼斥之，不听，相持至外城军政执法南局，而居西河沿旅馆之方维及同来将校十三人，皆被拘而至矣。是时张、方等断断以无罪为辩，旋转至京畿军政总执法处，始由执法官宣布湖北黎都督电，略谓“张、方煽惑军心，谋为不轨，请即正法”云云。遂即于一时顷将二人枪毙。

实则黎氏之电，系袁氏所逼迫而来，而所以不将委任状宣布者，以其有湖北都督名义，恐惹起大狱，牵动全局；且所以市恩于黎氏，为将来收拾鄂局之计划。故其后黎氏以副总统名义卸职来京，被幽瀛台，不敢稍有异言，皆此一案之短长为袁氏所持也。其时袁氏之手段敏锐、办事斩截，实足令人敬佩。盖于杀张、方二人外，一无所株连。即被拘之将校十三人，亦资遣回鄂，其用意之明决可知矣。其由步军统领、军政执法总长会同出示所宣布之罪状，有可观赏者，示云：“阳历八月十五日，奉临时大总统令：八月十三日，准黎副总统电开：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成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司长。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惶惶，振武暗中煽惑将校团乘机思逞。幸该团深明大义，不为所惑。元洪念其前劳，屡与优容，终不悔改。因劝以调查边务，规划远漠（可见张受黎命来京，自有远图，惜其人机事不密也），于是大总统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设专局（较之筹安何如），一言未遂，潜行返鄂，飞扬跋扈，可见一斑（此中大有文章。运动倒袁，盖确乎事实也）。近更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谋不轨（冤哉！此八字不加之洪宪帝系）。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假政党之名（此为袁氏所最忌）以遂其影射之谋（可见黎氏未尝不与闻，为袁氏所逼，不得不撇清耳），借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顽之迹。排解之使，困于道途（袁之

侦探实混杂其间);防御之士,疲于昼夜。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赖将士忠诚,侦探敏捷(此袁氏之侦探也),机关悉破,弭祸无形。吾鄂人民,首拜天赐。然余孽虽歼,元愆未殄。当国是未定之秋,固不堪种瓜再摘(呜呼,何堪竟遭帝制毒手耶);以枭獍习成之性,又岂能迁地为良(实则尚不如据湖北有之,一面联合苏、赣。彼帝制野心,自不敢轻作。黎氏之顾虑稳健,实不啻养成袁氏之罪恶也)。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可(可见被袁氏强逼而发此电),回肠荡气,仁智俱穷(黎氏绝非恶弃张氏者)。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同恶相济(实本于袁氏侦探之口中语),并乞一律处决,以照炯戒。此外随行诸人,有勇知方,素为元洪所深信(当时条件中必以不欲多杀相要求,故袁氏允其如此)。如愿归籍者,请就近酌拨川资,俾归乡里(既随张、方北行,安得谓漫不知情?此处实有漏洞。袁氏意但使黎氏知畏,固不妨稍与通融地步也),用示劝善罚恶之意。惟振武虽伏国典,前功固不可没(数数迴护,然不能救其死。失势之人,大可怜也),所部概属无辜。元洪当经纪其丧,抚恤其家,安置其徒众,决不敢株累一人。皇天后土,实闻此言(对于叛徒,何必如此恩厚隆重)。元洪藐然一身,托于诸将士之手,阉茸尸位,抚馭无才,致令起义健儿,夷为罪首(感愤之辞,不觉吐露)。言之赧颜,思之雪涕;独行踽踽,此恨绵绵(负张、方矣)。更乞予以处分,以谢张振武九泉之灵,尤为感禱。临颖悲痛,不尽欲言(仿佛“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话头)。等因。查张振武既经立功于前,自应始终策励,以成全人。乃披阅黎副总统电陈各节(何曾是彼出于自愿,乃为尔构陷威逼,使之不得不然),竟渝初心,反对建设,破坏共和(绝似洪宪皇帝罪状),以及方维同恶相济。本总统一再思维,诚如副总统所谓‘爱既不能,忍又不可’(设计已遂,人言皆可为我注脚,袁氏真可畏也)。若事姑容,何以对烈士之英魂(此蔡松坡所以出万死一生,举西南兵力反抗帝制也)。不得已,即著步军统领、军政执法处总长遵照办理。此令。等因,奉此。当即将

张振武、方维二名，遵照军令枪毙，其随行诸人概不株连。至张振武、方维二人身后一切，从优按照大将礼治丧”云云（故徐东海等亦援例仍以大总统礼治袁氏之丧也，独何以对宋教仁）。

述我父张列五（培爵）被害殉国真相

张映书

我父赴京时，途经上海，曾与孙中山先生、黄克强先生相晤。他在给乾九叔信中说及：“路过上海，适孙先生由日返国，约谈一切。还欲等黄克强到上海，将再与中山先生共商大计……”虽然文字隐晦，不难看出，我父到京是衔有使命的。

1912年11月抵达北京，向袁氏述职后，面辞川民政长职，不允；并加委总统府顾问之名，又不许出国考察，我父心情非常沉重。这时，南京都督程德全宣布宋教仁被刺证据，国民党与北京政府之间，疑忌更深。

1913年1月28日，《北京日报》载“内务部拟在川、陕、黔、甘、桂、新、滇七省各设巡按使一名，以辅内务部考察吏治之不及，经大总统批准发表名单：四川张培爵、陕西杨开甲、贵州杨蔭诚等。”乾九叔知道后，去函劝就，我父回信中说：“来书陈述蜀中苦况，令人心恻！……独惘于任我者信我不坚，忌我者惧我相形。……嗟乎！父老子弟何尝知争权者相互构煽之千歧百辙也。……”遂辞不就。

继而袁氏不通过议院，向英、德、日、俄、法五国签定2500万英镑大借款，大肆扩军，加速复辟帝制的阴谋活动，对同盟会员监视甚严。我父即一再坚请辞去两职（川民政长和顾问）。袁氏虽然批准，仍派人暗中监视行动。我父即退居天津，率领随员从事织袜手工业，避免袁氏注意，以待时机。

袁氏阴谋窃国，排除异己，下令免国民党四都督职，江西都督李烈钧等国民党人起兵反袁，全国义军大兴。黄兴谋取南京，我父即冒险潜往上海，输资协助，不幸失败。盟友熊克武、杨庶堪又在

重庆起义，也遭到失败。袁氏对同盟会员恨之人骨，监视戒备更严，同盟会员被迫纷纷出国，在国外展开革命活动。我父即将天津住地，作为策划讨袁与国内外党人秘密联络的机关。

当时从日本回国的青年，对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大家极为忿恨，暗中组织血光团，准备暗杀袁世凯，他们经常来天津向我父亲请示机宜。我父虽然认为这种“决心一击”的办法，不能根本解决国家前途问题，但对于青年革命热情仍积极支持，解囊相助。当时在天津的盟友有酉阳邹杰、筠连陈乔村，因都是同志，往还较密。关于血光团成员与我父秘密接触，邹、陈亦知梗概。

我父由四川调北京以后，眼见袁氏日益暴戾，对同盟会党人尤为残酷打击，革命党人处境甚危。就和老盟友谢持、余际唐等商议，各人将其独子送往外国留学，万一遭受不测之祸，下一代还可以在外国幸存。因此，谢持、余际唐和我父都将独子设法送出国外，遂把我才十二岁的大哥钟洛送往法国，足见我父和谢、余两位老前辈已作好和袁世凯斗争到底的准备。

筠连陈乔村竟将特务李某引来拜见我父，借口合伙经营织袜业。我父未查其奸，竟遭其伪造证据，扣捕入狱。陈乔村叛变，供出血光团全体名册。我父始悉被叛徒出卖，怒眦尽裂，大骂袁贼不止，于1915年3月4日英勇就义（详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记张君列五被难事》，梅际郇写）。

隆昌党人黄肃方，当时与我父同拘狱中，曾向我叙述狱中一些情况。他说：“狱中惯例，凡有重要政治犯入狱前夕，狱吏必严查各房舍，针线、铁器均不允留。1月6日晚，又大检查，我猜必有同志入狱。次日晨，我故意去花坛前散步，想看看来人是谁？不久，狱外警卫喧哗，见你父神色泰然自若，昂首大步而入。我故意咳嗽示意，你父掉头见我，颌首微笑而过。以后狱吏提审多次，你父拒不作答。知为叛徒陈乔村出卖，你父愤怒地斥责说：‘袁世凯背叛革命，妄图复辟帝制，早为国人所不容，人人可诛！血光团宗旨是为

民除害,团员是青年,血气方刚,谋刺袁氏是我主使,与他们无干。’你父从入狱到就义共 57 天,临刑坚强不屈,慷慨从容……”肃方老伯语毕凄然!我早已悲愤交集,泣不成声了。

1916 年,袁氏窃国称帝,改国号为洪宪,黄袍加身 83 天。讨袁义军如惊雷行空,江河泻地,席卷全国,兵临城下,逼令袁氏取消帝制,还政于民。袁氏在四面楚歌声中,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他自己也在忧惧中暴卒。

孙中山先生此时自日本回到上海,在全国反袁护国胜利的形势下,被举为海陆空大元帅,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中华民国军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缅怀先烈,建议军政府:“张培爵早岁从事革命,艰苦擘划,辛亥光复四川,厥功甚伟。其后悔迹津京,密谋讨袁,中途殉国,大节昭然。业经本会优给一次恤金五千元,一等年恤金陆百元,并将生平事迹交付党史在案。兹为表彰先烈起见,特检同居委员正等原提案,函达政府,希于明令褒扬,以彰遗烈。”

1925 年,国民党中央派员率亲属到沪,将前暂厝的灵柩运返四川。抵渝时,我父的革命旧友及渝市人民,留葬衣柩墓于重庆浮图关烈士墓内。1935 年,中华民国政府在荣昌乡举行公葬典礼。同年,在重庆竖立张培爵烈士纪念碑。

我父殉国后,乙辛学社的盟友实践了誓言,担负我们全家老小的生活和教育的责任,尤以朱之洪三爷关怀备至,使我兄妹四人才能长大成人,在此代表全家表示深切的感谢!

仇亮传

程 潜

仇亮,原名式匡,字蕴存,号冥鸿。湖南湘阴人。幼能文善诗,应童子试,常列高等。年十六,补博士弟子员。及冠,食廩饩。肄业求实书院,究心明儒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之学,民族思想油然而生。睹清政日非,列强交侵,赔款割地,国势阽危,以为欲救中

国，非先推翻清朝帝制，使国内诸民族一律平等不可。乃愤然弃科举艺，之日本，游学宏文学院，与杨毓麟、陈天华辈创《游学译编》，鼓吹革命。益肆力研寻治术，博览群籍，因悟革命非武力不为功，于是入日本振武学校习军事，刻苦自励，成绩优异。

岁乙巳，孙中山、黄克强组同盟会于东京，亮即参加，担任该会湖南支部长。正值中国留日学生革命情绪趋入高潮，亮与同乡程潜、程子楷、陈强，江西李烈钧，云南罗佩金、唐继尧、李根源、叶荃，湖北李书城、孔庚、耿颛文，河南曾昭文、韩凤楼，陕西张凤翔，河北姜登选，山西阎锡山等热心反清人士深相结合，潜心研讨民族革命方略，莫不意气轩昂，情绪奋发。亮以生性笃实长厚，尤为众所赞美，有“仇长厚”之称。不少同学由亮联络加入同盟会。时国内各革命战役之始计定谋，皆决于同盟会东京本部。萍乡、钦廉、镇南关诸役，亮皆与密谋擘划。旋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归国，黄克强赠以联云：“天生此才必有用，我与子别当谁从？”亮答之以诗，有“誓把雄心挥一剑，积尸不羨故人多”之句，盖相知深、相期切，而亮自负亦綦重也。时吴禄贞任清新军第六镇统制，数上书言改革不纳。亮因与通，密为策划。

辛亥武昌起义，亮纠合山西同志举事响应。众议举亮为都督，亮推阎锡山，而已为之运筹决策，部勒士卒。谋定事举，乃往助吴禄贞图谋幽燕，且说清将张绍曾举义援应。是时，清廷起用袁世凯，禄贞所部驻石家庄，扼守北方交通要害，系全局安危。袁贼廉得禄贞与亮通情实，遣奸人刺之。亮以情势危急，谋深夜移禄贞军中枪械弹药入娘子关为守御。清廷旋令段祺瑞接统禄贞军，窥山西。亮益奋励，欲单骑突围乞援东南，篝灯草家书，略云：“晋事急，不冒死求援，无以对禄贞及山西国民。倘竟为国死，吾父母勿悲痛。”乃携山西国民代表公文，跃马叩段营，晓以民族大义，动以形势利害，激昂慷慨，声泪俱下。段为之动容，揖曰：“谨受教。”且留止宿。中夜，亮闻角声凄咽，战马悲嘶，惕然曰：“国事急，岂能高卧

此间？”乃披衣起，别段而去。间行至南京，会各省国民代表云集，组织临时政府。孙中山任大总统，黄克强主陆军部，亮任军衡司长。南北和议成，孙中山以总统让袁世凯，亮力言不可，曰：“袁世凯老奸巨猾，包藏祸心，终不利于民国。”及政府北迁，遂辞军衡司长职，创办《民主报》于北京，阐扬齐民为治之理，力斥君主立宪之非。时政党林立，争为雄长，同盟会为扩大计，并各小党派为国民党，亮任本部会计部长。复与黄克强创办垦植协会，克强任会长，而已为之副。设本部于北京，鲁、沪、湘、鄂、豫及东北三省均次第成立支部，以垦植为务。于苏州则开办垦植学校，以育人材；于北京、上海则筹办垦植银行，以集经费；于贵州、陕西则设置汞砂银矿公司，以事开采。盖亮以革命当裕民生以培国本，深谋远虑有如是者。

癸丑，宋教仁被刺，袁世凯称帝阴谋益露，举国震愤。亮走沪谒中山、克强，共谋二次革命。返天津寓所，值继配许夫人歿，因留。先是，《民主报》以宋案抨击袁贼，日受军警迫扰，及湖口事起，乃被查封。湖口战败，袁贼大索党人，侦骑四出。亮乃诡踪迹，扶妻柩，挈子女，间道返湖南湘阴原籍营葬获免。已复秘谋革命，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走北京。至数日，被逮下狱。自知不免，赋绝命诗六章，以文文山自况，情词愤激，大义凛然。民国四年乙卯六月九日，就义燕市。临当就命，意气扬扬。年三十有七。呜呼伟矣！

亮天性醇厚，笃于友朋，济人之急，不避险阻。余杭章太炎以文字宣扬革命，清廷疾之，假手西人系之上海巡捕房。亮以留学代表迎太炎赴日本，船甫启碇而逻者至，几罹于厄。亮心忧国事，居常慷慨奋发，置死生于度外。其在北京办《民主报》也，袁世凯啗以十万金，峻拒不纳。袁贼深衔之，竟置之死。曩亮密谋革命时，间行至某镇，侦骑疑而拘之。亮神色自定，佯卧，防守遂懈。亮窥见门外有解鞍休马，伺间跃上，急驰脱走，智勇如此。所为诗古文，悲

壮沉郁，光气逼人。稿尽佚，今存者惟绝命诗而已。

杭辛斋狱中受《易》

严复序《学易笔谈》二集

辛斋老友别三十年矣。在光绪丙申、丁酉间，创《国闻报》于天津，实为华人独立新闻事业之初祖。余与夏君穗卿主旬刊，而王菀生太史与君任日报。顾余足迹未履馆门，相晤恒于菀生之寓庐。时袁项城南练兵于小站，值来复之先一日必至津，至必诣菀生为长夜谈。斗室纵横，放言狂论，靡所羁约。时君谓项城他日必做皇帝，项城言：“我做皇帝，必首杀你。”相与鼓掌笑乐，不料易世而后预言之尽成实录也。次年《国闻》夭殒，政变迭与，遂相悞阔去。今夏偶于友人案头，获睹《学易笔谈》，云为君之新著，展卷如遇故人，携之而归，未暇读也。冬寒多病，拥炉摊书，阅未终卷，愜理屢心，神为之旺。而友人又致君意，谓二集亦已脱稿，乞为序言。自维素未学《易》，而君之所言，乃与吾向所学者靡不忻合。忆当年余译斯宾塞尔《勤学编》暨《原富》诸书，皆发表于《国闻》旬刊，修辞属稿，时相商兑，得君诤论，益我良多。今我顾何益于君之书，言之奚为？然声应气求，又乌得无言？呜呼！予怀渺渺，慨朋旧之多疏；千古茫茫，欣绝学之有托。述陈迹，证夙闻，亦聊况于雪泥鸿爪云尔。

景定成《书杭辛斋狱中受《易》事》

袁氏仇视异己，反对帝制持非议者，均在罗织倾陷之列。袁氏小站练兵时，曾纳辛斋为幕宾。一日漫为戏言，辛斋笑曰：“慰亭，汝将来必为皇帝。”袁亦笑曰：“我若为皇帝，必先杀汝。”及洪宪僭号之初，辛斋方南行，未果，即被捕于三元店，械送军警执法处。刚入囚笼坐定，同囚即有数人对之发笑。辛斋嗔问笑由，一人指同囚

某告云：“君未入狱前三日，此位神仙已暗记于墙角上矣。”辛斋视墙角果有小字一行云：“杭某于某月某日被捕于三元店。”初疑为某即席所为，而某则正色告曰：“此定数也。某为白狼军师，被捕入狱，数当于某日死。尚有一月期限，合传《易经》微旨于君。”辛斋乃惊服。狱中无纸笔，某乃以指画地为八卦，告以要窍，并曰：“出狱后应多购古人《易》著，加以整顿。”辛斋受命惟谨，奉之为师，称为异人。逾月，异人果于所预知日期被戕。辛斋则于袁氏死后，与余同时出狱，告余以此段奇遇，托代为搜求《易》著。民六入粤，渠已购得三百余种，内有余代购数种。同人以虞翻曾讲《易》南海，邀辛斋步虞氏后尘，于时成《学易笔谈》三集，又拟成《易藏》，期与《道藏》、《佛藏》相埒，惜志未竟而卒。

杭辛斋《学易笔谈》述旨序言

《易》道至大，《易》理至邃，辛斋之愚，何敢妄谈？顾念吾师忍死犴狴，克期以待，密传心法，冀绵绝学，又曷敢自弃！丙辰出狱，爰搜集古今说《易》之书，惟日孳孳，寝馈舟车，未尝或辍。丁巳以后，国会蒙尘，播越岭峤，议席多暇，两院同人合组研几学社于广州之迴龙社，谬推都讲。计日分程，商兑讲习，虽兵戈扰攘，而课约罔闲。讲义纂辑，得书若干，名曰《易楔》。而晨昏馀晷，切磋问难，随时笔录者，又积稿盈尺。同人艰于传写，乃谋刊印，釐为四卷，颜曰《笔谈》，盖纪实焉。己未庚申，由粤而沪，同志之友，闻声毕集，风雨一庐，不废讨论，以续前稿，又得四卷为二集。借阅传钞，恐多遗失，适前印之书，久已告罄，同人请合两集与《易楔》、《易数偶得》、《读易杂记》诸稿，均以聚珍版印行。始于壬戌八月，至十月杪《笔谈》八卷工竣，爰纪颠末，并述旨如左。

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

授易囚师消息真，牛金星后有斯人。

自言郭璞终皇极，讲见天心待杀身。

老友狄楼海序《学易笔谈》曰：海宁先生之于《易》，得异人传授。一日问辛斋，辛斋曰：吾师知为何许人，但不自言姓氏，尝为白狼军师，人皆以异人称之。洪宪谋帝，予被捕三元店，银铛入军政执法处，异人起迎狱中，曰：“传人至矣。”指壁间旧书小字数行，令予观之曰：“杭辛斋某年月日被捕于三元店入狱，某年月日袁氏死败，出狱某年月日。己身被戮在狱中，忍死一月，传《易》于杭辛斋。”辛斋览毕，跪而师事之，礼也。就狱中画地为卦，变象证爻，溯河图、洛书之原，寓悲天悯人之愿，讲见天地之心，明述性命之旨，博采诸家，解彻大义，兴衰治乱，简易发明。曰：“此内圣外王之学，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卜蓍占验，尽馀事耳。”大旨见予述指微言，载于《笔谈》，皆一月中领受于吾师者。时届一月，吾师曰：“后三日予就戮于某时，汝善传此绝学。儒家尚数，数不可逃也，邵康节《皇极经世》最明是义。昔郭璞知某日诛死，其予之身世欤！”又曰：“袁氏败亡，中国黄运告终，将来红运与白运、青运混杂离合，共入黑运，所谓圣人不作，则漫漫如长夜。元遗山诗‘血肉正膺皇极数，衣冠不及广明年’，不啻为黑运写照。”吾师宋、元诸家诗多能背诵，执法处长陆建章曾质吾师问袁休咎，吾师曰：“袁氏命终何日，予命终何日，尚何帝制之可言”云云。梅九与辛斋同出狱，书事最实，辛斋《易楔》传学极贖。

记陆建章兼述李统球狱事

许指严

陆建章本袁氏小站练兵时之旧部，性残忍，工心计，善揣摩袁氏心理以办事。故袁氏初欲钳制党人，侦探仇敌，即举陆氏为爪牙

之首领，而以军政执法处处长畀之。其捕获党人悉行诛杀，不加鞠讯，前后所杀不下千数百人。往往有形迹稍诡异者，一人京师，即行失踪，实则已为军政执法处之新鬼矣。相传其于民国元年时犹处闲曹，虽以旧部名义谒袁，殊未获位置，意颇不自聊。有妾与袁之第十姬沈氏为姊妹行，因与之密商，令人府求十姬先容，携赠珍物为贄。十姬固奇宠，与袁为烟霞密友者也。袁闻其语，即欲畀以师长或各部次长之职。十姬已受陆妾之嘱，则力言不可，曰：“彼固求任封圻之职也。”袁难之，十姬娇嗔，卒获允许，陆遂以陕西督军赴秦矣。其后世彤之变，张氏驱之离汴，遂辗转入陕。袁氏授意陆访之，竟借口狼匪杀世彤以报袁氏。袁氏谓其能，旋调入京为执法处长，如汉武之有郅都、唐瞿之有来俊臣等焉。今岁横死于津门，未始非孽报也。

又袁氏筹备帝制时，陆氏首先称臣，并使其妾上书十姬，颂其不日进位为妃，其工于趋媚至此。其时贡献珠宝钻翠等物无算。闻曾以于夫人寿辰贡一大钻石钏，于夫人得之甚喜，遍示诸姬妾，以传其宝贵。旋即储之篋中，越日视之，则已失去，大悲。诘责奴仆，鞭撻横施，咸呼冤不置。后从长子克定计，遍搜诸姬篋衍，竟得之于第十姬沈氏篋中。沈氏盖即所借以夤缘之掌主也，愤陆之不以巨石赠之，故窃之以嫁祸他人。于夫人方盛怒，白诸袁，欲其施以惩治。袁宠沈甚，竟袒之，曰：“此予所携以畀之者，非窃也。”于不服，争执甚至，责袁不应欺己，袁亦怒曰：“是区区者能值几何？果尔，尔试视第十姬，不日即可更得巨石钏数事也。”及旬日，十姬果御巨钻石钏，两臂皆满，约五六对。于竟无如之何。盖袁已以是事告陆，陆火速赶办数钏入京，特致十姬，以平其气也。闻宫中人云，馈赠姬妾物最多者推陆及皇侄、干儿三人云。

上述陆建章事乃关于洪宪帝系者，兹又专就其为执法处长时他人赠以徽号曰“屠户”者详之，意不在毁逝者之短，亦以存当日之痛史耳。盖陆固热中利禄，借此以投合袁氏意旨也。初，袁氏设执

法处之宗旨，即为实行监视反对帝制者之示威举动。其时党人布满京师，颇欲一试暗杀及其他种种之惨酷手段。袁氏乃命吴警监注意严查，而责步军统领江氏随时逮捕，与陆氏之厉行执法判决，皆面授以严重之责任。陆氏感袁之知遇，安肯稍事通融以忤袁意而堕己之前程？故不惟草菅人命为唯一之媚袁利器也。最惨者，为诱杀李统球等盟兄弟十余人，及山西布商因弟株连被杀案，而杀张、方及袁氏族侄事不与焉。

李统球者，在二次革命时，曾挈同盟兄弟十余人，往大连湾一带运动东三省独立，几为督军张氏所捕。后至山东联合吴大洲，亦无成效。渐致十分穷窘，万不得已，乃由刘艺舟等介绍到北京来投诚自首，就了袁皇帝之范围。岂知此袁皇帝者实借甘言媚词为钩饵，以诱彼莽英雄入其彀中，遂得恣情鱼肉，以快其斩艾虔刘之私略者也。李等不幸而罹此。既来京师，袁初畀以顾问之空名，每月给俸二百金；而盟兄弟十人者，则云暂行托付并贍养，他日军界得有位置，当为之安插。袁命人传语如此，李亦无奈何。试问李以交游南北、广通声气之党人，又挈其眷属北来，长安居大不易，仅此区区二百金之供给，业已左支右绌、促襟见肘，而况复益以盟兄弟十人之朝夕浇裹，事事仰给于彼之分润者乎？则其窘状不待言而可知。顾李以为事已至此，失节妇本无操守可言，惟天性质直，既穷无所归而投此，此二百金亦即待我不薄，断不能因此即生怨诽，甘为反复之小人。况即铤而走险，恐天不福我，亦未必遂能优胜。于是力持老聃知足之义，誓不他适，与其眷属及盟兄弟申约，尽此二百金撙节分用，甘苦共食之。妻某氏少艾而颇贤淑，亦力劝其夫耐苦以待时机，幸勿萌他之想。因亲操井臼，以供养其夫及盟兄弟，虽甚贫困，终无怨言。李亦感其贤，遂杜门修学，不复奔走权贵，亦不与昔日同党通往来。无何，袁氏收拾党人之毒计发矣。盖袁氏之对于党人，非特以毒攻毒，令彼此同归于尽；且欲强捐不毒者以为毒，使与诸毒为一器而毙之也，而于是乎祸及李身。

初，袁氏之暗探报告于袁，谓：“李蓄盟兄弟十人，义同生死，虽茹苦食贫不肯散去，状颇可疑。”袁氏曰：“既如是，盍即攫其实据而图之。”盖袁于自首之党人，辄暗令侦探随之，每星期必有通常之报告，设有重大事件发生，则又不在此例。故党人之行为，纤悉皆知也。然彼万恶之暗探即于此中播弄，以遂其欲望，于党人之富者既可获意外之勒索私贿，若其不富亦可领袁氏之赏金，一举两得，故栽赃诬陷，其弊实不可胜言。有梁某者，初以吴警监为稽察，其后改为侦探队长，力荐于袁，得充府中高等侦探。因避人耳目，乃假一某木厂为其办事机关，此木厂盖即侄乃宽之产业也。梁某即伪为其掌柜人，因出而与党人肆应，号为慷慨好侠，疏财仗义，时以金钱周济党人。一日延李及刘艺舟等宴饮，肴饌甚丰，谈吐亦极和藹。酒酣，乃密谓李等：“闻京中党徒密布，如能得其踪迹证据，因而缉获，不难受上赏。”语次目李，盖李之穷窘，已为梁所知，故尤注意于李也。李时已被酒，不觉义愤填膺，乃大言曰：“梁公亦伉直人，奈何竟以此试李某？要知某等不得已而自首，无异戏子失身、孀妇随节，固已无所谓操守，亦复何事不可为？但某等自首之名传遍京外，同党业已尽悉，谁肯向某等吐露真情？即使或者顾念前情，亦不过聊相酬应而已。某等亦强颜对人，人非土木，安能任某等播弄？况某等既已甘心失节，自问不值一钱，惟有闭门思过，以待新主之恩养，若复陷害他人，此灭绝人道之事，恐为天地所不容！公休矣，某等宁愿槁饿而死，决不甘为此事。”语时义形于色，而梁之惭忸不堪，骤难掩饰，即刘等亦赧发于颜矣。旋反由梁笑而解之，遂罢酒。而梁之蓄憾，已丛集于李某之一身，务在必泄。且梁又时走访李某于家，睹其室人少艾，益怀不轨之念。一日，乘李外出，梁复以走访为名，往晤其妻。适其盟兄弟有在室中者，梁伪为结纳，邀之出观剧。剧未半，梁托言腹痛，疾驱至李家，谓已邀李观剧，现在某剧场，拟请嫂氏即往。妻尚犹豫，梁曰：“实告嫂，李忽呼腹痛，欲嫂一往视，然后偕归耳。”妻不得已，嘱其媪守家而出。诘

料梁布置已定，妻甫出门，警捕拥入，指为室中私藏炸弹，警厅特命查抄，因出铁环状者十馀枚，并挟老媪俱出，立封其门；而彼方剧场中则盟兄弟五人俱就缚，李某者则又与其盟兄弟五人就缚于某酒馆中；而妻则为梁诱致僻处，令人守之，皆梁所张之罗网也。盖梁自为李某所呵斥后，即阴诉于吴警监，警监即命告袁氏，袁氏手谕捕获置之法，故捕得李后即送执法处。而陆处长亦于同时得袁氏之手谕，命尽法惩治之矣。于是梁某大功告成，一举手而十人骈诛，又得美妇及财产，袁氏且畀以重赏，快何如之！岂知李妻故剑情深，不甘从梁，为梁势力所压制，列诸第三妾，时时思报复。一日，防范稍疏，李妻直奔大理寺鸣冤。岂知民国时代之司法，手续徒繁，而断不能为民间雪一冤狱，此系事实上已成惯例，无可为讳。况此关涉党人之事，侦探又为要贵人之爪牙，复谁肯引葛藤，致遭辛螫？遂拒绝不受其诉状。李妻冤无可雪，又不可复归，乃倩人书冤状缚于胸次，自投玉河桥下。越日，得其尸，警士搜其身畔得状，即上于警厅。警厅以关涉梁事，遽命毁之。而不知李妻于倩人书状时，已将副稿邮政报馆，至尸出水时，早已喧传遍城矣。袁氏不得已，乃责警厅处置梁某。梁遂匿居天津，逍遥为富家翁焉。

未几而又有山西布商事。布商白某，太原人，设肆于京师。有兄弟三人，俱隶军界，光复时有功于民党，为督军府要官。及二次革命，俱与河东李凤鸣合，遭当道指名拿办。后二人遁往日本，一人死白狼之难。布商亦曾识李凤鸣，凤鸣至京师，往还于其肆中，或留之信宿，以是朋辈中咸知之。及李凤鸣败，布商遂讳言其事，而民党之往还者亦罕觐矣。布商性质直，好宾客，惟不甚趋媚官僚。遇有官僚醜资事，彼辄目笑腹诽之，虽不明言阻梗，而反对之态时时流露于词色。及筹安请愿起，警厅传谕总商会，令各业商签名请愿，并须量助捐款。布商闻之，独不肯签名，曰：“此兆乱也，何筹安之有？彼与袁氏同抱逐鹿思想者，孰肯为之下乎？即利欲薰心，甘称臣仆，而西南诸民党独能低首下心、善事新朝乎？四年

之间,兵革屡起,商民之苦痛亦至矣!今方望我总统与民休息,乃疮痍未起;而辄思帝制自为,窃以为非计。方愿合诸商上书,环请取消此意,缓俟数载。若违心取媚,强事签名,我辈并非官僚,何必作此丑态?至于捐款,则当此时局,商民亏耗正多,方赖国家保护,夫岂从事报效之日乎?”商董笑曰:“君诚大愚,此等事明知其非,而我辈无干预之力,则唯之与阿,与俗浮沉可耳。牛马且可任呼,何况区区一签名?至于捐款,则并不责君一人解囊,但于同业中酌量敦劝,有无多寡,官中并不限以成数。此亦乐得而为之也,君胡憨至此?”白曰:“此说未尝不圆融。但天下滔滔,尽是此辈,尚复成何世界?要之,我辈既非官僚,则当守商人本分,自以信义为主,何必委曲从人?岂彼皇帝登极,我辈商人亦受封拜,一跃而称臣授爵乎?先生休矣,我实不愿与闻此事。”商董无以难,遂缺一业,盖布商实京师布业之董也。既而厅传问总董:“布业何以不列名?”总董不欲多开衅端,但言彼董系晋人,请病假回籍,故暂缺其名,警厅亦遂无语。乃副总董某者,与白某有夙怨,且笑总董之长厚也,其人向与警厅某秘书善,遂私语之曰:“子以为果系总董之言乎?彼白某者,乃李凤鸣之戚,常与民党通声气,固愿出死力以反对帝制者。其家常信宿党人三五,君盍注意焉,况亦发财机会也。”秘书果心动,乃密语警监,令侦探往伺之。果见一西装少年,能操日语,寄宿某家。试探访之,则云系白某第二胞弟,曾犯乱党嫌疑,逃亡日本年馀,今自东瀛潜返者。侦探大喜曰:“可矣!”乃报警监,会同步军统领派兵警往围捕之,如临大敌。除白某及胞弟二人外,更益以店伙五、六人,均指为同党;并谓其布业系伪设之幌,实为乱党机关,故不敢列名请愿。他商闻之,深恐株连,无一人敢为之申辩。白某虽侃侃欲有所言,而警厅迄不加询,未由置喙,旋转送执法处。陆处长深恶白狼,闻其姓白,又其弟确系民党已自认不讳,则指为白匪同族,不容申说,即令并其店伙五、六人一律骈诛。实则袁氏尚未知也,但以白弟为日本潜归之党人报告而已。袁氏以欲示威党

人,故任陆所为,一切勿问。冤哉!后白某自太原赴京讼冤,适袁氏败,京师纷然,陆处长亦去职,不得要领,乞食而归。实则某秘书及侦探已分据白氏之产,移居津门,安享其造孽钱之独福矣。

我的被捕经过

张 钊

我于1915年6月由陕到京就任将军府参军职。到京后很久才见了袁世凯一次,这次见面与1912年6月几次见他的情形大不相同,再没有以前表示拉拢或谈家常的词色,而是淡淡地问了几句关于交代和陕西的情形,略加慰藉而已。这个时期正是袁势正盛和民党势力在国内几乎完全被镇压下去的时候,袁党官僚无不趾高气扬,对袁歌功颂德,认为今日宇中莫非袁家天下。有一天,我在张镇芳(时已调任参政)家闲谈,张说:“现在不少人恭维大总统是中国的华盛顿、中国的拿破仑,依我看总统愿为中国的拿破仑(拿破仑以后称帝了),不屑为中国的华盛顿。”果然不久袁世凯即帝制自为,粉墨登场了。

我于11月上旬在天津与郭燕生、暴质夫(都是河南人,民党同志)和韩凤楼(号五峰,河南荥阳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为蔡松坡旧部,时亦任将军府参军)等,秘密商议反袁称帝的办法。韩凤楼说:“蔡松坡有办法,在云南也有声望。不过袁监视很严,不知能否实现?”我说:“陕西部队中一般同志,和刘镇华部队中爱国志士尚多,当可想法子。只是孙中山远在海外,无法联系党的外援和领导。”郭、暴两人说:“于右任在上海,我俩愿去上海,通过于右任去找孙先生。”于是我们决定:韩凤楼联系蔡松坡,我做豫、陕两省讨袁军事发动工作,郭、暴两人去上海找于右任。郭、暴即去上海,我与韩凤楼回京。过了几天,韩凤楼对我说:“蔡松坡已经离京,他到津后与袁来信请假治病,袁不放心,授意将军府叫我去天津探望,并劝蔡回京治病。我今晚就要去津,等回来就可确知松坡的动向

了。”过了三天，风楼由津回京对我说：“松坡已于昨日秘密乘日本船去日本，再转道赴云南，嘱我另道去云南。陕、豫方面的事，蔡嘱我转告你加紧进行。”韩次日即向将军府报告，说松坡正在治病，稍好即回。接着韩即秘密回河南，嘱我于他走五日后替他向将军府交上预先写好的返回省亲请假条。时蔡松坡离京去日消息社会上微有传闻，将军府知韩风楼与蔡的旧关系，对韩的返里省亲，自然发生怀疑，又急派岳屹到荥阳调查，找韩回京。岳屹到荥阳韩家时，韩已去开封。又追到开封，韩已到上海乘船赴香港转云南去了。以后在讨袁战争中，韩任蔡松坡讨袁护国军第一军的前敌司令。

蔡、韩走后，袁世凯对民党过去有关的军政人员监视更加严密。拿我来说，我住在宣外大街江西会馆南边一个院子，隔壁木匠铺中就有两个便衣在暗中监视我，有时坐在我对门街西探视我院中情况。我一面写信与陈树藩、刘镇华叫派人来商量，一面为减轻袁派人员的注意，便每日到同乡张镇芳（袁的表弟，袁的帝制主持者之一）、袁绍明（袁世凯的家庭总管，帝制大典筹备处的重要负责人）两处，以同乡关系去闲谈或打牌，也从而知道些帝制进行和国内反对帝制的情形。

这时常与我在一块活动反袁称帝的，有《国风报》主笔景梅九、《自由报》主笔王仲刘和袁仲德（袁绍明子），后《国风报》、《自由报》均被封，景梅九被捕；袁仲德亦因往总统府放炸弹未成，被其父送押于军政执法处。

1916年1月间，陈树藩派其参谋长瞿湘衡，刘镇华派郭芳五先后来京，问我商量何事。我把袁世凯帝制窃国及全国一致反对和蔡松坡去云南组军讨袁的情形告诉他们，并问陈、刘对时局的意见。他们说，来时陈、刘并没表示什么，只嘱到京来见你，问问时局情况，并看你有什么主意。我把已派郭燕生、暴质夫去上海联络，并拟组织陕、豫联军发动讨袁的计划密告他俩，叫他俩回去面告

陈、刘迅速联络各方准备起事，然后把准备情形回京告诉我。他俩去了之后久无消息，直到2月间才又先后回京。瞿湘衡转达陈树藩的意见说，原则上同意我的意见，只是陆建章在陕控制极严，陈正把自己部队由陕南向关中开动（时陆建章把陈的陕南镇守使调为陕北镇守使），一面正同陕方民党同人进行联系，发动时机可能须晚一点。郭芳五转达刘镇华的意见说，刘认为袁势尚大，不能鲁莽从事，须再看一看时局的发展，但也说刘原则上同意我的意见。我告诉他们，云南护国军已节节前进，全国震动，袁的内部如段祺瑞、冯国璋也都反对袁的帝制，袁定会失败，叫他俩回去转达我意，并叫赶快准备一切。在他俩分赴陕、豫之后，郭燕生由上海来京说，他俩通过于右任已见到陈其美，陈其美已将陕、豫两省反袁军事力量转达东京孙中山先生，并请孙先生委我以中华革命军豫陕联军总司令名义。郭燕生又说，孙先生除派陈其美在上海、江苏方面策动反袁军事外，还派朱执信在广东、居正在山东负责策动。我把北京情形及与陈树藩、刘镇华接洽情形也告诉了郭燕生，叫他回上海转达，并说我不久就要设法离京去豫、陕举事，约定他俩在上海得到孙先生的名义和指示后，即直接回河南筹划一切，我们在河南见面。

云南打出护国军旗号讨袁之后，我看时局急转直下，急须设法早日离京。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向张镇芳建议，为了使“总统”家乡河南省能于短时间集合更多武力以为“总统”武力对西南的支援，由我返河南去筹办民团。同时豫督赵倜之弟赵杰也在京，我说动了他，他也向张镇芳帮我进说词。结果张镇芳同意了我的建议，由他写信给赵倜交我携带去到开封商量。我遂于3月11日夜间写好致陕西陈树藩和致河南刘镇华的信，于12日派瞿湘衡（前几天由陕来京）回陕带交；又派丁同声（辛亥时我的标统，与刘镇华是把兄弟）回河南洛阳与刘镇华送信，并面嘱他们转达勿再踌躇即行发动，我即南下。致陈、刘等的信大意有以下各点：（一）袁氏称帝窃

国,全国反对,一定失败;(二)自云、贵、川等西南省纷纷发动护国讨袁,袁氏调不出兵来应付;(三)袁的内部,段不合作,冯、张动摇;(四)孙先生正在沪、苏、鲁、粤及其他省分发动讨袁军事;(五)孙先生委我以豫陕联军讨袁护国重任;(六)陕西由柏生(陈树藩字)发动;(七)河南由雪亚(刘镇华字)发动;(八)晋南由景豹卿发动,就近由柏生联络指挥;(九)豫南方面由南阳张希圣发动,破坏京汉路,截断袁军南北军事运输;(十)我即去开封与赵倜商办民团,借以掩护;(十一)陕、豫军事发动期间,请两兄互相联系;(十二)柏生务设法控制西安、潼关间交通;(十三)雪亚务控制豫西要隘及交通;(十四)我们要继续辛亥革命精神倒袁,以完成共和大业。

在瞿湘衡、丁同声出京之次日,我带着张镇芳致赵倜的信乘马到长辛店上火车赴开封(怕在京上车被监视人报告扣留)。在郑州车站上恰遇陇海客车到站,我父亲派来找我的阎占彪,正好乘这班火车来到郑州。他看见我,即下车扯住我急促地说:“老太爷有信给你,不叫你去开封……”他说还没说完,车上有人叫我,我一看正是刘镇华也在车上。刘叫我赶快上车,我即摔掉阎占彪的手匆匆上车同赴开封。车中因还有别人,对发动讨袁事未能交谈,他只说已收到我的信。车到开封,刘镇华对我说:“你先去见赵督,我稍缓即来。”遂暂分手。迎者领我到督署秘书处,毕秘书长谨文(袁派的人)陪坐,说赵督有病正服药,稍缓即接见。我因与赵倜曾换过帖,且交情素厚,也未疑有他。实则此时他正会见刘镇华,刘正向他献信告密也。迟一时许,赵始出见,寒暄后,我就把张镇芳的信面交,并说明我来帮他办民团之目的,又谈了些京中情形。他未正式表示意见,旋以督署参谋长时文卿请我到他寓所吃晚饭的时间已到,即同刘镇华赴宴。宴会到有师长成镇及旅团长十数人,席间谈大局情形,他们对我提出的大办民团均表示赞成。宴毕,刘镇华借词他去,我仍返督署与赵倜继续商谈。至晚9时,赵倜说有要事出去处理一下,让我稍候。适于此时阎占彪托督署熟人把我父亲写给

我的信送给我，我拆开看，内容略谓：“已晤同声，知你南来，异常惊骇。雪言语吞吐，必有他故。赵之为人外似忠厚，内实狡诈。速北返，万勿去汴。”我看完即用火烧着投痰盂内，适赵侗进来，馀烬尚未熄灭。赵问我烧的什么，我说废纸，又继续闲谈。赵问我：“有报告说你在河南委了八个旅长。南阳的张希圣已被抓获，这事对老弟很不利，我也很难处置。”我说：“决无此事，必是误会，请再细查。”馀话也不甚投机，我即留宿于督署签押房。夜间我静思我父之信和刘镇华到汴后避不见面，再参酌赵侗的态度，知道事已不妙。但事已至此，也无别法，只能镇静处之，看事态如何发展。我当时也不知究竟，后来才知道，原来是郭燕生和暴质夫已由上海领到孙先生委我为中华革命军陕豫联军总司令，先我来到河南，文人做事不机密，竟滥委了八个旅长。

次晨，赵侗之妻（平素很熟，我叫大嫂）密派其子赵在田私告我说：“他们昨夜开会商议，要杀你咧！”我问他：“怎样杀我？”他说：“已打电给大总统，说你回河南造反有据，请准就地正法，以安中原。”我问他：“你父亲态度怎样？”他说：“全是毕秘书长和大家的主意，我父亲觉着对不起你，但也无法子，在上房正哭呢！”我要赵在田请他父亲与我一见，他答应了。上午赵侗出来见我，我问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赵眼泪汪汪地说：“有人告你造反，我也按不下去，只好电报北京请示。但我无害你之心，以后总能明白。你可与京中有力者发电请托解释，我这里极力帮忙。”我就当面写了与张镇芳请托他解释误会的电稿交赵代为拍发。3月17日，袁世凯复电到汴，饬把我押送北京讯办。

事后才知道，张镇芳接我电后即去见袁，说：“张钫回河南是我写信给周人，介绍他帮赵侗办民团，以扩大我们在家乡的武力。才去了几天，怎么会造反呢？一定是下边闹不同意见，请电复把张钫送京讯问。”袁世凯采纳了张镇芳的意见，才复电把我解京。袁世凯的复电到后，赵侗又与我见面谈了一次话，表示他对我爱莫能

助的歉意。3月18日，豫督署派一个军法官、四个武装兵把我押送上火车解往北京。到郑州换京汉车在稽查处候车时，我给京中友好及张镇芳等写了几封信装在身上。车到保定遇见李抱冰（保定同学），我托他把这几封信替我投邮。我到京后，被押于军政执法处。

京中友好接到我的信后，都很关怀，纷纷替我奔走，或向军政执法处处长雷震春重托，尤其江朝宗最为卖力。次日雷震春把我约到他的办公室谈话，雷问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说我拿张镇芳的信去开封见赵倜商办民团，出京前后共六日，除坐火车外，其余时间都在河南督署赵倜的签押房，并无其他活动。雷笑问我与什么人写过信否，我说没有。雷又问：“3月12日你派人往洛阳送过信否？”我说：“有。如果因为这事，请先拿刀来，我挖掉我这不识人的眼睛。”雷说：“人各有志，你原是革命党出身，我不怪你。但你的好友卖你，我最恨这种人，我偏要打这个抱不平。你放心，我慢慢想法子。”

原来赵倜呈袁的公文中，已将我写给刘镇华的信也附作证据了。雷震春先拟将原信抽换，但原信都骑缝盖着河南督署的关防，无法抽换。后雷请一执法处的军法老吏商议，老吏建议把赵倜原公文压起，只将在执法处讯问我的口供呈袁，这样便找不着老根了。果然这方法很有效，案子借此就拖延下去。在此期间，段骏良向他父亲段祺瑞替我关说，黎元洪也托雷震春设法。这时正是全国反对，袁进退失据之时，所以也就再未严追。

我在军政执法处被押的第五日，我父亲也从河南赶到北京来执法处探视我。据我父亲说，丁同声到洛阳见刘镇华把信交上，刘阅信后面色陡变。丁假装不知信内内容，问刘信中所言何事？刘说你先吃饭去，晚间再谈。丁即出来先把一切情形告知我父亲，然后就逃往洛宁山中去了。我父亲立即派阎占彪到郑州送信，不料终于闹出事来。我将雷震春出力把案子往下拖延的情形禀告了父

亲,让他放心。

在军政执法处被押的熟人有袁仲德和景梅九,还有民党二十多人。梅九、仲德问我:“你怎么也进来啦?”我先答以微笑,后来才约略告诉他俩。我们都同押在一个院中。

由于全国反袁声势日益高涨,北洋内部也渐分裂,袁氏已陷于众叛亲离之危局,不得已于3月22日下令撤销帝制,我的案子也就拖延没再追问。直到6月6日袁死去的当日,黎元洪和段祺瑞都打电话给雷震春把我释放。

在我未释放之前,全国反袁声势正壮大时,刘镇华派他的参谋长到北京前来军政执法处探望我,并有函云:“王文成困于龙场,安知非福……”他竟以为我还蒙在鼓里,仍在那里耍花头。我被释放之后,有些报馆记者访问我,请我谈谈被捕经过,我只含糊敷衍了他们。1913年及1916年,刘镇华先后干了两次叛变革命、出卖朋友的事。我在讨袁护国运动中,虽因被捕没有什么表现,但陕西陈树藩还是受了我的影响,宣布独立与袁政府脱离关系,并实行驱逐陆建章。陈树藩、刘镇华二人与我同为辛亥革命时的旧友,我对他俩遇事援助,推心置腹,原意我们三人能以坚持革命立场,联秦、豫为一家,以保西北之革命根据地。不意刘镇华于1913年及1916年两次卖友求荣,叛变革命;陈树藩于1914年屈膝于陆建章,1916年又投靠段祺瑞。当陕西靖国军抗击北洋军阀时,他俩竟与我对战六、七年(时陈任陕西督军,刘任陕西省长)。后来刘镇华又与胡景翼战于河南,次年复与胡的继承人岳维峻战于豫西,接着又回师围困西安,与杨虎城、李虎臣对战八月之久。在这几次战役中,都是陕西人和河南人打仗,结果形成深仇大怨,往返报复,直接间接死于战场和战祸者何止数十万人,经济上的损失更无法统计。当初计划之美好如彼,后来结果的悲惨又如此,真是南辕北辙,始料所不及。

袁瑛狱异闻

许指严

在十三太保中别具一出头地、而于洪宪帝制之奔走煞费心力者，则皇侄袁乃宽是也。乃宽河南人，然与项城实同姓不宗。初为直隶僚佐，碌碌无闻。及袁氏受任总统，乃宽夤缘得入府中办事，在在能谄事袁，务得其欢心。项城以其恭顺有小才，心颇喜之。暇时因询其先世籍贯、里居、职业甚详，乃宽工于词令，应对殊称旨，且隐言及确与项城系远支宗派之意。袁氏固首肯，乃曰：“吾袁氏族繁人众，或即同一始祖之远支，正未可料。况同系一袁字，何分彼此？吾即认尔为同姓可也。”乃宽喜不自胜，因详述其班次及世代之先后，当为族侄，由是乃宽公然呼袁氏为叔，而皇侄之荣名遂无庸多让矣。乃宽善解人意，和霭可亲，渐以同宗名义出入其府中无忌，袁氏妻妾辈习见之，不复回避。会帝制事起，袁氏乃举新华宫土木事属乃宽，颇多沾润，外人多垂涎，争以皇侄揶揄之，而乃宽欣然也。及筹设大典筹备处，袁之私财不充，姬妾子女咸出资相助。组织既定，而难处长其人。乃宽闻之，知此差更优于新华宫之土木，乃犖金购珠宝珍玩以献袁氏宠姬黄氏、何氏及洪氏等，求为己推荐。姬等咸善乃宽，一致赞同，遂乘间请于袁氏，昇乃宽以处长之职。无何，所集之款易罄，大费踌躇，乃宽进策曰：“兹事体大，区区集资，不足有济。无已，甚求大资本家担任挹注，事成可许彼厚利也。”诸姬以为然。乃宽乃请求助于梁财神，先诉于袁氏，袁氏颺之。财神亦俞允，先支五百万金，第须由袁氏面许登位后以宰辅为酬报，袁氏首肯。财神因掷巨款供乃宽挥霍，历时凡数阅月，竟达四千万金，财神辄言系已解囊，实则支自交通银行也。坐是遂致有停止兑现之令，祸及全国，而救国储金之消耗无馀，亦在个中焉。乃宽之中饱不资可想矣。

而乃宽有子曰瑛，字不同者，大不以帝制为然，且以报仇雪耻

为念，欲得袁氏而甘心。闻乃父与袁氏联宗，以为机会可乘，爰请于乃宽，谓：“我辈既入天潢玉牒，即如儿者，亦当入覲天颜。”乃宽以为诚善，因伺便携之入府。及呈要公毕，乃命不同叩见，且令呼为族祖。袁氏见不同气宇非凡，颇加激赏，赐赉甚多。并使乃宽挈之见已妻妾，不同执礼甚恭，称谓亦合体，妻妾辈咸大悦。不同之意，谓即可乘间肆其暗杀之酷剧也。岂知袁氏戒备甚严，卒无可下手。不得已，乃以法潜运炸弹多枚入宫，暗埋于新华宫中，意使一旦爆裂，使袁氏一门同为灰烬。不意偶为卫士发见一枚，遂按路大索，凡泥土疏裂处悉加考求，竟起出七十馀枚。宫中大哗噪，人心惶惶，几兴大狱。嗣经府中卫士自相告讦，始知系受不同之给，伪为瑞应之物捆载而入者，而不同已先期遁去矣。翌日袁氏即得自津门邮局来一函，启阅之，则不同书也。书云：

国贼听者，吾袁氏清白家声，安肯与操、莽伍。所以无端族祖汝者，盖挟有绝大之目的来也。目的维何？即意将手刃汝，而为我共和国一扫阴雾耳！不图汝之鬼域，防范至严，遂未克如愿。因以炸弹餉汝，亦不料所谋未成，殆亦天助恶奴耶？或者罪贯未盈，彼苍特留汝生存于世，以厚其毒，然后予以显戮乎？是未可料。今吾已脱身遁去，今而后匪特不认汝为同宗，即对于吾父，吾亦不甘为其子。汝欲索吾，吾已见机而作矣。所之地址，迄无一定。吾他日归来，行见汝悬首国门，再与汝为末次之晤面。汝倘能自悔罪，戡除野心，取消帝制，解职待罪，静候国民之裁判，或者念及前功，从宽未减，汝亦得保全首领。二者惟汝自择之。匆匆留此警告，不尽欲言。

袁阅已，怒不可遏，拟立时治乃宽教子不严之罪。诸姬妾闻之，俱为缓颊，幸免于死。乃宽入府谢罪，袁氏终不平，待遇顿疏。嗣以多方侦察，知乃宽平素与其子性情不洽，勃谿之事时有所闻。且曾经驱逐出外，经戚邻转圜，允许悔改，始行复返。近日至为纯谨，迨固有所图谋，而为是狡狴，在乃宽绝不知也。袁氏探之甚确，

始召乃宽入府，用词慰借，待遇乃复如初。乃宽益自谨饬忠恳，袁信之倍于前，且令探其子之踪迹，以防大患。乃宽允诺，然终未能获不同所在。及云南军起，诸事旁午，袁氏亦无暇追忆前事矣。顾自是凡未接洽之疏族远戚，概不亲自招待，亦不许逗留府中，因有一乡人子案发生。

乡人子某甲者，略如村学究状，年四十许，土态可掬。冒昧至京师，自谓系袁氏同姓族侄，居乡困厄，故来求一枝栖。来时手携土物数事，瓷瓶铁罐累累然，不知中贮何物，而外表皆破旧锈蚀，斑剥如古尊彝，状至怪异。逢人辄问袁氏之住址，且直呼袁之字以实之。或指新华宫令趋入，甲果踵门直入，为卫士所阻，则自言河南来，系袁之族侄，其呼字如故。卫士以付司阍人，司阍以适值不同炸弹案发现后，门禁加严，睹其状怪异，心甚恶之。诘问之间，立加呵斥。甲书生，以为受辱太甚，亦恶声相向。且言慰亭系吾叔，他日机见，当令打折汝等狗腿也。司阍长闻之怒甚，即语侍卫官：“此戒严时代，而有此等怪人来，必非善类。且所携物尤可疑，当付军政执法处讯鞫。”侍卫愆于前事，亦甚以为然，遂不俟禀告，即命其下立解执法处。是时处长为陆建章，以“屠户”著名者也，其前后左右，无非以人为鱼肉者。见此老怪异状，已心存厌恶。而甲颇咆哮，及临以威，复不禁恫喝，神经瞽乱，口不能言。执法官某者，陆氏之爪牙也，第然曰：“此等值得一推问耶？即随手办了（指枪毙）可耳，奚必更烦处长？”须臾，此老竟胸吞卫生丸，而以九泉之下为行乐地矣。后其子以父失踪，至京探访，亦为阍者所斥逐。幸年少灵活，见机而退，得未遭毒手。辄痛哭告人，人劝其诉讼，其子以无资财，且不谙何等手续，终不敢一试也。闻后得袁乃宽资助，始归乡里，袁氏至始终未知此事云。

序跋汇录

郑 序

民国十年春，余以地方行政会议北上，与故人王君树丞遇于京师，既握手道契阔，旋出其所为《洪宪惨史》见示。余披阅一过，不禁始而喜，继而悲且愧，终更令我抱无穷之感也。树丞自癸丑后，经三度被捕，狱急几无生理，乃覆盆终雪，声望益彰，俾八年旧交，犹得杯酒欢呼，从容于几席之上，此余所以始而喜也。民国纪元未及一纪，中间如二次革命之狱、洪宪帝制之狱、直皖战争之狱，仁人志士剜胸断脰，血肉横飞，冤惨之气弥塞六合。树丞所记录者，特千百中之一二耳，然其间可惊可愕之事，已足令人欲卒读而不忍，况尚有为树丞闻见所不及而冤抑更甚于此者乎？呜呼，悲矣！抑余犹忆民国二年与树丞集会于津沪间，草檄数千言，所以声讨袁氏者不遗余力。以视诸君子，或以莫须有之事而被捕，或以一二字之微而见杀，其情迹之大小轻重为何如？若以军政执法处之法绳之，罪且浮于丘山矣。乃死者死而捕者捕，余独遁迹穷山不与其难，是余当日之得不死者亦幸耳！此余所以对树丞而生愧者也。夫古今政治之趋势，由治入乱易，拨乱返治难。袁氏之时，淫刑以逞，廉耻道丧，乱机四伏，遂一发而不可收拾。今则南北分争，倣扰日甚，连年兵燹，民不聊生。其强者则斩木揭竿，铤而走险；其弱者则奔走流离，宛转哀呼于锋刃之下。余此三年中，出入兵间，目见耳闻，无非惨史。倘长此终古，恐树丞所记载将墨干笔秃而未有已也。譬彼舟流，莫知所届，无穷之感，余又安能自己哉？然则此书之作，所以惩已往以戒将来，如自叙所云“使非法杀人机关，再不至发现于共和时代”者，此即作者之微旨也。若以谤书目之，则浅之乎视树丞矣！

龙岩郑丰稔序于京寓

王 序

国于大地之上，而欲自立，必贤豪志士各得奔走服务，不遭横折，遂其中流击楫之心，斯正气伸而国事自臻上理，否则无以培其元气。小人道长，仇视异己，排斥善类，势必酿成人亡国瘁、糜烂不可收拾之局。此有识者，慨念潮流之日非，不禁太息痛恨于项城帝制之遗祸，为之作俑，阶之厉也。余友王君树丞是燕赵古士，肝胆照人，为国几死者再。昭雪后，将同难诸义烈事略集成卷帙，名为《洪宪惨史冤狱录》。读之使人回肠九转，拍案叫冤。夫我国自辛亥政体改革，树丞诸君子为国宣劳，不畏强权，主持真正民意，其侠肠义胆固多有可风者。使能见用于时，则彼济济多士，早使天下人民饱享共和幸福。乃竟因才见忌，倾陷于军政执法处，置之死地，生还者仅有六人。烈士狱底冤沉，贤人其谁不裹足？而政府转得藉此相继，行其使贪使诈、伪造民意之故智，包办选举，指定议员，以致由统一而演成南北，由南北而演成各省分裂，摧残舆论，一念之偏而流毒至于此极。殊不知世界大势，违反民意则无以自存，固非少数人所得压制而不能膨胀者也。呜呼！狱吏虽尊，无补皇帝之梦；人心未死，终张自治之旗。愿我同胞，其各猛醒。

民国十年仲夏王尚义裕斋序于无闷书屋

王 序

国事有奇变而后有奇冤，有奇冤而后有奇史。一字一血，一字一泪，吾知读者必有问天斫地而愤激太息者矣。满清失政，武昌举义，血性健儿，奋臂北伐。遂迫宣统退位，跃建共和。命下之日，群情欢呼，遂使东方而有五色旗之高扬矣。不意袁项城以枭桀之才，拥兵力之厚，恃爪牙之多，计窃总统，复蓄帝制。于是构党狱以残异己，布鹰犬以拊舆论，巧聚敛以尽奢侈，扩军队以防违抗，种种刀

锯鼎镬、酷辣压抑之情形，几为历来史乘所未有。吁嗟乎，惨矣！吾友王君树丞，奔走国事，三遭縲继，以所亲见亲闻笔为《惨史》，较之臆想悬测当判若天渊，更添读者善善恶恶之名誉心、之慷慨心、之热性心矣。

定县王用骥识

赵 序

自来权奸窃国，类无不阴贼险狠，暴戾恣睢。凡所谓热心之志士、命世之英奇，必将搜捕诛夷，为一网打尽之计，彼乃得纵横一世而无敢抗颜行者。噫，惨矣！袁世凯当民国初年，僭窃高位，醉心帝制，恶探横行，机阱密布。凡有功民国诸君子，往往以“莫须有”三字骈首西市，而其科刑之酷、冤狱之多，尤以京畿军政执法处为最著。王君树丞曾罹其难，乃以目所见、耳所闻，举袁逆之惨无人道，民党之舍命不渝，据事直书，条分件系，诚足以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则是编也，固袁皇帝之孽镜台，而亦诸志士之表忠录也。余与树丞久同患难，肝膈相倾，今读是编，犹为之怦然心动云。昔顾侠君选《元百家诗》，梦有古衣冠者数百人，造门拜谢。夫以一诗辞之流播，其感慰且如斯；若乃以缠心刻骨、暗无天日之沉冤，有人焉特为彰阐而表白之，万世千秋，公评具在，诸先烈英灵不泯，其歆歆感激更当何如也。

民国十年七月香河赵赵子序

罗 序

天地正气，时际衰歇；群魔以逞，国本将摇。惟赖二三杰出之士，充吾浩然，以扶植正义。经艰险，历危难，九死一生，素志不移，清操劲节与日星河岳争光并寿，夫而后世变得以挽回，国体赖以保存。非然者，正气泯灭，网纪陵夷，民贼接踵，叛乱纷乘；举吾民艰难缔造之国家将随之而沦亡，神州陆沉，遑云幸福。民国肇建，共

和告成，专制流毒，方谓永除。乃不幸袁氏揽政，帝制自为，改元洪宪，擅更国体。斯时也，群阴构煽，众邪横行，助纣为虐，比比皆是。富于奴隶性根之显要权贵上书劝进稽首称臣者，无论矣，即号称民党提倡共和之巨子，亦莫不阿附固宠自首希荣。设会筹安，孰非名流？廉耻道丧于斯为极，人间正气荡然无存。袁氏之恶，实若辈以济成之也。独王君树丞暨同难诸君子，特标异帜，守正不阿，拥护共和，初衷罔替。因以触当道之忌，必欲罗织而置之死地，势所必至，复奚疑者？钩逮令下，善类为空。当时之非法杀人机关如军政执法处者，又复希承意旨，肆逞淫威，黑狱残酷，不堪言述。而诸君子乃刀锯鼎镬，甘之如饴，谓非善养浩然不屈威武者，而能若是哉？假令诸君子随波逐流，与世推移，伪廷荣爵可立致也，何必为是矫情之举，敝蹠尊荣乎？此无他，行其吾心之所安，守护天地之正气，俾不渐灭耳。苟无是气以维持人道于不敝，吾恐魑魅魍魉充塞人寰，而人类或几乎息矣，何国家之可言？正气犹存，众邪自消。不旋踵间，洪宪亡，而国体如故。诸君子之义气磅礴，固凜然常存，是死者有馀光而生者有馀荣也。吾人今日犹是民国之民，未始非诸君子扶持正义之赐。事过境迁，享其成者，未必与其始；而追念罹难诸君子，不免有菟枯殊途之感，义胆侠肠，洵足钦佩。王君树丞虑诸君子之行事，久而失其真也，于是就当日冤狱中身经目睹者哀辑为录，用以纪实。嗟夫！世道人心，日渐浇漓，国步方艰，来日大难。吾愿读是书者，振厉正气以挽颓风，如诸君子之沉毅坚忍百折不挠，则吾民国将永无飘摇之虞，而非法之杀人机关亦必不至再见于来兹，庶不负王君编述之微意也。是所望于海内之英杰。

民国十年七月广元罗鸣希平甫序

傅、杜序

王君树丞，旧同志也。幼负壮志，长入邑庠，会科举废，学校兴，考入京师大学。毕业后，从事于革新政策，往来南北，奔走号

呼。迨辛亥武汉倡义，共和告成，拥护维持，不遗余力。民五袁氏恢复帝制，洪宪纪元，各省大吏纷纷劝进者几遍全国，惟树丞则与诸同志誓拥共和，坚决反对，艰苦卓绝，终始不渝，多有因此殉义者。树丞亦迭罹桎梏，数濒于危，天鉴其衷，卒获昭雪。兹读其在狱所著《洪宪惨史》，想见当日袁氏大兴党狱，惨无人道之残酷情形，而益信“恃德者昌”之言之不可易也。洪宪时代，设立京畿军政执法处，罗织无辜，铲除异己，暗无天日，枉屈难伸，其罪大恶极，昭然若揭，实无研究之价值；而革命诸烈士之浩然正气，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流芳千古，虽死犹生，是果谁之力欤？语云：“莫为之先，虽美不彰；莫为之后，虽盛不传。”设非与树丞同患难，则狱底沉冤，焉得永垂不朽乎？详叙诸君子之伟烈丰功、侠肠义胆，汇集成册，广为流传，以视夫贪官污吏，捏造事迹，宣付国史立传者，其去何可以道里计耶？盖棺论定，潜德弥光，殉义诸君，允宜瞑目。观此《惨史》著作之缘起，益见树丞态度之雍容，殆与文王之演《周易》、仲尼之作《春秋》后先辉映。既喜其善为同志阐发幽光，复希望此种党狱不再见于当代也。是为序。

民国十年孟秋武清傅振元、杜锡庚序于京师旅次

王 序

天下有是非乎？吾不得而知也。天下无是非乎？吾不得而知也。以阴贼险狠之枭雄，乘人之危，崛起而攫取天下，且欲取天下而家之，明目张胆，设置屠戮人类机关，骗天下青年志士、爱国男儿之生命，以供其惨杀、逞其私欲，阴霾蔽日，中原血腥，一若天下无是非也者。乃匹夫仗剑，振臂一呼，四方响应，一刹那间，所谓枭雄如水泄地，又若天下有是非也者。盈虚消长，剥复循环，理至深曠，诚非吾人所敢窥其涯涘矣。王君树丞，予同乡故友也。以爱国横被嫌疑，三遭縲绁，卒幸生还。本所目击，成《洪宪惨史》，举死难诸志士各为列传，出以示予，将付梓工。文字以忧愤而成，著作留雪

泥之迹，表洪宪之冤狱，作诸烈士身后宠光，虽云鳞爪，亦证纪实。著者生存，而元恶之骸骨已朽；有此惨史，而死者不死。虽然，往者已矣，环顾中国未来之类于此者，将不知凡几，岂天心之厌乱，尚有待乎？吾仍不得而知也。聊志数言，徒惹京师纸贱已耳。是为序。

民国十年八月中旬房山王维翰序于京寓

洪宪旧闻

自序

间尝谓以项城一世之雄，使能以美洲华盛顿为法，无称帝之举，必足为民国奠泰山磐石之基，完革故鼎新之业。即称帝而顺自然之势，不事矫揉造作，亦未始不可有为。顾乃蔽于私利，为左右所欺，卒应术家“吉头哀尾”之讖（哀字为吉头哀尾），而民国亦由是分崩离析，祸乱相寻而莫可收拾，是诚大足痛心者已。自项城谢世，操觚之士往往摭拾旧闻，撰为记传，流布坊肆。而夷考所述，强半多出于附会讹传，甚或向壁虚造、用自矜炫。吾乡俞仲还先生方主海上中华书局，知不佞藏身人海，于项城秘事轶闻所知甚夥，而皆信而有征。乃颇怱怱不佞罄所能忆，笔之于书，以存一代故实，资后来考证，因尝有《吉头哀尾记》及《洪宪旧闻》诸作。顾事冗，又懒散，忽忽十年迄未能脱稿也。比检篋衍，偶见《洪宪旧闻》残稿数篇，并《项城就任秘闻》一篇（《吉头哀尾记》之一），多尝刊诸南北报纸者。虑其散佚，辄复稍加董理，都为一卷，并缀数言，粗志缘起，为异时赓续之券焉。

民国十五年六月十五日实丙寅端午无锡侯毅序于京师宜南籀云室

筹安盗名记

自洪宪失败以还，世称“筹安六君子”，必连类包举侯官严瘠野先生。在侯官受某君盗名之累，知之者固十人而九。某君在项城轂中，或不得不尔，而深悉当时委细者，至今犹寥寥无几。当侯官处荆棘中，筹所以应付之道，不佞盖尝与借箸之谋，故知之至详且尽。因撮其始末撰为此记，俾今后读掌故者知所参证焉。西哲亚里士多得有言曰：“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侯官虽吾师，固未敢故戾事实作一字偏袒也。己未八月毅识。

此记成于民国八年，时先师严文惠先生尚在人间，邮视之于福州，复书颇许其翔实。迨先师归道山，陈韬庵太傅为先师撰墓志，亦且取资于吾此记。又尝刊之海上某报，由是南北报纸争相转载，盖多信吾此记为当时实录也。丙寅仲夏毅题记。

乙卯之秋，公府顾问美人古德诺所撰《中国宜复君主之论》既发表之第三日，某君访侯官严瘠野先生，复于西城旧刑部街宅中（后侯官已迁东大阮府胡同矣）侈陈其比来博筭之利，并谓：“数日前挟二千金诣天津访所眷艳姬，某约友作麻雀戏（此戏始于浙之宁波，今盛行于全国，流入外洋），以千元作底，加旺子百元，和与翻无限制。某次，吾轮庄牌，作饼子清一色，案上碰出八、九饼，手中一饼三枚，二、五饼对碰等和。旁家发一饼，以常情论，吾无开杠理。顾吾欲藉是卜吾气运亨塞，乃举手中牌七枚翻以示人，曰：‘吾既杠一饼，已无异自宣，吾蕴尚何秘为？苟吾运果佳者，所需二、五饼，终当摸索自得之。天缘凑巧，或且杠上开花矣。’不意翻取诸杠头之牌，视之果为二饼，遂以一色全对成和，作五翻计算，合旺子之数，一次所赢已逾万金。勾留数日，归京师犹馀数千金。吾以是知吾运已入亨通之境，意有所图必当如愿。近谋组织一公司，朋辈争

相附股，群思托荫于吾，冀有所膏润云。”侯官闻某言之津津若有至味，颇不识其何所取意。

次日，某复访侯官，问侯官见古德诺《宜复君主论》乎，答：“见之。”某云：“有人欲请公重为移译。”答：“王峨孙所译词意大致无舛，何必多事？”某问：“公视今日政治何如前清？共和果足以使中国臻于富强兴盛乎？”侯官喟尔而言曰：“此一时殊未易答。辛亥改革之顷，仆固主张定虚君之制。使如吾言，清室休于王统之垂绝幸续，十九信条必将守之惟谨，不敢或背，而君臣之义未全坠地，内外百官犹有所慑，国事之坏当不致如今日之甚。甚或得如英国国君，端拱无为而臻于上理，未可知也。”某曰：“惟然，故我与同志诸人拟设一会，名曰‘筹安’，专就吾国是否宜于共和、抑宜于君主为学理之研究。古德诺引其端，吾等将竟其绪，国中士庶向惟公之马首是瞻，请公为发起人可乎？”侯官瞿然作色曰：“适吾所云，不过追维既往，聊备一说。国经改革，原非一蹴可期其大治，今日国体既大定，岂遂别无改善之道？君主之制所赖以维系者，厥惟人君之威严。今日人君威严既成覆水，贸然复旧，徒益乱耳！仆持重，人所共知。居恒每谓国家革故鼎新为之太骤，元气之损，往往非数十百年不易复。故世俗所谓革命，无问其意在更民主抑君主，凡卒然尽覆已然之局者，皆为仆所不取。国家大事，宁如弈棋，一误能容再误乎？且果决复旧之议，又有故君新君问题，此会苟成立，天下恐从此多事矣。佛家戒造因，足下宁不知之？仆老且朽，不欲自坠政治漩涡中。足下急于自见，为道正多，何必遽为中国造此恶因耶？”某极陈此举之足以救国，并谓：“德皇威廉一再说梁崧生公使、袁芸台公子，中国非君主不治，长此不更，为害必且累及世界。其言诚洞中肯綮，以公之明，詎尚见不及此？且吾辈但事研究可耳，至君主能否规复之议一决，吾辈之责任已毕。若夫实施，别有布置，尔时水到渠成，尚何问题可言！”侯官曰：“若然，则欲君主便君主可耳。自古覬覦大位者，一惟势力是视，何尝有待于商略哉？”某仍再三黻侯

官允为发起人不已，侯官谓：“足下必欲成此会，仆入会为会员，贡一得之愚，固未尝不可。既以研究相号召，度不能强人主张以必同也。”某见侯官格不相入，乃曰：“然则公且熟加审虑，他日吾再来，取公进止。”既告别，犹语侯官曰：“日者、相者俱判吾鹏程万里，行且搏扶摇上青天，吾不已告公博籥之微其通亨且若彼，公果相从，无颯颯虑天阙也。”侯官至是始悟昨之侈言博籥事，意在以是欲动侯官，为今日游说张本耳。

又次日，某具柬邀侯官晚餐，柬叙同座姓名皆后来列名筹安会发起人者，侯官以疾辞。至晚，某宴客，竟复乘汽车至侯官宅，一再求见，终托疾不面，某快快去。时交丑尾，某忽遣使以一函抵侯官，大意谓：“昨所谈事实告公，盖承极峰旨与公商榷，极峰谕非得公为发起人不可，固辞恐不便。事机稍纵即逝，发起启事限明日载诸报端，公苟知底蕴，度无见拒理，已代公署名付报馆，不及待复示矣。”缄尾并缀“阅后付火”四字（此函侯官尚藏诸篋笥）。侯官阅竟，仓卒不知所措，急以电话召毅商应付之策。毅深夜奉召，颇惊骇，疑有大变。既见侯官，以后先事相语，矢言不勉强附和。毅曰：“先生既不勉强附和其事，惟有登报声明盗名而已。然项城既欲假先生为用，必胁以强力、罟以网罗无疑，先生能乘夜潜逸乎？”侯官踟蹰久之，曰：“吾年且耄，而喘哮时作。张俭望门投止，殊非所堪。”毅乃为侯官画策，盗名不妨听之，但始终勿与闻其事可矣。明哲保身，先圣所取，是非历久自明天下，终当为先生谅也。侯官闻言意遂决，曰：“吾心可告天地，纵被莽大夫之名庸何伤，矧有侯芭在，子云心事不患不大白于后世。吾从子言矣。”又次日，遂有发起筹安会启事现于报纸，而侯官门首，晨间即有荷枪壮士二人鹄立其间。询之，则谓长官恐匪党或相扰，遣来守护也。

侯官既决策，意态殊安闲。惟会中人招共议事，辄称疾谢之，直至筹安会解散，未尝一莅石驸马街望筹安之门。某君知毅为侯官弟子，拟使毅说侯官尽力相助，乃复推毅为参议。介知友相邀毅

谋之于姚石荃先生,托辞与西贾商贡马事赴沪上避之(时有西贾畜一舞马,谓其历史与中国皇帝有关,欲献之项城。项城闻信大喜,引汉时天马徠之歌,谓为瑞应,命姚石荃与西贾议价。姚知毅与此西贾有一日之雅,因以相托。毅乃得出都,既至沪,北事遂置不问。是马至前年闻卒为马济所得云)。未几,梁任公有痛斥项城称帝之文,流布海内。项城谓非侯官无能为驳议,乃署四万金支券遣使持谕侯官,文成以是为寿。侯官却其币,语使者曰:“吾苟能为,固分所应尔,殊不敢叨厚赐。容吾熟思之,然后报命。”使者既去,侯官得要胁之书无虑二十函,或喻以利害,或吓以刺杀,或责其义不容辞,而诡称天下属望,所署姓字真伪不得知,要皆谓侯官非属此文不可。侯官筹虑数日,乃诣前使者,举所得诸函示之,曰:“梁氏之议,吾诚有以驳之。惟吾思主座命为文,所祈在祛天下之惑而有裨于事耳。闽中谚云:‘有当任妇言之时,有姑当自言之时。’时势至今,正当任妇言之。吾虽不过列名顾问,非为政府中人。言出吾口,纵极梨花之能事,人方视之为姑所自言,非惟不足以祛天下之惑,或转于事有损。吾以是踌躇不轻落笔,非不肯为也。为之而有裨于事,吾宁不为哉?至于外间以生死相恫吓,殊非吾所介意。吾年逾六十,病患相迫,甘求解脱而不得,果能死我,我且百拜之矣。”使者以白项城。项城知其意不可夺,驳任公之文乃改令孙毓筠为之。是故名与筹安发起之列者六人,馀五人皆有美新之作、劝进之文,而侯官最以文学著称,终洪宪之世,独未尝有只字称扬帝制也。

方毅客上海,中外友人如吴稚晖、谷久峰及多辣司诸君相率叩毅以侯官列名筹安原委,毅一一具以实告,清议多深谅之。多辣司君且谓毅云:“项城苟具卓犖之识,积学如严先生辈,正不应牵令人政治漩涡,摧毁国之精英。然未尝以不如己意而杀其身,则贤于贵国古代奸雄远矣。”迨洪宪失败,项城抑郁以死,黄陂、合肥廉知侯官始终未尝阿附洪宪,征之清议亦殊为然,故缉治筹安祸首,侯官不与焉。顾明令未颁之先,颇有传侯官不为黄陂所谅者,林琴南先

生至泣涕以迫侯官宵遁，侯官曰：“吾俯仰无愧怍，虽被刑无累于吾神明，庸何伤？”夷然处之。家人强舁篮舆登火车，始至天津暂避。时方酷暑，侯官犹为先姑丈王葢承先生庄书七十寿屏十二幅，汉筋魏骨、晋姿唐韵，为异时之所罕见。移书抵毅，谓：“生年誓不书寿屏，重王公循吏，更以子故破例为之。”其从容不迫有如此者，中心坦白无他，益昭然可见矣。大局既定，侯官归京师，毅撰短启述筹安盗名始末，分致京中诸报。不徒为侯官辩诬，亦且为天下明是非。顾其时诸报明知毅所述信而有征，徇于成见，多不即发布，惟《顺天时报》刊有筹安会借重侯官姓名记事一则，谓侯官为良知所督责，始终缄默，无一言为筹安推波助澜云。

当筹安势焰方炽之顷，侯官曾书李太白古风一首与从侄家鹄，云：“秋露白如玉，溥溥下庭绿。我行忽见之，寒早悲岁促。人生鸟过目，胡乃自结束。景公一何愚，牛山泪相续。物苦不知足，得陇又望蜀。人心苦波澜，世路有屈曲。三万六千日，夜夜当秉烛。”款署“乙卯初冬，忽然有感乃写此诗，以与鹄侄正”，喻项城得为终身总统而犹不自履足耳。及项城归骨彰德，侯官又有《哭袁大总统归榭三律》云：“近代求才杰，如公亦大难。六州悲铸错，末路困筹安。四海犹多难，弥天戢一棺。人间存信史，好为别贤奸。”“霸气中原歇，吾生百六丁。党人争约法，舆论惜精灵。雨洒蛟龙匣，风微燕雀厅。苍然嵩室暮，极眼送云耕。”“夙承推奖分，及我未衰时。积毁惊销骨，遗荣屡拂衣。持颠终有负，垂老欲畴依。化鹤归来日，人民认是非。”（项城总制北洋时，于侯官极相引重，侯官以臭味不投，卒辞去。项城遂有“严某纵圣人复生，吾亦不敢再用”之语，诗中拂衣句意盖指此。）此诗幽邈悱恻，沉郁顿挫，足以抗唐追晋，自不待言。而其当时心事如何，要亦可于言外得之矣。项城既失败，侯官寓书为策万全，劝其谢事归隐。项城心然其说，而犹豫未即决，竟以势日穷蹙，愤郁致疾死。原书反复陈利害，洋洋千馀言，王书衡先生式通尝录副藏之。侯官羌无助袁称帝之意，此亦其一证

也(按此书前岁承书衡先生见惠,已刊之《舆论报》附张《翰海》矣。丙寅仲夏,毅附注:闻项城所阅报纸皆由府中人修改后重印进呈,多称颂功德之文。一日王士珍进谒,项城示以报纸,颇有矜色。王曰:“外间报殊不尔。”乃检外报呈阅,项城默然,始知为左右所给也,然势已不可挽矣)。

蔡松坡出险记

湖南蔡松坡锜,毕业日本士官学校。向在广西任军职,闻曾受业于浏阳刘蔚庐先生人熙,文学极有根底,尤深于船山之学(蔚庐生平力倡船山之学,主革命最早。革命著名人物若谭复生、唐绂尘及赵炎午、刘建藩辈,殆无不出公门下。尝一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前年病歿海上,年已望八矣),而军事知识亦遂高人一等。在广西时,王铁珊上将芝祥方开藩桂林,兼统重兵,因蔚庐先生知其为人(刘、王固师生而兼郎舅之亲者),甚激赏之,用兵谋略一以委松坡。女弟妻颜楷,蔚庐先生尝拟义山诗题作《蔡舅颜甥歌》称扬备至,蔚庐先生固早识松坡必能建伟业者。不佞尝因蔚庐先生及铁珊上将得交松坡,见松坡体貌不扬而眉宇英气焕发,盖与史迁所称子房相类也。

辛亥革命之役,松坡建功云南,被推为云南都督。心知中国之名虽具,而本基之奠尚需时日,尝练精兵数万,为异日戡定中原之备。癸丑二次革命,松坡虽未同人漩涡,而不嫌于松坡者,时潜之于项城,亦颇为项城所忌。未几,项城乃以使督直为辞召入都。松坡信之,弃滇督北上。既抵京,项城置督直不言,命为参议院参政,并督办经界局。松坡信项城终可与有为,事之惟谨,未尝以投闲有所怨望。项城见松坡恂恂若孺子,意非能为己敌,窃笑潜之者过重视其人也。项城召松坡至京,意本在槛虎于柙,至是遂亦坦然置之,无复防闲。会日本二十一条交涉事起,举国嚣然,民气激昂。

松坡在参议院提背城借一以与日抗议案，院长为之上项城。项城召松坡入见，松坡为言：“以今日人心而论，未尝不可一用。同一亡国，与其顺从而亡，何如力战而亡，尚可留未甘屈服之名于千秋史乘。某在云南练兵数万，固备国家有事之用。公果决大计，正可调供一战。即向谋覆公之某某诸人，某亦可移书遣使说之归来，俾为公用。国中一切猜忌，正可藉同仇敌忾尽使消弭。一举两得，公宁不以为然乎？”项城答云：“日本交涉刻方有转圜之望。果使日本坚持令人难堪，吾受国民之托，亦不敢负此重咎。固当与子为计，征诸舆论，实行背城之举，尔时必藉子力以说某某诸人，并使子统子所练精兵以与敌人周旋耳。”松坡既退，项城笑谓左右：“吾向以为松坡无用，不谓彼固有深心者。以彼处云南僻壤数年，居然尚练有精兵数万可用。且某某诸人，吾百计羁縻之而不能致之彀中，而彼亦竟自承可驰一使移尺书使之来归。人之不可测，固如此耶？”左右乘间进言曰：“松坡意存不轨，惟其人深鸷，善能掩饰，故不易为人所觉。闻彼近与黄兴、孙文辈时通声气，公不可不预为之防也。”

自是而后，时有侦探尾随松坡，并有警察为之守门，隐为松坡注起居，报其长官。项城复授意军政执法处遣兵士四人人松坡宅，翻检箱篋以覘有无谋逆左证。既靡所获，乃诬兵士矫命侵松坡居住自由，意图倾诈，重惩以泯痕迹。顾松坡已悟项城猜疑特甚，非可依托以与有为。值筹安会成立，项城有称帝之谋，松坡阴图兔脱举反抗之旗，而益敛抑，用以自全。复集上级将校于将校联欢社，首倡劝进之意，披诚矢誓，并说袍泽同署名于纸尾。与人宴叙辄颂项城功德，每觐见尤极意恭顺，更终日沉湎于曲院，以示颓唐。项城果又释然，不疑其有异志，而许他日将以厚爵爵之，以为终入彀中矣。既而帝制駸駸有成就之势，松坡以云南故旧所在，且以癸丑之役民党败于海军，以为举兵相抗宜择边远海军力所不及之区，定计伺隙入滇于彼首义。因密遣心腹先往有所布置，并取经界局馀款若干，托言购置西洋测量仪器，汇寄香港储备缓急。计既决，故

与其妇勃谿。友朋相访，时闻夫妇诟谇，甚至揪摔互殴。询妇，以松坡溺于酒色，相规不从，转相仇视。旬月间，守门警察报告于长官者，几无日不及脱輻之占。旋妇卒偕松坡诣审判厅，请判离异。松坡声明同意，官可其请。妇索贍养费，松坡答无贮积，许妇挈子女举室中贵重之物携以去，妇于是率所产摒挡南还。松坡则娶所眷妓小凤仙，阳示已无他适意。一日以电话告公府承宣处，谓有要事白项城，询何时可延见。承宣处传谕以当日午后二时入觐，松坡乃令守门警察为赁一友常乘之汽车往公府，中途命御者迳至东车站，下车入站。复潜出乘人力车至友人家，剃髭易装作担煤工人，携空筐步行至东便门，赁蹇赴通州，宿小店中。两日由通州辗转至天津，晤梁启超有所商略。俾以乞假之牒寄项城，遂登外商轮船经香港，取所储之资径赴云南，而三次革命之旗于是举矣。

方松坡声言诣公府后，宅中久待不归，乃以电话询公府松坡何以至夕不返，公府正诧松坡弗至，至是则陈之项城。项城立命究问守门警察，警察召所赁汽车御者，御者以实告。项城闻之，叹曰：“松坡自此遁矣。”急电令通缉。时有司以为松坡必乘火车赴津，侦骑四出大索不得。方侦骑大索之顷，松坡固尚在通州耳。迨经数日，乞假之牒既至，始于松坡行踪稍有所闻，深悔测虑之疏，然已无及矣。松坡平生勤于政治，其长经界局，诚知项城用相敷衍，顾彼以为正经界、清田赋固亦治国要政，颇思就此有所建树。卒以财部于所需经费十索九不应，未克将所筹策一一见诸事实，然经年之间，固尝有经界著作两巨册刊印行世（书名顷已遗忘）。翻而视之，当时调查考核之精博，及其谋画之宏远、施为之切实，犹可见厥梗概也。项城既知松坡遁逸且远，召财政总长周学熙曰：“设财部于松坡请款以时相应，彼获有所施为，何至心灰意丧背我而去？以彼临行之谋虑深远断之，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今已远颺，必为吾患无疑。吾生平识人未尝有误，乃卒为此子所蔽。然而纵虎出柙者，谁也？”学熙默然不答

(松坡深鸷,岂金钱所能糜?经界局馀款已先汇沪,而项城犹为此言,亦浅之乎视松坡矣)。

松坡重恩谊,天性敦笃,与嘉定钮惕生永建相类。此二人苟能以诚相待,实皆乐为人用。而项城既以猜疑迫钮去于前(惕生在元二间颇为项城尽力,项城顾亦日以侦探伺其后,致惕生不得不舍之南归,其事不佞别有记述),复驱蔡背弃于后。此二人项城犹不得其用,其左右未能致推心置腹之士可想而知。固不待三次革命之旗既举,而识者早知其必败矣(按项城以智术驭下,误以为举世之人,皆可以威胁以利诱,故其术可以笼络千百中才,而不能网罗一二奇士,此其所以败也)。

西贾贡马记

光、宣之间,清廷方尚武事讲牧政,陆军部尝市骏足百数十匹于法国。法总统敦念国交,以十二万佛郎购汗血佳种二,教以乐舞,赠诸清帝,媵陆军部所市马东来。既抵上海,部遣唐在礼点收,交裕泰马行运送入都。裕泰马行主为英人达乐士,乃父随戈登与征洪之役,善骑有勇力,事定,设裕泰马行于静安寺路。及卒,传之其子。子尤擅相马之术,达乐士是也。

清帝得二马,特制金根车(此车为船式马车,锦鞞、黄纒、鞍具、羈勒无不以金饰之。不佞尝数见。此车灿烂无匹,古之金根车不是过也),时驾而乘之。洎鼎革,举畀项城。孙中山、黄克强先后入都,项城皆以此车迎之。克强固以爱马称于世,数陈二马之神骏于项城。项城解骖靳尽相赠,克强携归海上,以为坐骑,爱逾珍璧。癸丑之役,一马毙于金陵。克强远遁,乃举所馀一马托诸上海某戚家。戚以贫困售之于马肆,得银八十元耳。马肆以驾笨车应客,每闻乐作,马辄举足舞蹈。御人疑马且癩,鞭之不已,久之右肩肿腐成疡。御人求治于马医不愈,牵行过裕泰,为达乐士所见,识为法

舞马。询所从来，御人具以告，达深叹是马中途沦落，致罹盐阪之厄，说御人见授。御人方虑马瘡弗治，蚀及其财，欣然诺之，达取枥中值不逾百番之马相易焉。是马既归达，日夕调治，瘡未几平。达呼之曰：“袁世凯矜爱特甚，沪上西人赁骑，是马必较常马数倍取值也。”丙辰，项城谋称帝，洪宪之号已定。达深悉中国情俗喜谀颂，而帝王尤好以夸大示天下，乃介其中国友人某君状是马转辗人已颠末，附摄影，乞姚石荃参政白项城，愿效西域进天马故事，贡诸王廷，以表陪臣倾向之忧状。并谓马经清帝及今上所御，不应听其沦落草莽，有褻帝座尊严；即法国知之，亦恐推乌及屋，启中华不以法主为重之疑。项城得状，命在礼验马影属实，大悦，以为此真应符受命之征；而故物来归，其为瑞霏，尤视汉代之徠天马为胜，手批状尾：“即仰统率办事处收回是马。”时唐在礼及姚石荃长公子兰孙均供职统率处，姚知不佞与达有一日之雅，适不佞谋去京国，因囑不佞诣上海与达议进马程序。姚语不佞：“统率办事处承项城心旨，不欲徒收其马。可令达自索值，表面作为达贡马于上，而上颁贖物于达，窥项城意可给万金左右，达索九千五百金以符九五之数，项城必尤称意云。”不佞至沪为达言，达如数电陈于姚。姚复电谓统率办事处传项城谕：“即令该西贾率马至京，亲诣宫门献进，听候颁给贖金，并将赐宴予勋章，旌其输诚。”达乃裁黄缎制马衣及御人服，以彰崇敬。已行有日矣，忽云南变起，四方响应，警耗传京师。项城知大势已去，不敢过为快心之举，因命姚急电达乐土，囑稍缓候登极再进马。于是此马终不得复还京师，而项城亦遂抑郁而卒。

迨戊午、己未间，西南复举兵，倡自主。桂将马济求良骥于沪，吾友浏阳刘瓠尊齐年有弟仲迈方参济戎幕，卒以数千金市之于达，赠之济，珍爱之无异克强，人皆为此马庆得所。闻桂粤争哄之顷，济几遭不测，赖此马超跃得脱险，则是马殆已有以报其知己矣。

项城就任秘闻

不佞此篇为民国二年十二月所追述。妇叔南湖廉翁入都，尝为所见，移写一纸而去。当时项城忌人反对，钩索至苛密，故所记多所避忌。证之项城结局不祥，信有豫兆。谶纬家占字者指其姓，诅彼“吉头哀尾”，取此记证之，头亦未尝果吉也。辛酉春日毅记。

民国二年十月十号国庆日，为袁项城当选第一次正式总统就任之期，以清旧宫太和殿为礼场，典礼隆重，极一时之盛。惟有三事，人多称之曰不祥，致为美中不足。北方秋深已后，向无霖雨。本年自九月以逮十月九日，无日非天朗气清，至十日忽密云四布，寒雨愁淋。行礼之顷，雨势尤甚，礼成始渐止，翌晨旭日又焜耀大地矣。自是而后，直至本月之初复一降霰雪，盖前后数十日气候皆佳，是日恰独阴雨，一若彼苍明知民国第一任总统就任日期，故意恶作剧者。在事诸人冒雨往来，狼狈不堪。太和殿礼场所悬五色湖绉大国旗为雨所淋，彩色尽变，模糊滴点竟似万丝血泪著面留痕。第一次大庆典而有此景象，恐非休吉之征，时人称之曰不祥者，此其一也。当项城未至礼场之先，太和门忽来一犬，叫嚎奔突，莫知其所自至。卫士警蹕，不及驱犬他去，又虑或惊车驾，遽拔剑刺毙之，肝肠涂地，情景惨恻。礼场吉地，构此凶端，人谓不祥者，此其二也。项城就任礼竟，乘驷马车归府。未出午门，石道雨滑，马蹶而折，前驂正猛进，急遽不及止其行，折辕前冲，刺入前驂一马之腹，立毙，车亦几覆道左，警士助御者扶持项城易他车安坐而归。是日阴雨，项城本觉扫兴，至是益颓丧懊恼。征诸往史，国君以事出行，马蹶车覆，往往召祸，应不返之讖，况就任时乎？人谓不祥者，此其三也。凡此三端，其时见者闻者不止一人。同乡王君供职警厅，执事在场，目睹首尾，举以见告，证诸他友，信非诡词。惟项

城虽缘是怏怏，累日不释，而讳言不祥，传令不得张扬，故报纸皆未敢载述。然十口相传，流播亦既甚远矣。

讖纬之说近世颇为学者所诟病，然名学内籀之术，但使观测所得之事十无九差，加以外籀印证之功，大法公例即得而立。人事吉凶以豫兆为可信者，不特吾土为然，西方列邦亦多有之。萃古今中外已往诸事实而加以观测印证，或不无可信之例。法存乎其中，至其所以然之故，方今神秘，且启他日终必有能言之者。由斯以谈，人以十月十日变异各端，虑为不祥朕兆，或非尽妄，顾吾固望其不验。民国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毅记。

按，即如世传黄蘗禅师预言诗，他首姑不论，其末尾两首之一：“赤鼠时同运不同，中原好景不为功。西方再见南军至，刚到金蛇运已终”云云。其初人总以为了无寓意，及丁巳复辟，然后人始恍然其所指。据五行言之，赤鼠当是丙子，金蛇当是辛巳。然壬子至丁巳与丙子至辛巳同隔六年，天干之不合，或者黄蘗故意谬悠其词，此等真不可思议之极者。使讖纬为始终可信，后此固当更无复辟之祸，国人不必鳃鳃过虑也。不佞近年颇思用科学释神秘，有《心电论》之作（亦作《心波论心力论》），他日脱稿，当乞教于世人。要之，知时间即空间之异相，而时之久暂无异地之长短，则豫测未来正与追溯既往相似。世所骇怪惊奇之事，自不足骇怪，无可惊奇矣，特吾所说非所论于流俗欺妄之迷信耳。偶录旧记有触，吾言不觉颀缕至此，读者视之或且窃笑之矣。十年四月毅附识。

又按，黄蘗禅师诗末首云：“日月推迁似转轮，嗟予出处更无因。老僧从此休饶舌，后事还须问后人。”往者以为不过假此作结，弥觉绝无深意。自近年军阀甲乙两派此起彼仆，往复循环，迭为胜负，而倒戈之举又复层出不穷。重以今岁崇佛，某公秉政被逐，则又恍然于此首之亦非泛设。而默体结句弦外之音，后事或且有不忍问、不堪言者，岂运会果当尔耶？书

此不禁掷笔三叹。十五年六月实丙寅五月，毅又识。

侯子疑始所著《洪宪旧闻》，为其师严又陵先生辩诬而作也。严先生通才巨学，兼贯中西，平日议论棘棘，不为曲学阿世。余当辛壬之际，屡承绪言，深识洞微，炳若龟鉴。洪宪筹安，盛名为累，心迹明白，无待剖别，岂类夫刘歆之陈符命、沈约之草禅文哉？所惜者项城以雄鸷之才，其智略足以驱驾群雄，宰制四海。辛亥再出，朝野喁喁，始则望其为郭汾阳、李临淮，继犹望其为华盛顿、谷亚。晚节挫跌，铸成大错，卒致群龙无首，海内泯禁，天实为之，于人何咎？是书原有印本，丙寅夏侯子出篋中旧稿，写定重印，嘱附入丛书中。校录既竟，爰缀数语于后。苓泉居士跋。

黃花岡光復網

www.huanghuagang.org

Youtube：光復之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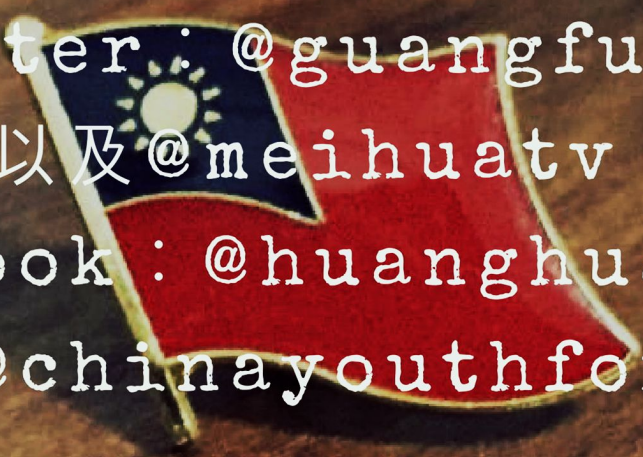
以及梅花電視Mei TV

Twitter：@guangfuwan

以及@meihuatv

Facebook：@huanghuagang

以及@chinayouthforum



復國新銳

revivingroc.wordpress.com

Twitter：@revivingROC

Facebook：@Sun.Yat.sen1911

聲明

本電子書的編輯與傳播跟黃花岡光復網無關，乃復國新銳團隊出於熱心推薦。